	治有緩急	治有初中末	治有標本	给宜防微····································	治病水本一七	卷二一	傷患雜病治法之異一四	婦人用斃法	小兒用藥法	老人用繋点・・・・・・・・・・・・・・・・・・・・・・・・・・	用藥有貴賤之别五	用藥有方土之室四	用藥有四時之辦三	用藥勿偏執	卷一	
-	…一三 五藏苦欲補篤五三	攻補寒熱同用五〇	補鴻要領四八	方法大綱四七	卷三	外患當以意治如五	探試四四	反治四一	始有不可正行	治有隨所得而攻三九	治不必顧忌ニーセ		虚實治要⋯⋯114○	治貴應變二八八	治有先後二十七	

卷六		温下八九下邪熱不宜丸八九	用下勿拘結糞	老五	處家不可大奸七四餐奸不可太過七二	發 奸不用燥棄		斤吐下總旣 五九	卷四 氣血調治五五	第 治 通 领
殺蟲 三六	滑法·······	清法	卷入	禁補諸鎧ーース 補不宜嫁棄ーース		竣補	参附功用	卷七	禁吐豬糧九三	=

日 楼	七方一六九	章方一六八	方味多寡	古方加減一六四	用方貴約一六三	方劑古今 六○	方藥離合一五九	卷十		學法導水 锗以外给內法	潰俗澡姺一五○	熏蒸一四九	熨一四七	膏一四六	酒醴———————————————————————————————————	湯散丸一四二	諸卿概略	者 ナ	Ř. Z
111	2 卷十二	藏藥貯擬法	製藥	薬品生熱	樂宜精響	引經報使之墾	7. 功用大體	一業兼主一九九	· 秦性專長 一九九	桑性生成本原	氣味	草石之县	藥性皆偏	藥分三品			方劑分量一七八	七情合和配合諸裁一七三	

.... -

.

殷桑多少	服藥節度1 1 ○	作丸散酒膏法二一八八	藥滓再麦	煎	引棄	藥有别內湯中一一五	麦羹水火	麦羹總說	
	服斃禁忌一二九	服棄不可與食相違…	服丸散潛法	小兒服湯法	嘔家服湯法	服藥不必盡劑	服補瀉汗吐湯法	服婸要温膏	-

丹波元堅亦柔撰

用藥勿偏執

方宜論抑何當偏執耶古之良醫必量人之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以 以人參黃耆痰熱壅嗽清以芩連大便結熱利以消黃其法豈盡廢乎許 傷劑或補或寫各隨其證若的是陽虛失血治以乾薑附子諸虛百損補 至哉通變之說也讀事說○被許 叔微有云形有寒邪雖變孩亦可服金液藏有熱毒雖老贏亦可服大黃 俞守約日近時**醫**者偏執己見或好用熱藥或好用涼藥然素問有異法

寫寒者溫熱者凉自有一定之至理若偏于溫補偏于涼寫是非中非庸 張隱菴日中者不偏庸者不易醫者以中庸之道存乎衷則虚者補實者 急治緩者緩治若僅守平和之橘皮湯者又執中無權也強觀古今多有 矣夫醫道上通天之四時六氣地之五方五行寒熱溫涼信手拈來急者 者遇溫補單生宜于涼寫者遇清涼則愈是病者之僥倖以說醫非醫之 偏心偏于溫補者惟用溫補偏于清原者慣用清凉使病人之宜于溫補 因證以治病也豈可語于不偏不易之至道哉羅鄉

能無偏故元儒許魯齋論梁寬南病證書旣辨其失曰近世論書有主河閒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 古今醫家往往堅持一說膠柱不發宋人既有斗火盤冰之銷而如劉張李朱四家斷斷然務立門戶最不 之素稟有陰陽之偏勝病之流布有今古之不均或一人之身而寒熱異位病之傳化又首未殊情, 按天下之事莫不患偏而醫爲甚爲蓋時有寒暑地有燥濕貴賤貧富處實有別老壯婦兒強弱各異无人 不使少有佛體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 所以萬變而不可窮極也是以藥之補瀉溫涼治之猶縱緩急倘奉一而廢百其貽害含靈不可勝遵奈何 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蕴則却效目前陰損正氣遣稱於後日者 用藥依准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朝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 岐之書聞及調養仲景之方不乏教陽而病之屬盧者非漢補不能愈則不可言治病專在攻伐可謂 時不異明是人之稟賦固無今古之差則不可言後世專宜補棄氣不甚相違故。其意與祖考符。「軒 當以攻伐爲主而其弊失之陳暴故祖考藍溪府君嘗着平言一篇以糺駁之大旨謂素問之敍年壽與今 後世元氣轉膺治當以補養爲主號。醫宗炎蘭。而其弊失之長蔥又此閒有藉口古方者謂病皆有雞治 **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殆庶幾平真達者之見後學之炯戒矣若釋仲傳李念莪諸人又謂** 平心靜氣務消除門戶之見每對病者精加甄辨假令一時之權專主一格亦曉然洞悉於病之情機必歸 謨人其為害又豈可勝道哉學者深懲前轍層研軒岐仲景之法旁及諸家之所長反覆專討襄以爲我用 之言矣大抵醫者先入爲主偶有屢次得效之難則僻意傾倒濫用而不願或惡皇其就能以傳世則 之於至當庶幾措施無輕是謂之純醫矣如所謂僅守平和執中無權者亦循偏心之徒也蓋醫家之弊其 疾艇之 自纓

善於儒執故首表其害使學者有所省格云。

用藥有四時之辨

其氣者也然而一氣之中初中未異一日之內寒燠或殊假令大熱之候 秋凉冬寒陽氣潛藏勿輕開通藥宜養暖此藥之因時制用補不足以和 藏者固之此藥之順乎天者也者溫夏熱元氣外泄陰精不足藥宜養陰 其常也春氣生而升夏氣長而散長夏之氣化而更秋氣收而斂冬氣藏 繆仲淳日夫四時之氣行乎天地之閒人處氣交之中亦必因之而感者 既不足不能制火則陽無所依外泄爲熱或反行出藥宜養陰地黃五味 之常也此時令不齊之所宜審也假令陰虚之人雖當隆冬陰精虧竭水 病暑者投以暑藥病寒者投以寒藥此藥之因時制宜以合乎權乃變中 桂附之屬是已設從時令誤用苦寒亦必立斃此藥之舍時從證者也假 重要是雖天令之熱亦不足以敵其真陽之處病屬處寒藥宜溫補參蓄 盛夏陽氣不足不能外衞其表表虚不任風寒洒淅戰慄思得熱食及御 鼈甲枸杞之屬是已設從時令誤用辛溫勢必立斃假令陽虛之人雖當 而犹人身之氣自然流通是故生者順之長者數之化者堅之收者廟之 人多感暑忽發冰雹亦復感寒由先而感則爲暑病由後而感則爲寒病 **令素病血虚之人不利苦寒忍其損胃傷血一旦中暑暴往霍亂須用黃**

連滑石以泄之本不利升須用葛根以散之此藥之金證從時者也從建 之際權其輕重耳至四時所傷因而致病則各從所由經驗。

按四時用樂譜說頗繁繆氏之論特得聚更故餘不具錄

用藥有方土之宜

開球用藥輕省關中河北土地崗慘其人皮膚堅硬腠理閉實用藥重複 孫真人日凡用藥皆隨土地所宜江南嶺表其地暑煙熱肌膚薄脆腠理 俞守約日,昔聞老醫云治北方之疾,宜以攻伐外邪爲先治南方之疾,宜 殊少戕賊元氣之患一有疾病輔以苦寒疏利之其病如脫而快意通神 以保養內氣爲本蓋北方風氣渾厚稟賦雄壯兼之飲食倍常居室儉素 北人稟氣固厚安能人人皆實南人稟氣雖薄安能人人皆虛學者當以 鉤異概以苦寒之劑攻之不幾於操刃而殺人乎余因其言而推廣之日 矣若夫東南之人體質柔脆腠理不密而飲食色慾之過侈與西北之人

鹽變處治因其虛實而藥之斯無一偏之弊矣醫無。引丹漢。當致。

凡受風寒難于透出宜用疎通重劑東南之人氣浮而薄凡遇風寒易于

碌泄气用疎通輕劑又西北氣寒當用溫熱之藥然或有邪**絕于中**而內

徐泪溪日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

反甚熱則用辛寒爲宜東南地溫當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氣隨邪散則易 于亡陽又當用辛溫爲宜至交廣之地則汗出無度亡陽尤易附桂爲常 風俗而細調之不但各府各別即一縣之中風氣亦有逈殊者弁有所產 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溼山陝之高燥皆當隨地制宜故入其境必開水土 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旁察若恃己之 能執己之見治竟無功反爲土人所笑矣篇章源

按岐伯有異法方宜論而五常政大論辨高下温涼之異自來諸家所說其意大約相同仍不繁引夫皇國 哉辛溫。斃者甚多。然則人入納察。必為風土所移。亦不可不知也。 我往手琉球官使來朝。時方塞原。從者預病。彼醫守其麗套法。專施 六千餘里之幅員西海北陸其藥循不無斟畫而今之醫有篤信趣蔣絕域之術以欲療此地之人者感矣

用藥有貴賤之別

寇宗奭日貴豪之家所養旣與貧下異憂樂思慮不同當各途其人而拾 之後世醫者直委此節閉不行所失甚矣嘗有一醫官暑月與貴人飲貴 減其半下嚥未久碌逐不已幾致斃以此較之虚實相遼不可不察<*** 賤者藜藿苟充富貴者曲房廣慶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 人曰我昨日飲食所傷今日食減醫日可與消化藥作人當服十九公當 李念莪日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 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者藏府恆嬌藜藿苟充者藏府

卷一 用藥有方土之宣 用藥有貴賤之別

賤之家亦有宜補但攻多而補少富貴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補多是 概為施治也實際必 又當以方宜爲辨稟受爲別老壯爲衡虛實爲度不得膠干居養一途而 故富貴之疾宜于補正貧賤之疾利于攻邪易而爲治比之操刃雖然貧 恒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疎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處理密而外邪難干

每從標實有異耳為囊於 馮楚瞻日富貴者縱情極慾處遠思多。銷鑅無非心腎之脂膏貧賤者·少 怒寡怒願淺易足所傷無非日生之氣血故富貴之病多從本貧賤之病

張石頑日膏粱之治多難愈以其豢養柔脆痰涎膠固乎上精神凋喪乎 邪可以恣發裏邪可以峻攻縱有勞傷一朮足以資百補之功即 下即有客邪非參無以助諸藥之力黎霍之患都易除以其具體堅朝表

待深求其故荷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契云云二家之音或有其理仍錄備及 又按人之稟賦強弱固有不拘貴賤貧富者更有上下之虛實不同者與中外之寒熱不侔者及宿疾有無 發了中而見于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愛下人驟得于寒暑燥濕緣飽勢逸之閒者未必皆真疾不 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審員人多不驗丟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審責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衛 抬選日。衆味則貴要單行乃貧下。^{證類本章}葉石林避暑錄話曰·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 按後漢書郭三對和帝論察責者有四難其一為骨節不強不能使藥諸家所論皆此意也又陳藏器本草 年一 老人用藥法

欲飲藥爲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 皆施治之際所宜加意也且強人陽勝羈人陰勝此自然之勢不待辨而知也然又有體氣難騙陽氣素亢 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此言本出譬喻而真理到之言矣又前輩有謂始平擾攘 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獨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焉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 者有體氣雖強陰寒內伏者古人所謂陽臟人陰臟人者即此謂也蘇老泉幾策審勢曰譬之一人之身將

老人用藥法

用藥有分者然從未見精論仍不登載

陳令尹日常見世人治高年之人疾患將同年小亂投揚藥妄行鍼灸以 攻其疾務欲速愈殊不知上壽之人血氣已衰精神減耗危若風燭百疾 或解或利緣衰老之人不同年少真氣壯盛雖行吐轉利未至危困其老 易攻至于視聽不至聰明手足舉動不隨其志身體勢倦頭目昏眩風氣 老之大忌也大體老人藥餌止是扶持之法只可溫平順氣進食補虛中 **翳之人若汗之則陽氣泄吐之則胃氣逆下之則元氣脫立致不虞此養** 傷藥,接醫說引。作不務求痊瘥往往因此別致危殆且攻病之藥或行或吐 不順宿疾時發或祕或泄或冷或熱此皆老人之常態也不順治之緊用 餌切須審詳若身有宿疾或時發動則隨其疾狀用中和傷藥調順三朝 和之劑治之不可用市肆贖賣他人惠送不知方味及狼虎之藥與之服

五日自然無事然後惟是調停飲食依食醫之法随食性變饌治之此最

氣隨復所以老年慎寫少年慎補何況誤用耶萬有年高稟厚年少賦薄 吳又可曰三春早草得雨滋樂。殘職枯枝雖雜弗澤凡年高之人最忌賴 者又當從權勿以常論通及 氣易耗而難復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浡然但得邪氣一除正 削設投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朮十不抵一蓋老年營衛枯濫幾歲之元

按朱丹溪格致餘論論老人血少不宜烏附燥藥

老之時皆須別處之決不可忽也世有不留心於此者往往不信遂致困危哀哉斯說爲當而劉河閒保命 又按短宗奭本草衍義日凡人少是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難於壯 集載珞璟子說辨人之幼壯老有四等其治各不同文繁不錄也

小兒用藥法

補者察詳按而調之熟謂恣妄之有耶所謂不可攻擊者日虚日幼日媽 緊塞地。直不可混淆而設造次而施合以通利者審閱扶而下之當用益裝。護量直不可混淆而設造次而施合以通利者審閱扶而下之當用益 良工用心之至是謂投藥之專若以重劑投于雖與,或以較藥投于貴。 之于簡單。投之于端的。投之久練熟熱投之窮研,精研投之益後投之勝前。 會省翁日凡療小兒非以一體之謂不可同常之見所言投藥者或用投

此人事曷可勉強而與勞心枉究哉湯為口 世界父之性急患等子之意頂、不服藥病之候難。實與以母之獨神、父之執祟如 日重不宜冒致者日久日開受這所日尤用藥具日競爭與及加以母之情的

傷乳過多反從歷化歷熱相樂吐痢之病作矣醫者不明其本無以紫霜 意城損之類。亦用温藥也。若丸散用之亦在醫者裁酌數引其全方。 小兒純陽病則熱多冷少其藥宜少冷於大人爲得其有用溫藥處當以 劉通真日經言六歲己下爲小兒然小兒與大人異療者以有張口急慢 也余聞笑日大人小兒雖年狀不同其五藏六府豈復殊耶大人服多小 進食比金白餅之屬其中皆巴豆杏人其巴豆大熱有大毒杏人小熱有 張戴人曰夫乳者血從金化而大寒小兒食之肌肉充實然其體爲水故 見服少共實一也歸門事 小毒小兒陽熱復以熱毒之藥留毒在內久必變生故劉河聞先生以通 聖綡膈神芎盆元治之皆無毒之藥或曰此大人所服之藥非小兒所宜

常依四時胃氣爲本故不病之治不可容易損其胃氣也胃氣一虚病皆 做長輕者至重重者必死此決然之理也觀今醫者不深念慮而云小兒 樂逢堯日調治小兒之法當須慎護腎胃氣也緣小兒未有天癸之旺而

之要也意思問題。引 純陽之氣凡有疾病須當碳下是以世之爲醫者就此而妄恣疎泄因此 而死斃者不可勝紀良可嘆也雖然疎下在平審諦而不可過調理小兒

若受胎之時稟之不足則無可補稟之原足又何待於補也嗚呼此何說 獨得一之難氏實理其意。非獨得之世。. 多致陰陽俱敗脾腎俱傷又將何所藉賴而望其生乎又王節齋日小兒 既不足而不知補之陰絕則孤陽亦減矣何謂無可補耶此義惟薛立齋 耶夫小兒之陰氣未成即腎虚也或父母多慾而所稟水虧亦腎虚也陰 之陰氣未至故日純陽原非陽氣有餘之謂特稚陽耳稚陽之陽其陽幾 張景岳日有謂小兒爲純陽之體故多宜清涼之治者此說尤爲誤人按 無補腎法謂男至十六而腎始充滿旣滿之後妄用虧損則可用藥補之 何使陽本非實而誤認爲火則必用寒凉妄攻其熱陰既不足又伐其陽 上古天真論日女子二七男子二人而後天癸至夫天癸者陰氣也小兒

樹之培根者居多以其所犯多屬本證也然小兒亦有因先天怯弱致疾 兒之法猶院衣之去垢者居多以其所犯多屬標證也治大人之法猶植 傷脾大人窮愁傷腎多思傷心鬱思傷脾惱怒傷肝悲哀傷肺故書治小 馮楚瞻日治小兒疾病較之男子婦人其難尤甚但小兒易怒傷肝态食

人之病病既雷同治何可執線書於 大人亦有因倍食傷胃抱痾小兒而犯不足大人而犯有餘於此並可互 參沉氣血有偏而成病病則怪變百喘大人而犯小兒之病小兒而犯大

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藥治之往往遷延而死此醫者失傳之故。 徐洄溪日小兒之與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逾異如傷食之鑑反有用巴 豆硃砂其餘諸證多用金石峻厲之藥特分兩極少耳此古人真傳也後

日若用湯藥宜療於乳母也二就俱是如服藥多少其說載第十二卷中宜供多 舉之以備學者酌中焉又聖惠方診豆瘡輪日凡食乳嬰孩腸樂不可與重見同應則藥過劑必有損也又 胃綿脆虛實寒熱皆易更變古人所給當矣惟稟厚壯實其病屬熱者苦寒尅伐固所不妨稟薄羸騎其病 按千金小兒門云始其時行節度故如大人法但用樂分劑少異樂小冷耳此通真所本也蓋嫣嫩之體陽 屬寒者辛温補益是其主對金石之藥亦或有可施但云之多用則穩矣要之難家之是俱不能無失今點

婦人用藥法

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難療經言婦人者衆陰所集常與煙居十四以上陰 氣浮溢百想經心內傷二藏 惟玉藍。 外損姿顏月水去留前後交互逐 孫真人日夫婦人之別有方者以其胎妊生產期傷之異故也是以婦人 血停凝中道斷絕其中傷墮不可具論生熟要引。作矣然。五藏虛實交錯

婦人用藥法

損。等葛仙翁日凡婦人諸病兼治憂患令寬其思慮則病無不愈襲事明日 慾多於丈夫威病倍於男子加以慈戀愛惶嫉娠憂恚染著堅牢情不自 避其毒藥耳其雜病與丈夫同則散在諸卷中可得而知也然而女人嗜 是四時節氣為病虛實冷熱為患者故與丈夫同也惟懷胎姓而挾病者 陽或便利於懸廁之上風從下入便成十二痼疾所以婦人別立方也若 惡血內漏氣脈損竭或飲食無度損傷非一或瘡痍性腫瘍未愈強合陰 抑,所以爲病根保療之難瘥。干金方○按婦人之病。至成十二種疾。為蘇蘇。強力施權。抑,所以爲病根保療之難瘥。干金方○按婦人之病。至成十二種疾。本出玉面經。玉面又 按陶隱居本草序例日緒澄察寡婦尼信異平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即興上說同趣矣嚴子禮瘡 使無數抑之懷當自安養也法無難之本事方云。大率歸孫允賢醫方樂成云婦人宜耗其氣以謂其經 生方云治療之法女子當養血抑氣以滅害怒釋癚寮集驗方云治婦人之疾當先爲抑陽助陰兼理七情 男子息養其氣以全其神蓋皆本干真人也又按陳良甫婦人良方引產實方序論曰大率治病先論其所 主男子調其氣女子調其血氣血人之神也不可不謹詢護活人者亦舉此語以謂此大略之詞婦人傷寒

或者以姙娠母治有傷胎破血之論夫豈知邪氣暴戾正氣衰微苟執方 衰其大半而止蓋藥之性味本以療疾誠能處以中庸與疾適當且知半 無權縱而勿藥則母將屬弱子安能保上古聖人謂重身毒之有故無殞 而止之亦何疑於攻给哉又況胞胎所繫本於生氣之原而食飲與藥人 皆可於男子藥中選用量必調血而後行陽耶王海藏醫量元戎更有詳辨當閱

於口而聚於胃胃分氣味散於五藏苟非大毒缺劑豈能遠達於胞胎耶

所謂母治則過矣靈療

不固或有觸動以致母病者宜安胎則母自愈經過時 王海藏日安胎之法有二如母病以致動胎者但療母則胎自安或胎氣

之病痊至產初無所犯裝方引。 吳又可温疫論論妊娠時疫用三承氣有日若腹痛如錐腰痛如折此 利竅實在所畏己張茂之究原方云僕嚴醫姙婦患傷寒結胸井雜病所合用藥皆為常學婦之所忌者投 有桂枝茯苓丸附子湯等方今遇母有病則不問何藥對證施用無有半產及動胎之憂特腦靡之類香膩 按整濟經本于六元正紀大論極為切實改本草序例。舉墮胎藥數十種孫真人亦有避奪藥之語然仲景 時未隨欲隨之候殷棄亦無及矣雖投承氣但可愈疾而全母又曰結糞瘀穢腸胃閉事也胎附於獨腸胃 安胎之藥則當察其人素稟與宿疾而溫涼適宜仲景有當歸散白朮散二方其意可見也諸家所說蕭慎 之外子宮內事也藥先到胃瘀熱緩通胎氣便得舒養是以與利除害於項刻之閒何慮之有皆爲輪也如

齋經綸一審繼悉具載茲不繁錄。

葉以潛日良方云產後以去敗血爲先血滯不快乃成諸病夫產後元氣 既虧運行失度不免瘀血停留治者必先逐瘀瘀消熱後方可行補此第 死慎之。土林縣業 一義也令人一見產後有內虛證處用參監甘溫之劑以致瘀血攻心而

徐洄溪日至如世俗相傳之邪說如胎前宜原產後宜溫等論六胎前宜

凉理或有之若產後宜溫則脫血之後陰氣大傷孤陽獨熾又瘀血未淨 人諸科皆然不獨婦科也嚴單語 則宜用溫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于古聖而反宗後人之邪說皆足以害 重者陰個而即死輕者成堅痞褥勞等疾惟實見其真屬寒氣所結之瘀 產後您血熱結爲多熱您成塊更益以熱則煉成乾血永無解散之日其 寒則凝得熱則行此大謬也凡瘀血凝結因熱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 結爲蘊熱乃反用薑桂等藥我見時醫以此殺人無數或云產後瘀血得 而凝者得熱降而解如桃人承氣傷非寒散而何未聞此傷能凝血也蓋

氣俱非產後所宜其他諸說不一亦數在蕭氏者中要之惡露未盡切忌戀泥之品而壞瘀行帰實爲其主 按產後禁溫藥張戴人儒門事親旣有其說前哲或日產後大糯氣血爲主或日地黄性滯白芍酸寒伐生 如脫血過多陽氣虛乏則大劑參附始可挽回學者宜審篩虛實勿拘一格焉。

傷寒雜病治法之異

病如逐外寇攻其客毋傷及其主主弱則客不退矣治七情之病如撫亂 民暴其罪必無矜其情情失則亂不正矣實證 尤則鶴日治外感必知邪氣之變態治內傷必知藏府之情性治六淫之

山藥可也再加扁豆亦可也再加達肉棗肉亦無不可也再如補腎者多 劉松峯日雜病用藥品過多或無太害即如健脾者多用白朮固也再加

爲減去或可挽回而瘟疫不能也即如萬根治瘟疫藥中至和平之品若 亦無不可追請藥固不厭多即雜證藥品過繁亦爲害尚淺覺其不善速 **解病合病單刀直入批隙導窾多不過五大味而止至于分丽之重輕則** 散劑而白芷溫散萬根涼散白芷散陽明風寒之邪葛根散陽明溫熱之 邪在太陽加之太早反足以引邪入陽明矣又如葛根與白芷均屬陽明 用熟地固已再加枸杞可也再加兔絲亦可也再加蓯蓉首烏芡實杜仲 多之帖然無事矣所以瘟疫用藥按其脈證真知其邪在某經或表或裏 邪若溫邪之在陽明用葛根而再加白芷必然掣肘恐不似他證用藥繁 在臨時看其人之老少虛實病之淺深進退而酌用之數

雜病有孕爾危劇治宜放膽者三陽之言互意而看亦可也次卷治有不可正行條。隱養以發病爲見變雜病有孕爾危劇治宜放膽者三陽之言互意而看亦可也張隱養侶山堂類辨。亦有雜證論。所幾于 矣又王三陽傷寒綱目曰治傷寒如對勁敵治雜病如理亂絲此言亦是然傷寒有證候稀壞難難徑行者。 而言。詳義見于拙著察病題義中。題雜之謂。非是。蓋雜病本對獨寒 按松本論葛根白芷課據張潔古引經之說甚失古本草之皆然至雜病傷寒用藥之異則其理固不可易

此語曰方即義方法即法令外病用法令循奸邪外擾非刑不除內病用義方猶父兄子弟不足以禮格之 又按張蔚活人書序曰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治傷寒有法。非權病之比。 陳鶴溪三因方學 饊部分經絡表裏藏府,豈有二哉先兄紹翁亦有其辨甚爲明切曰夫不易謂之方矣可蝉謂之怯矣仲景 而巴王海藏醫量元戎駁之曰吾謂治雜病亦有法療傷寒亦有方方即法也法即方也豈有異乎要當全

著傳影論設一百一十三方命之日方者。蓋有此方而治此病。有此病而主此方。使後人知不可易以他劑 然故治傷寒之方無不可以治雜病而治雜病之法亦可以準治傷寒豈得謂彼特有方而此反無之此獨 也其評辨服理題之日法者使後上亦於診按之際可律其言以裁決也是不香治傷寒一體其治雜病亦 有绘而彼反無之耶

丹娘元堅亦柔撰

治病求本

病之有本變化難窮苟非必求其本而治之欲去深感之患不可得也 断 基久而傳化其變證不勝其衆也譬如水之有本故能荐至汪洋浩瀚派 朱丹溪日將以施其療疾之法當以窮其受疾之源蓋疾疚之源不離於 本而治之則陰邪滋蔓而難圖誠能窮源療疾各得其法萬舉萬全之功 滋蔓而難制濕燥寒之病所以屬乎陰邪之所客病既本於陰苟不求其 火之病所以屬乎陽邪之所客病旣本於陽苟不求其本而治之則陽邪 陰陽二氣之邪也窮此而療之厥疾弗寒者鮮矣夏工知其然謂夫風熱 而趨下以漸大草之有本故能荐生莖葉 雜點 實秀而在上以漸審若 可坐而致也治病必求於本見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者如此夫邪氣之

照不得專以寒凉治熱病矣蓋熱同而所以致熱者不同則藥亦逈異凡 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虚火升有鬱怒憂思勢怯蟲性此謂之因知其因 徐洄溪日乃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 卷二 治病液本

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日何 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症愈多而愈感矣論 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弁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則倖中者甚少而誤 者也如身熱爲寒其腹痛又爲傷食則各別者也又必審其食爲何食則 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別者盡然則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體 俱安矣若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無病之何因而徒日某病以某方給之 以何藥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一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則一藥而兩病 身熱相合者有與身熱各別者如感寒而身熱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 必有無證焉如身熱而腹痛則腹又爲一證而腹痛之因又復不同有與

之中多有兼見而病者則其中亦自有源有流無弗可察然惟於虛實二字總實平前之四者尤爲緊要當 按丹溪本于經旨而紹溪之言殊爲明切故併載之又張景岳全書有求本論曰起病之因便是病本萬病 辨亦是一義也 之本,只此表裏寒熱虛實六者而已明者獨知所因而重取其本則所生豬病無不隨本皆退矣至若六者

冶宜防微

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不亦晚乎傷寒論序 徐洄溪日病之始生淺則易治久而深入則難治內經云聖人不拾口病 云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

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 辦文 等 音扁鵲見齊桓公云病在腠理 得病之後更或勞動感風傷氣傷食謂之病後加病尤極危殆所以人之 風寒既淺氣血藏府未傷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氣深入則邪氣與正氣 之故更加意體察也強學原 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此則凡人所當踩省而醫者亦必詢明其得病 少有不適必當即時調治斷不可忽爲小病以致漸深更不可勉強支持 如在家之安適而及早治之又復勞動感冒致病深入而難治也故凡人 患病在客館道途得者往往難治非所得之病獨重也乃旣病之後不能 相覓欲攻邪則礙正欲扶正則助邪即使邪漸去而正氣已不支矣若夫 三見之後則已入藏不可治療而進矣歷聖相傳如同一轍蓋病之始入

甚。 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 成。 又曰見微得過用之不殆又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治其已 如風雨。次注云。至。 故善治者治皮毛。此於萌其次治肌膚生。 其次治筋脈病。 其次治六府。如風雨。次注云。至。 故善治者治皮毛。止於萌其次治肌膚。故其已其次治筋脈成攻其已其次治六府。 澤脈之盛竟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本草經曰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脈 按治病救于未成就是醫家之吃緊要缺而歷聖相傳之心法必無不以此爲第一義內經日邪風之至疾 摩勿令九竅閉塞玉函經云主候長存形色未病未入腠理鍼薬及時服將調節委以良醫病無不愈皆可 **氫從辜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伸景曰適中經絡未流傳府藏即醫治之四肢才變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齊** 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扁鵲傳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不合者審情辨奸必認得日後如何而處置對方無敢後時則重者能輕進者能退假令一時變生我心預 以見已藍臨病之際精診熱察於其緩急輕重進退之勢與邪正推盪之機反復思索痛藉設力倘遇脈瞪 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藥宜以人試藥也此言是矣。雖愚之集。又徐思鶴古今醫統有慎 謂預為防禦循是暗于機宜者亦不可不戒也葉香語日藍病有見證有變證有轉證必灼見其初終轉變 異遊鐘起則錯愕失樣但躡其蹤而尾追之或事後論變粉澤其非者皆粗工也抑多事自擾誅伐無過而 有所期則操縱自在不使其至於敗壞困極即是良工之事也若不審其機運延失治使輕者重重者死及

道之大病且近聞時醫有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互相傳誦奉爲格 張景岳日病有標本者本為病之源標為病之變病本惟一隱而難明病 與本易而無及又曰先病而後說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 內經日治病必求其本亦何謂耶又經日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爲道也小 經者請其以治標治本對待為言則或此或彼乃可相參爲用矣若然則 言以爲得其要矣予聞此說而詳察之則本屬不經而亦有可取所謂不 變甚多顯而易見故今之治病者多有不知本末而惟據目前則最爲斯 而大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也以後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 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 疾說盧紹菴一萬社草輪病宜早治其意與涸溪相同今不具錄

先病而後生熟者治其本先病而後准者治其本先他而後生他病者治 後生煩心者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後 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 當治標耳蓋中滿則上焦不通小大不利則下焦不通此不得不爲治標 萬不可以誤認而一概論也景品全 之外若以標本對待為言則治標治本當相半矣故予謂其爲不經者此 以開通道路而爲升降之所由是則雖日治標而實亦所以治本也自此 生病者治其本由此觀之則護病皆當治本而惟中滿與小大不利兩證 證亦各有緩急蓋急者不可從緩緩者不可從急此中亦自有標本之辨 也然亦謂其可取者則在緩急二字誠所當辨然卽中滿及小大不利二

當利水除濕則脹自止是標急於本心當先治其標若因脾虛漸成脹燒 受邪爲本現證爲標五虛爲本五實爲標聲夫腹脹由於濕者其來必速 繆仲淳日病在於表毋攻其寢病在於裏毋虛其表邪之所在攻必從之 甚以意調之王啓玄注日本而標之謂有先病復有後病也以其有餘故先治其本後治其標也標而本之 按經又日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問 試效方日如先生輕病後滋生重病亦先治輕病後治重病如是則邪氣乃伏蓋先治本故也可謂拘矣 謂先發輕傲緩者後發重大急者以其不足故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也急則治其標之言蓋本于此李東垣

生本急於標也當先治其本學一爲例餘可類推矣。神農本草 夜劇畫靜病屬於陰當補牌陰夜靜畫劇病屬於陽當益牌氣是病從本

累及本藏本氣為無學門法 使得入他藏他氣爲善病發而不足必受他藏他氣之果先给其標不使 喻西昌日至於病氣之標本病發而有餘必累及他藏他氣先治其本不

熱爲標氣化不利爲標中之標至氣化不利逆而上行盛寒喘逆又標中 虚而生濕熱是虛爲本濕熱爲標也至濕熱下梳膀胱之氣化不利是濕 標之標也推此而逆求之則本中之本亦可得矣等。 红含徵日治病當知標本矣然猶不可不知標中之標本中之本如牌買

又吐衄餘血停瘀不得不去瘀導滯亦急則治標之義也歸 何西池日中風痰涎壅盛不通則死急用三生飲稀涎通關等散去其痰

治有初中末

去邪藥多正氣藥少凡加減藥法如此之類更以臨時對證消息增給用 藥養正去邪相兼濟而治之養正去邪者假令如見邪氣多正氣少宜以 急去之中治之道法當寬猛相廣為病得之非新非久當以緩疾得中之 藥勢疾利猛峻出緣病得之新暴威之輕得之重皆當以疾利猛峻之藥 王海藏日治病之道有三法焉初中末也初治之道法當猛峻者謂所用

藥仍依時令行之無忌也更加鍼灸其效更速末治之道法當寬緩寬者 調藥性平善廣服無毒性能養血氣安中蓋爲病避已久邪氣潛伏至踩 而正氣微弱故以善藥廣服養正多而邪氣自去更加以鍼灸其效尤速

按此說不必拘執然不能無其理要在活種耳及劉河別保命集云五世傷寒乃分三節初說暴次說中後 是也雖讓肖撰李東垣脾胃論後序日病之所起初受熱中心火乘脾末傳寒中野水反來侮土乃立初中 說久泄又云是三節內包十五法初以暴藥中以的對證藥緩疾得中也未治久泄法仲景論厥陰經治法 末三法然則三法之說出於河間而海藏則擴充東垣者也海藏又本于王啓玄有和取從折屬五給輸發

治有緩急

王中陽日大抵暴病不可柱再沉痾不可速瘳欲速則更醫处驗醫衆其

則元氣受傷無以託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佝後與氣血不相亂 徐洄溪日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雲疾內犯藏府 輪必繁挂再則邪氣入深用藥未必即差

素定養生 横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稍由中無而達 急驅而出之於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 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著急用峻攻則邪氣益

之才舉動固如是乎。最后全 之道何在在乎必賴其力而料無害者即放膽用之性緩者可用數兩性 急者亦可數錢若三五七分之說亦不過點名具數兒戲而已解紛冷劇 從乎緩此宜然也若新暴之病虛實既得其真即當以峻劑直攻其本拔 黄柴桂之類但用一味為君二三味為佐使大劑進之多多益善夫用多 之甚易若逗留畏縮養成深固之勢則死生係之誰其罪也故凡眞見宴 張景岳日治病用藥本貴精專尤宜勇敢凡久遠之病則當要其終始治 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劑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歸事 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 變此不當急治者也於為養難不一。其危難者。必須急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于 實則以原膈承氣真見裏虚則以理中十全表虚則耆朮建中表實則麻 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爲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 明此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 使隨藥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腸胃中脂膜與之同下而人已大疲病已生 下焦變成渣酸而出自然漸愈若即以消黃峻藥下之則食尚在上焦即

病用藥或至數十百劑經年累月方能奏效水到渠成藥到病退譬如口

盧紹菴日病後效速病深效遲必然之理也試觀往哲醫案其療際重之

其不知量矣事 碗二碗曷克有濟今人以沈久之疾而求且夕之效是杯水沃輿薪多見 為 兒茶必須引滿鯨吸纔堪滋潤喉吻是以吾家玉川翁有七碗之喻!

則不能拔除豈可一概而論乎景岳之術偏於滋養故其說亦有所偏矣緩下之法群載于第五卷中茲不 又按景岳諸鞏論久病多言調補不及轉刷然久病不止虛騙宜補者凡沈滯之病內有瘤結者非藉攻下 又暴病有漸而發者或有不可必急治永疾觸事而動者亦有不可必緩治並宜别論矣。 按劉河間保命集日經日治主以緩給客以急蓋吉客邪宜急逐正虛宜緩救之義但其語經無所見當致

治有輕重

欲不復治其可得乎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火竟不得滅是謂不及若證 戴復菴日藥病須要適當假如病大而場劑小則邪氣少屈而藥力已乏 失苛暴則邪氣被傷因而屬瘠者有之危殆者有之此所謂尤甚也可不 尤甚于不及蓋失于姑息邪復勝正者只是勢而無益猶可勉而適中或 小而湯劑大則邪氣已盡而藥力有餘欲不得正其可得乎猶火熾崐岡 玉石俱焚是謂太過二者之論惟中而已過與不及皆爲偏廢然而太過 戒哉嘗考仲景于承氣條下則曰若更衣止後服于桂枝方下則曰微行 教報乃往不可令水冰腐其旨然矣 雅水質

斃耳須用小水漸站網之庶有回生之機奪車乗 義再進竿頭通變于旣窮救民于垂絕仁人之用心其至矣乎其所謂病 劑却而奪之所謂病重者久病元氣微弱如小草將枯若大加浸灌速其 顧焉文曰慎齋先生云。夫病重者其藥輕病輕者其藥重此又從七方之 輕者非輕也以其邪氣初感元氣未虧故病雖重猶謂之病輕宜亟用重

非不對證也苟愈而過用溫劑則祛一病又生一病矣諸證用藥皆然又 程若水日用藥又不可過與驟假如人之病利用溫藥即以溫藥拾之藥 藥亟補則將敗之血氣不能勝其藥力卽所用之藥極與證合亦將歸于 如人久病血氣極虛當補以溫尤宜徐徐進藥以俟血氣之復倫驟用溫

被而已響

日凡人三部脈大小沈浮遲疾同等不越至數勻和者雖病有寒熱不解此為陰陽和平之脈縱病必愈此 可該施治之理焉文別發一義若水辨過驟之害皆不外于輕重適中之間故倂載之張子剛雞峯普湾方 按孫真人日,病輕用藥須少兩重用藥即多此則醫之一隔何足怪也蓋復惹本于此意而論服藥多少亦 乃感小邪之氣故不可深治大攻吐瀉發汗若藥勢過多反致危援切切禁之又方仁聲拍宅鐮載一老斷 極久之病諸藥罔效忽服極輕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非專治之方從前皆係與治忽遇對輕之藥自然 輪小病不須深治,但服溫平劑正氣逐濕痺,可延歲月,並言小病深治誅罰無過之弊又發治要訣,有緊伤 寒治驗以爲用藥太過之戒而徐烟溪醫學源流驗病深非後藥能治論中所言其意相發日世又有極重

應手而痊也

े

胎有先後

沈目南日病在表而醫反下之誅伐無過致傷脾胃之氣所以下利清穀 陽初復未充外邪陷入又變結胸痞滿耳。 下脫必俟元陽恢復清便自調之後急當救表然表當急救何也蓋恐內 不止然雖身疼表證未解當救誤下之逆爲急不可顧慮表邪以致内陽

之人正氣素虛邪尤易傳設多瞻顧致令雨邪相合爲患不淺故仲景立 趙以德日痼疾病已忧痼非且夕可取效者卒病謂卒然而來新感之病 言於此使後學者知所先後也置三生。此係周禹載議往。 言於此使後學者知所先後也置三生。此係周禹載議往。 可取效於日夕者乘其所入未深急去其邪不便稽留而爲患也且瘤疾

輕也亦先後之謂也。言意則治其樣之意。而與卒與癡疾。精有不同。輕也亦先後之謂也。金匱水氣病第二十二條。亦是先後之例。然彼條 氣內解邪乃是仲景之明律不可不知也楊仁齋直指方曰治病如奕若當先枚急急者何敦其重而略其 攻表者恐表邪併入裏熱壅重也表旣解而從事于裏亦不為遷般先攻裏則胃空邪乘遂爲壞病豈望邪 事于表亦不為過般先教表則虛耗之陽隨汗益奪堂盜邪氣外散耶表熱裏實則必先表而後裏何也先 襄實者則其法相反蓋表熱裏處則必先裏而後表何也先實裏者恐脫候條至邪亦從陷也裏旣實而從 故櫟蔭府君撰金匱轉義旣所援據今又揭出以備禮式但前條所輸就表熱裏虛而言及之經旨如表熱 按金匮首篇第十四十五兩條以示治有緩急先後之序。不可逆施之義沈趙所釋於諸家注中最稱約聚

卷二 治有先後

又按朱丹溪引架矩新審調有雜合邪者當以雜合法活之帶如感冒外邪兼爲食所傷而平替多怒又平 牽制功力迂慢豈得寒奇功平可謂陋矣 葬。 此不知仲景先後之例者。而此等許麥證候固非一方之所能籠罩其駁雜無統一至如此則互相所戴為此不知仲景先後之例者。而此等許麥證候固非一方之所能籠罩其駁雜無統一至如此則互相 時房勞者且補中化食行滯清涼買火而以整辣行之則中氣稍回外感自解求節意。複仙嚴賢華顯目。

治之不可一用熱藥攻之反得熱蒸又日病力弱者形肉多消欲治之法先以平和過一兩劑少服通調血 又按蔣孝琬曰或病先患冷而卒得熱者治熱不愈尋加進平温之藥而調之不然冷方轉增或冷患熱時 氣令病人力漸漸強生然可服當病大藥耳醫心方形。此一言冷熱混淆一言先应後實俱係施治先後 之例仍附存之別生庸異緣。宜參。

治貴應變

趙嗣真日厥爲亡陽不能與陰相順接咽乾爲律被寡煩躁吐逆爲寒格 胃承氣以調之仍少與之也原其芍藥甘草陽乃是厥愈足溫後專治兩 少、又服乾薑性燥之藥以致陽明內結讝語雖然非邪實大滿故但用調 復陰陽不足之氣得脚伸後或讝語者由自行小便數胃家先自律放乾 而上也故宜甘草乾薑以溫裏復陽甘草芍藥益其汗奪之血然後可以 大黃寒藥以解其熱似若失次使病家遇此必歸咎醫人以爲誤用乾薑 行小便數證又無自利遠用乾薑溫之因而以致結燥讝語後却用芒滑 脛攣急之藥非正治脈浮自汗出小便數之藥也自常人觀之豈不日自

ď

先補後寫。似逆而實順非仲景之妙孰能至是哉後之學者可不以此爲 之而正氣內強不至下脫結燥口而正氣安矣以上用藥次第先熱後寒 给法必先復其陰陽不足之正氣然非乾薑芍藥甘草不可至於正氣陰 法推廣而應變吾何暇辨病家之繆謗也耶選雖引 陽已復而內有所主則雖胃燥讝語不過大便內結大黃芒消潤滑而去 熱燥之失後藥解先之差矣殊不知仲景之意不患乎乾薑之熱惟患乎 正氣之虚正氣之長邪氣之所由消也且自行小便數等證爲表裏俱處

僧也。还模者變也。勿能逐機。而失於持重焉。勿務持重。而忽於逐機焉。此言明疑,先得吾持重者。病深則殆一。非迁後而過日也。所謂逐機者。齒參則輕隨。非迷惑而轉方也。待重者 口遭變者與固執不發莫敢顧慮而自矜卓見者其陋則一也領意永富獨庸優遊雜瓷。 不變而治宜變者如赤石脂萬餘糧湯證復利其小便者是也俱不可不審如夫見頭治頭數數換方而 所敍標本先後諸義並可互發矣且有其證變而治不須變者如桂枝體服之反煩猶用桂枝者是也有 諸變正是所以示活通之妙故茲表趙氏之注以爲例爲欬嗽中小青龍場下已續後五章亦同其趣如前 得不爾者然必也處靜觀動反覆熟察不敢苟且鹵莽之可也是治之難于應變也仲景之於甘草乾量湯 感動飲食之失節起居之建度及節氣之交錯藥劑之誤認皆能爲變醫者審諦脈證隨權制宜圓機活法 方稱合轍是治之要于應變也是以昨日所處今日換之今日所易明日或轉雖殆似無特操而理或有不 不一或一體愈而更生一體或彼候未去而又發此候有可必其變者有不可必其變者要之其人情思之 按治病之法,所要在應變所難亦在應變蓋病之情機固不可窮陰陽之進退邪正之消長千狀萬態變化

沿貴題變

服之。越三雨時。蜀體養紅斑。時層謂爲熱藥所與。予曰、不然。此非依所識。蓋因正氣宋之極。懿其脈。氣口大於人迎三倍。虛浮無力。予用補中益氣傷。去升麻。加附子一片。若水醫穀治發斑案張景岳全書治戰行案並言治宜持重者亦後學模範耳詹規大患發熱顯塞。若水醫穀。 其瘕悉除。景岳接。钻于拙稽傷寒履巽少陰篇。今不復贅。虚火遊行於外。故發驻耳。仍蔣前藥。再加附子一片。服一點。 之不審便當改轍不可泥也此言證不變而治須變者然其云決效否於三四服者殆不免夸大也王中陽 又按無名氏史載之方跋稱載之之術曰藍其審證精切不過三四股立愈喻當隆是而不效乃察病按方 **養生主論日間間之家不諳服餌投藥未幾或證當轉變或藥病相攻便言有隔即從事乎異端不根之旣**

守斯可矣此治虚之道也若正氣無損者邪氣雖微自不宜補蓋補之則 場而命不傾者如必不得已亦當酌量緩急暫從權宜從少從多寓戰於 即所以攻熱補陽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氣復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氣 故恰虚邪者當先顧正氣正氣存則不致於害且補中自有攻意蓋補陰 虚則邪氣雖盛亦不可攻蓋恐邪未去而正先脫呼吸變生則措手無及 有不的則死生係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標也若正氣旣 張景岳日通評虛實論日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虛實之大法也設 有人焉正已奪而邪方盛者將顧其虚而補之平神先其邪而攻之乎見 而中道而廢明明易治之病翻成不救之危此言證變而治不宜變者實仲景桂枝緣服法之遺意也又程 虚實冶要

正之本未不可不知也歸 證實者可攻何慮之有不能勝攻者便是虚證氣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 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便臻速效此治實之道也要之能勝攻者方是實 正無與而邪反盛適足以藉寇兵而資盜糧故治實證者當直攻其邪邪

虚一實者無其實開其一面也二實一虚者無其虚防生不與也總之實 虚甚實者所畏在虚但固守根本以先爲己之不可勝則邪無不退也二 者察虛實之緩急也無虛者急在邪氣去之不速留則生變也多虛者急 者奈時醫不能察耳。余請析此爲四日孰緩孰急其有其無也所謂緩急 大此虛實之緩急不可不察也所謂有無者察邪氣之有無也凡風寒暑 而誤補固必增邪循可解救其禍小虚而誤攻眞氣忽去莫可挽回其禍 實當寫也主補者則日精奪則虚當補也各執一句茫無確見藉口文飾 補也凡邪正相薄而爲病則邪實正虚皆可言也故主寫者則日邪盛則 濕火燥皆能爲邪邪之在表在裏在府在藏必有所居求得其本則直取 在正氣培之不早臨期無濟也微虚微實者亦給其實可一掃而除也甚 最當詳辨而辨之有最難者何也蓋實言邪氣實宜寫也虛言正氣虛宜 又日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二句為病治之大綱其解似顯其義甚微

之此所謂有。有則邪之實也若無六氣之邪而病出三陰則惟情懲以傷 實有無之義必至以逆爲從以標作本絕人長命損德多矣可不懂且慎 內勞倦以傷外非邪似邪非實似實此所謂無無則病在元氣也不明虚

美又可日病有先虛後實者官先補而後寫先實而後虛者官先寫而後 熱知實熱而不知虛熱與知虛寒而不知實寒皆庸醫也 庸醫乃謂須與純補俟其氣旺則食自運行遷延時日坐失事機往往變 生他證即幸而奏效病者受苦久矣未有久苦於病而元氣不傷者也名 如虛人傷食輕則於補劑中加消導之品重則加下利之藥頃刻收功矣 虚而不實者止用補虚而實者必夾補兼施若實而不虛則直攻之而已 者。皆爲實邪。非謂其人氣血壯實也故日虚中有實實中有處而那自實也。 日補之實以傷之亦何為哉。有虚寒有實寒。如多食生命。及有虚熱有實 何西他日處者正處也謂其人氣血處衰也實者邪實也不給有形無形。但其

補假令先虛後實者或因他病先虧或因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內傷勞像

吐血或崩漏以致亡血過多然後疫氣漸漸加重以上並宜先補而後寫

腐者謂疎導之劑倂承氣下藥概而言之也凡遇先虛後實者此萬不得

或因新產下血過多或舊有吐血及崩漏之證時疫將發即觸動舊疾或

隨至假令先實而後處者疫邪應下失下血液爲熱搏盡原邪尚在宜急 虚證誤用補賴貽害不後量及 巴而投補劑一二貼後虛證少退便宜治疫若補劑連進必助疫邪禍害 服多服則前邪復起下後畢竟加添虛證者方補若以意揣度其虛不加 下之,放發持盡之處。非同平日虚怯之處。邪退六七宜急補之處回五六愼勿再下之,放發於星類屬日。先處。乃因失下。邪退六七宜急補之處回五六愼勿再

後從少從多可急隨其醬而調之過 又日病有純虛純實非補即屬設遇旣虛且實者補屬閒用當詳孰先孰

狀者誠醫之所難也雖然此務難平辨證而不難平處治何者假證發露抑遏其情自非至心體察則不能 蓋輪虛實而不及寒熱則遂無得平百法之裏的故景岳之輸雖精循有遺恨焉朱丹溪格知餘輪有病邪 奠不裹於胃脘之陽是以病之虛實寒熱亦莫不本於胃陽之強弱深奪此理則處治之法自躍如心目矣 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何柏齊醫學管見有元氣大虛病邪大盛當使攻擊說均是不達虛實與熱互 之不明妄下湯藥則冰炭相反坐誤性命是以臨處之際不容毫有率略矣蓋嘗致之厥冷下利人皆知大 按虛實循病之質寒熱猶病之性凡物有質必有性是病所以有虛寒虛熱實熟實寒之辨也人身氣血一 辨其疑似而認其真然旣認其真也純補純瀉一意宜到而病可愈矣豈有他策耶唯醫之所最難者在真 **虛宜補潮熱體語人皆知大實宜瀉此則其病雖重而診療之法莫甚難者矣如夫至虛有盛候大實有蠃 多之義難以為章程矣元堅嘗著有論一篇,今不自揣攝出于此日為醫之要不過辨病之虛實也已處實** 實真虛混淆糅雜者而已何者其病視爲虛乎挾有實證視爲實乎兼有虛候必也精慮熟思能析毫釐而

其情其機始可辨認及其施給欲以補之則恐妨其實欲以瀉之則恐妨其虛豬瀉掣肘不易下手必也審 虚實相兼者為病本邪實當行如下而醫失其法或用藥過劑以傷其氣病實未除又見虛候者此實中兼 得不顧故或從緩下或一下止服前哲於此體以為須先治其虛後始其實此殆未是也大抵邪不解則不 感邪兩陽相搏遂變爲實者此虛中兼實也治之之法不情涼無由解熱不轉刷無由逐結然從前之虛不 虚也治之之法宜寫中兼補倘应甚者或不得已姑從于補虛復而後宜錢寫矣其人素虛陰衰陽盛一旦 而仲景之經所云難治者概此之謂也蓋虛實之相錯其證不能一定其治不能各無其别也區而論之有 之又審奇正攻守着着中法而後病可起矣此豈非辨認難而處始亦難者平岐伯有五有餘二不足之戰 之治也陽明病至循衣摸床微喘直視則旣屬虛憊而猶用承氣者以實去而陰可回從下後頓見虛候其 則姑給其標主以陳導然不以扶陽為念則土崩可待也又有人而腎陰不足下虧上盈或謝熱心煩或 不可不辨也有人于此為脾氣虧損或久吐或久利中氣不行剔至腹橫獨開此自虛而生實也至其備極 實旣去則非觸養叵治也擴充觸長無適而不可矣此虛實之相兼大較如此如夫虛實之相因而生是亦 受補有邪而補徒增壅住且積日之虛豈暫補所能挽回乎改之經文如附子溝心朝胃承氣即瀉中兼補 腸群赤뺢腸痛後重如其失下則病積依然而津液日泄羸劣日加此自實而生虛也治法或姑從扶陽 溢痰湧亦是虛生實者也至其火亢則姑治其標專主清涼然不以潤養爲念則真元竭絕矣有人于此焉 不以磨積為先則邪勝其正立見危殆又有人焉肝氣壅實妄言妄怒旣而脾氣受制飲食減損日就愛頓 故用且陳且輔之劑五勞虛極因內有乾血是自實而虛宿食脹濇亦自實而虛故一用大黄麤蟲丸一用 亦是實生虛者也給法或姑從補中。然不兼以清膈則必格拒不納矣。在仲景法則干後脹滿是自虛而實

卷二 虚實治要

亦有巧法此說似有理然病有暴虛又有久實不可概論。 其邪以衞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又曰或云補藥託邪穢之增家人以禦盜也是又不然 蓋病已沈痼凡欲施治宜有次第故亦無速法病屬於實宜治以急邪不速逐則為害茲憂故治實無過法 景岳之病矣又繆仲淳神農本草經疏日病屬於虛宜治以緩若屬沈痼亦必從緩治虛無速法亦無巧法 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黎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是會暗中 烟溪醫學源流論日或云邪之所褒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變也惟其正虛而邪寒尤當急驅

冶當保護胃氣

護胃氣補養脾氣爲先務本所當急也故益陰宜遠苦寒益陽宜防泄氣 胎前泄寫之忌當歸產後寒熱之忌芩連梔子丁腫癰疽未潰之忌當虧 祛風勿過燥散消暑毋輕下通寫利勿加消導帶下之忌芒消巴豆牽牛 道也的道一絕則萬衆立散胃氣一散則百藥難施若陰虛若陽虛或中 藏不至盡傷獨胃氣偶有傷敗以至於絕則速死矣穀氣者譬國家之輸 痘疹之不可妄下。按海利以下六句其他內外諸病應設藥物之中凡與胃氣 風或中暑乃至瀉利帶下胎前產後丁腫癰疽痘瘡痧疹驚疳靡不以保 生無胃氣日死又日安穀則昌絕穀則亡可見先天之氣縱猶未盡而他 繆仲淳日夫胃氣者即後天元氣也以穀氣爲本是故經日脈有胃氣日 相違者概勿施用投藥之頃宜加三思經驗。

張叔承日日氣日血日精日津被一或不足當先理脾胃若脾胃不和食 自難入醫家若不審脾胃元氣精血妄加攻伐涉虛之入鮮有不致于危 用庸之甚矣大抵邪之所奏其氣必虛木必先腐而後蟲生墻壁堅固賊 少不能生化精血織加峻補不能成功味者但知四物餐血謂參朮不可

者余家世業醫目擊其弊特為拈出明哲幸諒之要。 按仲景諄諄致意于胃氣即是內經之本旨藍以生生之源實在于胃故實體獨不得不顧況於虛者平成 湯藥縱下胃氣不能施布雖神丹其能爲效乎觀此則益可以知胃氣之不可不保護吳補脾諸說詳在後 聊攝明理論云樂之所以能勝邪者必待胃氣施布藥力始能温行吐下之以逐其邪氣邪氣勝胃氣絕者

卷當相参看

拾不必顧忌

忌即如病有臨危原屬有餘失於攻下所致雖至幾微欲絕猶當攻下取 效若久寫久痢至於滑脫不禁則宣却止而後調之如國家以刑治泰盗 孫台石日兄治法用藥有奇險駭俗者只要見得病真便可施用不必顧 道一味平補調停此可施與不足不可施于有餘施于有餘則邪氣得補 以兵却廣寇不得已而用權權不離經非霸術也王道也乃有醫謬稱王 惟用中和之方無大熱大寒救療而死其殺人一也醫 而愈盛是速其斃也又有遇危難證如大黃附子邀若霄壞恐致殺人而

卷二 治當保護胃氣 治不必顧忌

當疑難之際多所顧忌不敢對證用藥者皆視病不明辨證不的審方不 病之處亦傷而人危矣俗所謂有病病當之此歷古相傳之法也故醫者 真不知古聖之精義者也流聲。 給其食清其火並不因病後而用溫補惟視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 伐皆不可因其血氣之衰而無用補益如傷寒之後食復女勞復仲景皆 明則仍用消黃下藥邪去而精氣自復如或懷姓之歸忽患數寢必用桃 病之處以爲禍也若留其病不使去雖強壯之人遷延日久亦必精神耗 不復有所顧慮故天下無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誤或太過則不 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無攻伐之理若或傷寒而邪入陽 人大黃以下其痕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發散或宜攻 有一葉以制之其人有是藥則其藥耑至于病肪而驅其邪決不反至無 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藥惟病是求藥所以制病有一病則 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內外上下各有所病醫者躊躇束手不敢下藥此 徐洄溪日凡病人或體虚而患實邪或舊有他病與新病相反或一人兼

以此兩節與前處實係多互玩繹則必自有所會矣蓋置之死地而後生者和,用此語,殆是醫者之極效 而膽欲大者實不可顧忌之謂也楊仁齋直指方曰療病如禮衣必去其垢污而後可以加裝節亦此義耳 按此二餘與上節意似相反而俱有架味世醫有止知逐邪而不知養正者有止知養正而不知逐邪者倘

治有隨所得而攻

與熱得而熱結在水故與猪苓陽利其水而熱亦除若有食者食與熱得 尤似鶴日無形之邪入結於藏必有所據水血痰食皆邪藪也如渴者水 而熱結在食則宜承氣陽下其食而熱亦去若無所得則無形之邪豈攻

法所能去哉矣 按此係于解金匱宣篇末條而亦處治之模範耳庸工不藉此理或熱未結實而強用攻下或州都虛煉而

迫與潘利其審匪輕宜知戒也

狀不一有冷有熱陰陽顯在目前當就其中大節先拾其餘證則徐拾然 戴復菴日有傷寒雜病有傷寒正病傷寒雜病者難以正病治如病人證 亦不可用獨熱獨寒之劑又如嘔渴煩熱進小柴胡傷嘔渴煩熱止矣而 則吐利厥逆不應去以爲是則熱渴讝語不應見此亦傷寒雜病雖無前 吐利厥逆進薑附場吐利厥逆止矣而熱渴讝語昬不知人以薑附爲非 下利不休以小柴胡锡爲非則嘔渴煩熱不應止以爲是則下利不應見 用藥一偏此衰彼盛醫者當於有可疑之處能反覆辨認無致舉一廢一 則盡善矣器治要 項冷熱二證顯然並見之跡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潛伏其閒未即發見 拾有不可正行 又按標本病傳輸日護察別甚以意調之別者并行甚者獨行張景岳日別者言病之變甚者言辯之重也 可顧忌之意而亦以可獨輓近雜治之傷故附于斯 勝歎哉張隱菴侶山堂類辨日雜證者謂一人之病見證麗雜當知始病則一久久不去漸至蔓延故治雜 互擬解示本方光至駁者則數方兼施謂焉能盡事術病家亦甘受習以爲俗徒寡人于不生不死之閒可互擬解示本方光至駁者則數方兼施謂焉能盡事術病家亦甘受習以爲俗徒寡人于不生不死之閒可 病如理亂繩得其頭籍一路理濟不則愈理愈亂矣所治之斃亦專取其要多則雜雜無功此說即前驗不 者以處置之或不得已則二方更替夾用要當不悖于仲景之律獨期矣如今之憂雖瞪之純者往往二方 孰急麦裹新久之宜孰先苟無一于此而情機殺糅斃難徑行則適擇古人成方中及補柘兼者藥性平和 **犟**則必落于丹溪雜合治之窠臼不能無亂藥失機之弊是以醫者值體之駁者則必精察標本虛實之宜 **戴進。則當平以補之。或早以丸藥補下。晚以丸藥廣上。午以丸藥和中。然此種治例偷屬心效又程若水醫輟日。凡人上實下虛者。眞陰虧損者。邊嫁固不宜。而溫熱亦然此種治例偷屬心效** 夾用之方。東王先生等。 又要飲中。 尤多其例。 而或有朝用附子。暮用大黄之說。爰曹經會解。 未夾用之方。見幼幼新書。 引惠眼觀錯。 茅先生。 黄而或有朝用附子。暮用大黄之說。見曹經會解。 未 進退亦體之不純者。至其治法則似隨其變態各自措施焉。自他反治之法冷熱合行後世醫者又有閒服 寒熱弁用條。 此與甘草乾薑腸應變之例稍有不同蓋如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暖尤其駁者也如厥熱鲜見于水卷攻蘭此與甘草乾薑腸應變之例稍有不同蓋如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暖尤其駁者也如厥熱 之法貴在純專然病情百端不可執一而輸致之經交病之寒熱相錯者固不爲數治方亦多源温倂行者。 處方當如才子之破合題字字包盡復卷所謂雜頻。即證之駁者顧不啻傷寒有之而衆病皆有之矣施治 續易簡方後樂日,凡為良工臨診值病證之純者。治樂當如童家之屬小對字字清切證之駁者。

之義却失經旨矣朱永年日閒甚之中又分緩急禁往亦是

病线者可以兼治故曰并行病甚者難容雜亂故曰獨行經此說為是張隱卷集高士宗解以閒者爲相兼

王啓玄日夫病之微小者猶人火也遇草而炳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 之理以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焰光撲滅然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從 煙不知其性以水濕折之適足以光焰詣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常 水城故逆其性氣以折之攻之病之太甚者猶龍火也得濕而恆遇水而 之謂攻以寒熱雖從其性用不必皆同是以下文日逆者正治從者反拾

從多從少觀其事也此之謂乎意為 **僧是則張公從此而以熱因寒用也有火氣動服冷已過熱爲寒格而身** 甚攻之則熱□□□不得前方以蜜煎烏頭佐之以熱蜜多其藥服已便 又日夫大寒內結稸聚疝寢以熱攻除除寒格熱反縱反縱之則痛發尤 其好則拒治順其心則加病若調寒熱逆冷熱必行則熱物冷服下嗌之 冷嘔峻嗌乾口苦惡熱好寒衆識攸同咸呼為熱冷恰則甚其如之何逆 者等異語。上見之已嘔也又病熱者寒攻不入惡其寒勝熱乃消除從其 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由是病氣隨愈嘔噦皆除情且不違而致大益醇 酒冷飲則其類矣是則以熱因寒用也所謂惡熱者凡諸食餘氣主於生 氣則熱增寒攻之則不入以豉豆諸冷藥酒漬或溫而服之酒熱氣同固 無建竹酒熟既盡寒熱已行從其服食熱便隨散此則寒因熱用也或以

溫而行之始同終異斯之謂也斯如此等其徒實繁略舉宗兆猶是反恰 綿歷歲年以熱下之寒去利止亦其類也投寒以熱原而行之投熱以寒 之道斯其類也是 以寒下之結散利止此則通因通用也又大寒凝內久利塘准愈而復發 皆同不救其虚且攻其滿藥入則減藥過依然故中滿下虛其病常在乃 諸冷物熱劑和之服之食之熱復圍解是亦寒因熱用也又熱食猪肉及 下虛斯實此則塞因塞用也又大熱內結住泄不止熱宜寒療結復須除 不知疎啓其中峻補於下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由是而療中滿自除 下補下則滿甚於中散氣則下焦轉處補虛則中滿滋甚醫病參議言意 乏中焦氣擁肚脇滿甚食已轉增粗工之見無能斷也欲散滿則恐虛其 粉羹乳以椒薑橘熱劑和之亦其類也又熱在下焦治亦然假如下氣虛

字. 順不可熱拒後。而治以熱。外似 又日要格日寒盛格陽治熱以熱,與不可塞格陽。而治以寒。熱盛拒陰治寒以

肢厥戰慄惡寒以大承氣傷下之而愈不識者見其外證似寒用寒訝其 風火暴盛痰涎上湧閉塞咽喉非辛熱之品不能開散不得已暫用星牛 相反識者謂其內證眞熱用寒實爲正治乃假反而非真反也真反者如 何西얜日,有真反假反之分,假反者如熱邪內陷陽氣不達于外故身冷

雜于內不得不用寒熱夾雜之劑古人每多如此味者皆爲雜亂乃無識 也然亦有純寒而于熱劑中少加寒品純熱而於寒劑中少加熱藥者此 純熱然慮熱性上升不肯下降則不得不于熱劑中少佐沈寒之品以引 少佐辛熱之品以行散之庶免凝閉鬱遏之患,雖爲此。純寒證雖宜用 則名爲反佐以純熱證雖宜用純寒然慮火因寒擊則不得不于寒劑中 爲附巴豆等熱藥是則真反也 先,并,即小便不通。 欲,行,先,止,是聚不敢。 威則自復。 所謂塞因塞用也。 欲,止,先,行,竭。用先,并,如小便不通。 欲,仁,先,仁,如氣虛散漫。 不能運行。 領先收斂其氣。 欲,止,先,行,如食積 取下。如心火上炎。由肾水下下病取上,如小便不漏。由肺氣左病取右右病取左如左如左 熱藥下行。如加膽汁重便。入熱藥中。引入肝此反佐之義也 然。则溺右之火氣。而左自寬。 饮 升 先 降 渴。用五苓去水升清。则律生渴止。是世。 饮降衰漫不愈。由右华身火氣逼注使,饮 升 先 降。而後清可得而升。如水停氣不化津而 饮降 又有寒熱並用者因其人寒熱之邪夾 知此諸病則上病

謂通因題用也。 斯等法皆獨類貫通矣。

按至真要大輪日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温涼反從其病也是反佐反治其目雖異其實一義 攝注白通加猪膽陽日此加人屎猪膽汁鹹苦寒物於白通緣熱劑中嬰其氣相從可去格拒之寒也又生 故啓玄輪寒與熱以寒温併施論通與蹇以通塞特用如西池所說稍不相協然亦足相發故附之又成戰 婚下泄而晚期用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尤其巧者也备塞。亦用此法。並有治驗。載在抽着备塞度婚下泄而晚期用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尤其巧者也是最多明書哉。引夷臺忘。又岳滄洲治內子王 **誓半夏湯小冷分服前注以熱因寒用釋之藍反治之法實理之權而後世名流亦多施用如張子剛治妊** 日。方書有之。假對假。莫對莫爾。上乃假熱。故以假冷藥從之。下乃莫冷。故以眞熟之藥反要中。茲不復費。又韓飛襲妻。病上熱下冷證。其弟愈於盛藥內。加濟上之品。水煎冷服而愈。

題中。褒呂二氏之術。蓋此型也。凡此之類皆當精思而**愈會焉。**之,斯上下和而病解矣。事載在醫凡此之類皆當精思而**愈會焉。 豈是西地之所本乎又陶節菴傷寒六書日反攻之法如寒病服寒藥而愈者此陽極變陰熱極反得水化** 又按張承岳以假寒證用熱藥假熱證用寒藥謂爲反治不知是假反而非真反矣景质之緣。江含徵聲 净一筏云陰陽格拒藥用反佐謂之反治可也至於真寒而見假熱真熱而見假寒藥用反佐其實正治也**。** 又按千金治凡所食不消方取其餘類燒作未酒服方寸匕便吐去宿食即瘥有食桃不消作病者以時無 桃就樹閒得槁桃燒服之登時吐病出甚夏又醫說引瑣碎錄載微順食冰太過遂苦脾疾楊吉老路進冰 也熟牓服熱藥而愈者此陰極變陽寒極反得火化也亦與啓玄之旨相畔矣 煎大理中丸日欲已受病之源果一二服而愈此二法即同氣相感之理豈亦反治之類數

病在疑似之間補寫之意未定者即當先用此法若疑其為虛意欲用補 張景岳日。探病之法不可不知如當局臨證或虛實有難明寒熱有難辨 補而覺滯即知有實邪也假寒者略溫之必見躁煩假熱者略寒之必加 **嘔惡採得其情意自定矣經日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又日假者反之此之** 矣疑其爲實意欲用攻而未決則以甘溫純補之劑輕用數味先以採之 而未決則以輕淺消導之劑純用數味先以探之消而不投即知爲真虚 謂也但用採之法極宜精節不可雜亂精節則眞偽立辨雜亂則是非難 憑此疑似中之活法必不得已而用之可也表品全

以畫湯與之勢又稍緩然後以理中四逆桂枝麻黃附子乾薑等投之何 似陽者先以冷水與之得水反劇者陰證也後以熟陽與之得揚少解次 王三陽日真陰證者不必用消息法真陽證者不必用消息法凡遇陰證 承氣等投之何至有滑脫不禁之慘乎此說祖陶節卷。然陶語今無致。 也後以冷水與之得水少解次以芩連與之勢又稍緩然後以大黃芒槍 至有九竅統血之禍乎遇陽證似陰者先以熱陽與之得湯反躁者陽證

而多處寧若重敵而無失雞峯張銳者宋之神醫也療一傷寒診脈察色皆爲熱極燙承氣湯欲飲復疑至 按王搨卷份寒华繩日屠鹝四時治要云如仲景活人書下鐙俱衛當行大承氣必先以小承氣試之合用 陽明篇第三十一章成聊攝注云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當以小承氣饋之擬之。 作是已蓋疑似之 于再三如有掣其肘者姑持藥以待病者忽發戰棒覆縣多四五重始稍定有行如洗明日脫然使其藥入 之要學者其可不審平按湯劑丸散生鹽之司命也死生壽天傷寒之瞬息也量可試爲音哉藍與其躁暴 大柴胡必先以小柴胡試之及陰證曉然合用四逆揚必先以理中湯宴武揚之屬試之此皆大賢得重數 際不得已而姑用之如專施此法則必後其時喧騰無及屠氏之論不宜拘也 口則人已斃矣由是觀之則屢氏之探試雖非仲景本旨得非驫工之龜鑑數以上王說孜仲景之用試質

外患當以意治

張子剛日人之疾病無不自虛實冷熱而作各有形證可以對恰其用藥 不過補寫寒溫而已然亦有不由處實冷熱而致者或有諸蟲入耳喉中

鞣批

治之如鑵牛乳炙猪肉掩耳上以治諸蟲默念鸕鷀及戴魚網以治魚便 諸梗蠼螋頌人影而生瘡目中生眯之類皆非虛實冷熱之病法當以意 膽汁雞肝血及視水中豆以給目中眯之類竹蝎牙以恰竹刺此皆以意 以象牙未狐狸骨以治骨鯁地上畫蠼螋形取其腹中土以治衛影瘡以 治之法也廣方。

所要虎能伏獸乃獸之所是其所制伏旣不同則用之亦異矣此說與張氏互相發蓋此等治法往往有神 按聖濟總錄日用藥之法有不取於氣味特以意爲用者若無網虎骨之治骨便是也然網能制魚乃魚之 驗別或出于常理之外醫者不可忽也

皆備于前款諸旣中讀者宜玩而知爲等法。鰲斡旋。亦權雙中之一法已。 又按治病之法有正有權正與權者醫之要道也蓋前款所列諸說皆不外平二者之理而二者之大義則

丹波元堅亦柔撰

方法大綱

蓋一法之中人法備焉人法之中百法備焉病變雖多而法歸于一此予 數十年來心領神會歷試而不認者盡見於入篇中矣學者誠熟讀而精 裏陰陽八字統之而論治病之方則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盡之 程曾明日論病之原以內傷外感四字括之論病之情則以寒熱虛實表 思之於以救濟蒼生亦未必無小補云語學心

兼衆法二家之見繁省失當者也吳重窗醫學權衡以戴人三法而補之以利温和方令醫統。 亦未為 淡緩寒調奪濕補平榮耀和温十八劑準屬。李斐素曹華入門。並引之。 弱或人謂汗吐下三法能淡緩寒調奪濕補平榮耀和温十八劑準屬。李斐素曹華入門。並引之。 弱或人謂汗吐下三法能 列在後蓋陳藏器以藥之大體定為十種而後世目以十劑或更蛇足數劑中宜多。《至徐思傳醫學全 按方法分類諸說紛糅但程氏析為八法雖未能無疵然稍屬約確故茲泰其敍辭以存梗概如其詳義具 解其部分頗佳今拈例言于左曰蓋以治病之道當治于未病故先補養及既受病則有吁吐下三法故次 會則又添調和解利寒溫暑火平奪安緩淡清,併爲二十四方煩雜最甚此他劉河閒立有輕精暑火解甘 盘張景岳八陣列為補和攻散寒熱固因尤失新奇而張石頑境有兼方亦為完設焉又近飯卷撰醫方集 發表湧吐攻裏若表症未除裏證復急者當表裏交治故次發表攻裏擁見于太餐。又有病在半表半事

三 方法大綱

滑則氣脫故次收濇蟲能作病故次殺蟲至于眼目癰瘍婦人各有專科每科略取數方以備採擇末附教 之因多本于六烃故次風寒暑濕燥火古云百病皆從痰起故次除痰若飲食不節能致積滯故次消導又 及在表而不宜好在裏而不宜下者法當和解故次和解然人之一身以氣血爲主故次理氣理血若受病 急良方以應倉卒

裏教裏五法者寒五法。有分為發汗涌吐和解清熱攻血攻下者腹膏公傷寒論類雜。有分爲汗吐下縣濕補六類者等入門。有分爲汗吐下濕清補六法者全書。每法有子目。有分爲發表解肌和解攻解濕補六類者。李建廣醫有分爲行吐下温清補六法者。護景岳類經。又景岳有分爲發表解肌和解攻 和寒温六方者,胃頭伯傷寒齒翼。有分為發解和精救五略者慈焦夏。蓋此諸説均皆有礙所以不敢 汗吐下逼和解調大類者類證便覽。有日不過汗吐下温和解五法者誰治明**錄。有分稱汗吐下緣和** 之外耳但八法中細目頗多今輪列于各款云又嘗改前輩所辨析有日其始有四因其輕而揚之下者因 變赭體之治汗清下温棄變亦施而吐消補壓在正證所不須矣如雜網之治究竟亦不出于此八者範圍 而竭之中病者泄之高者因而越之者命集。有曰大要無越乎汗吐下温四法者膽漏傳。有分爲 又按仲景治傷寒大要亦不過八法日汗日清日下日温此為大病正體之治日吐日清日補日澀此爲兼

補瀉要領

量度而用之方金 凡有藏府積聚則問少長須寫則寫凡有處損無問少長須補即補以意 孫真人日素問日實即腐之虚即補之不虚不實以經調之此其大經也

陳延之日自有少盛之人不避風凉觸犯禁忌暴喝津液雖得微疾皆不 也初始皆宜與平藥治也宜利者乃轉就下之耳唯小兒不在此例大法 宜知如此也 夫長宿人病宜服利湯藥者未必頓盡一劑也皆視其利 就利之其人則重弊也若初差氣力未展平復者、任益。人當消息之宜服 宜服利藥治取除者服傷之後宜將丸散也時時服傷助丸散耳 en. 作不必服盡但以前後利勢相成耳氣力堪劑者不制也 ft \$e. 說. 病源明。作不必服盡但以前後利勢相成耳氣力堪劑者不制也 ft \$e. 說. 病源 多少,且消息之於一日之寬也之是則止。作候利病源未除者明後更合一劑至。 可輕以利藥下之一利便竭其津液因滯著床磨、數千金、四、作動經年歲 藥者當以平和藥逐和之也若垂平復欲將補益丸散者自可以意析量 是服利湯得差者從此以後慎不中服補湯也得補病勢則還復成也重 場者此皆非三五劑可治也自有滯風桐虛積服數十劑及至百餘劑乃 宜以微補藥止以和之而不可頓補也暴虛微補則易平也過補喜否結 補藥或中實食爲害者可止服利藥除之復有平實之人暴虛空竭者亦 耳,夫有常患之人不妨行走氣力未衰欲將補益冷熱隨宜丸散者乃 為害也。夫極虛極勞病應服補場者即止。若治八字。非是,風病應服治風 可先服利場下便除胸腹中瘀積痰實然後可將補藥。復有虛人積服 可差者也然應隨宜增損之以逐其體寒溫澀利耳。京常獨公書心

禾之賊也有一去一有二去二<u>新之善者也若有一去二傷一禾矣有二</u> 飾足矣若百人一斗千人一斛而三軍之衆又豈擔石之糧所能活哉一 法貴乎察得其真不可過出凡治虚者。曹之給鮑一人一升十人一斗日 度難從簡出語品全 鉤不繼將弁前鉤而棄之而況於從中尅鍼乎此用補之法貴乎輕重有 張景岳日治病之則當知邪正當權重輕凡治實者譬如耘禾禾中生雜 去四傷二禾矣若識禾不的俱認爲稱而計圖盡之則無禾矣此用攻之 按陳氏去仲景甚近此說精選凱切非後世廣識之徒亦能道及真醫家之典型豈可不三復乎。

以稱爲鴻並是。 補故也用尅伐藥病不減即是增內已受伐故也渴楚瞻錦囊祕錄日邪重於不則以爲爲補本重於邪則 **臨發治病不必論其有虛證無虛證但無實證可據而為病者便當兼補以觸營衞精血之氣亦不必論其** 按景岳又曰。攻但可用於暫不可以收緩功補乃可用於常不可以求速效此概論也辨。宜參。又曰凡 者有雖無熱不必溫者則亦是不免拘擋之見矣李念簽本草還玄曰凡用故補錢病不增即是滅內已受 有火超無火證但無熱證可據而為病者便當兼溫以培命門脾胃之氣斯說似精然病有雖無實不受補

攻補寒熱同用

桂枝石膏返陰丹用附子膩粉陰日陽用乾薑黃芩與夫桂枝石膏陽桂 楊仁齋日黃連陽用乾薑黃連柴胡桂薑陽用黃芩乾薑麻黃升麻湯用

枝大黃陽乾薑黃蓮黃芩人參湯菜藥性寒菜藥性溫溫以調陰寒以調 皆可以前例推之亦當權其冷熱重輕為之增減斯可矣話人意 陽蓋使陰陽調而得其正其有陽證當下而表怯者陰證當溫而帶熱者

熱是止知藥之寒熱而不知病之邪正虛實也然亦有並用寒熱補寫而 究其所用之因而取法之今時有用涼藥而恐其太凉用熱藥而恐其太 骨牡蠣場以人參大黃黃芩薑桂補寫寒熱之並用者金匱有大黃附子 者如傷寒有附子寫心陽用大黃芩連附子寒熱之並用者有柴胡加龍 張隱菴日夫治病有專宜于寒者熱者補者為者又宜寒熱補寫之兼用 切當者反爲不在道者笑之 開之日寒熱補寫兼用在邪正虛實中求 細辛揚有大黃乾薑三豆之備急丸此皆先聖賢切中肯綮之妙用當參

徐洄溪日虛證宜補實證宜寫盡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虛而證實以弱體 本不虚而邪深難出又有人已極虚而外邪尚伏種種不同若純用補則 之人冒風傷食之類或人實而證虚如強壯之人勞倦亡陽之類或有人 用之法疑之者日雨藥異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則攻者不攻補者不補 邪氣益固純用攻則正氣隨脫此證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補同 不如勿服若或雨藥不相制分途而往則或反補其所當攻攻其所當補

之病矣但此必本於古人製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補寒熱 此理藥惟一途若遇病情稍異非顧此失彼即游移浮泛無往而非棘手 雜亂不倫是又殺人之術也實際 本經也以是而推無不盡然試以神農本草諸藥主治之說細求之自無 宫無主故寒熱無定於是用柴胡以驅少陽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 明之道焉如瘧疾之小柴胡傷瘧之寒熱往來乃邪在少陽木邪侮土中 者必攻強補者必補弱猶掘坎於地水從高處統下必先盈坎而後進必 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虞也此正不然蓋藥之性各盡其能攻 一藥各歸本經也如桂枝湯桂枝走衞以祛風白芍走營以止斤亦各歸 氣人參自能充盈正氣決不反補邪氣蓋古人製方之法分經別藏有神 不得矣凡寒熱兼用之法亦同此義故天下無難給之症後世醫者不明 參以健中宮之氣人參必不入肝膽則少陽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氣自旺 不反向高處流也如大黃與人參同用大黃必能逐去堅積決不反傷正

裏熱表虛之類是攻稱同用也半夏生薑甘草三瀉心湯治中焦冷熱不關梔子乾薑湯黄連湯鳥梅丸乾 按白虎加人参湯治熱結津乏調胃承氣湯治燥實液虧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誤下壞镫附子瀉心湯治 錯雜式藥之攻補寒熱各有相對者也行。反治療媒。並宜多者。「又有病但寒但熱而寒熱並行者」 **臺黄芩黄連人参湯治上熱下冷柴胡桂枝乾養湯治水熱相併之類是寒熱同用也此皆所病之證本屬**

刻矣。 對矣。 對為于第又如白虎湯之粳米十棗湯之大棗之類是取回護胃氣矣並與攻補同用之意不同也 如大青龍湯桂枝加大黄湯大黄附子湯備急丸之類是其葉一取其性一取其用性用相藉自作一種方

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共蘇條達。水之象也。用川芎以辛補之。致。即名為補。以酸 所惡也即寫也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意。用甘草以綴之。即寬解慰安之義也。肝惡也即寫也則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所爲將軍之官。其性恁幾。急則有擔折之肝 苦途其性故欲欲者是本藏之神之所好也即補也苦者是本藏之神之 廖仲淳日.五藏苦欲補寫.乃用藥第一義苦欲者.猶言好惡也違其性故 寫之。如太通則制之。毋使強分。虚則,補之之意。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必需形君。 則補之。從以下交干有為補。炒盟之輸以牌古風急食苦以燥之轉奏。經則不能與運。 清明。故宜五法子之献。以收其緩也。 心欲灰急食赋以灰之和。然邪于之。则躁急,恶散缓而喜欢敛。散缓追其注。敛则率静心欲灰急愈食赋以灰之、败者。和舅之義。心君本 惟之所喜也。 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緩慢之甘。甘生以甘補之,脾喜變運。氣旺則白朮之燥。遂其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緩慢之甘。甘生以甘補之,脾喜變運。氣旺則 邪熱。軟其聯急也。以以職,他之氣。以入腎。以十二烷之益元氣。而虚熱自思。故名爲漢。虚故爲共濟之熱寒。除其以以職,他之澤漢等心,以十七烷之,煩勞則虚而心熱。參言之甘還。是 收之財主上無。其政致肅。故事以辛為之之。桑白皮。是也。以酸補之無管束。助收之財主上無。其政致肅。故事以辛為之。金受火制。急食辛以為以酸補之,不無。則氣 急食苦以泄之。肺為華蓋之蒸。相傳之官。 藏魄而主氣者也。 氣常則肺欲收急食酸以 以苦瀉之。雖土主長夏之令、經熱太通。脾虚則補之。世章益氣。大量益肺苦氣上,近 燥,宜知母之辛以爲之。 腎分飲堅主悉食,古以取主之,數。過寒冷則堅。五味得以即數。得甚主五液。其性本爲。是故惡腎分飲堅主悉食,古以取主之,腎非堅無以稱作強之職。四氣過經熱即 法"逸其收敷"以清曆乎上焦"。虚則補之。義見上腎苦燥急食子以潤之雜精。爲水蘇。失其職矣。宜五法子賴之、穀虚則補之。義見上腎苦燥急食子以潤之、腎爲作強之官。 五藏苦欲補寫

卷三 五藏教苦痛的

宜黃檗。以苦補之、聲、即補也。即聲。故以苦補之、聲。即補也。 文精繁。今節其要。且所苦急以下。接李念莪醫宗必該腦釘錄。然非益精無以爲補。故宣驗過黃山茶萸。〇种農本草經職〇按原 宜以鹹腐之為也。厚鴻是已。虚則補之蓋籍之漢。

其經病流於絡則及其絡經直絡橫相維輔也同 毋輕犯也世謂肝無補法知其謬也六府者傳導化物槽粕者也故日實 者其常也藏偶受邪則寫其邪邪盡卽止是寫其邪非寫藏也藏不受邪 而不能滿邪客之而爲病乃可攻也中病乃已毋盡劑也病在於經則治 又日經日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者也故日滿而不能實是有補而無寫

丹溪以來專主張之古義蕩然度而不講唯滑撰寧著有五藏精鴻心要雙有見于此數 輪戰府虛實而朱代官撰聖惠衝衆聖濟等者其方樂尤備皆樂建經旨者矣遠易水師弟叛報使之說而 不確認姑錄以情奏酌爲蓋雜病論首辨藏府虛實之例以示施治之法必本于藏府之理是以古經方必 按五藏苦欲補瀉見藏氣法時論而王海藏隸以各藥殆不免牽執人軍。今緣氏就其意敷資爲說亦似

這用廿味之藥調之。尤似醇金匱心典。引難經爲解。 至如瀉法則繆氏以爲藏偶受邪則瀉其邪此簽者。和也。又金匱、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 至如瀉法則繆氏以爲藏偶受邪則瀉其邪此 說說是蓋五藏無自實爲病者其所謂實者客熱壅實已故心脾肺之於瀉皆不過清解其熱但肝主條是 其腎者益其精蓋是與法時論別發一義而所謂益氣緩中者猶足補脾一追補彼以及此者也尽限事態 偶有抑怒愤斃亦亢實焉病故清肝之外更有疏肝伐肝之法腎之於瀉亦僅瀉其外府幾仲陽日腎主虛 又按十四難日損其肺者益其氣操其心者謂其營衞損其脾者關其飲食適其寒温損其肝者緩其中損 受瀉可謂確言矣宜相參。又宋學士灭集。寢醫師買某序。縣仲陽之爲日,建爲五載之方。久受瀉可謂確言矣。此語。見小兒直訣驅親宅一大王瘡黍黑陷爲中。又本草虧目大義傷。有說。

尤知者之所取法。致肝無補法。錢氏本無其哉。且與經旨相戾。耀氏之辨爲當。補脾補腎之辨。猶所宜。并有相火。則有瀉而無濕。腎爲眞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祕。補脾補腎之辨。

載在後卷云。

氣血調給

繆仲淳日一補氣氣虛宜補之如人參黃耆牟肉小麥糯米之屬是也 者和也逆則宜和和則調也其藥如木香沈水香白豆蔻縮砂蜜烏藥之 子橘皮麥門冬枇杷葉蘆根汁甘蔗其重者如番降香鬱金檳榔之屬調 菊花人乳之屬。 血熱宜清之涼之熱則爲癰腫瘡癤爲鼻衄爲齒衄爲 熟地黃白芍藥牛膝炙甘草酸棗人龍眼肉鹿角膠肉蓯蓉甘枸杞子甘 及所主之藥皆不可混濫者也誤則使病轉劇世多不察故表而出之 可久其藥如枳實青皮枳殼牽牛之屬蓋氣分之病不出三端治之之法 血虚宜補之虚則發熱內熱法宜甘寒甘平酸寒酸溫以益營血其藥爲 門冬玄參荆芥之屬 **开皮赤芍藥生地黃黃芩犀角地榆茜草大小薊黃連山梔大黃青黛天** 赤遊丹為眼暴赤痛法宜酸寒苦寒鹹寒辛涼以除實熱其藥爲重便牡 牙皺腫為舌上出血為舌腫為血崩為赤冰為月事先期為熱入血室為 二降氣調氣降氣者即下氣也虛則氣升故法宜降其藥之輕者如紫蘇 三破氣破者損也實則宜破如少壯人暴怒氣壅之類然亦可雙不 血瘀宜通之瘀必發熱發黃作痛作腫及作結塊

合宜倘失其宜爲厲不後差劇之門可不謹乎號 有形可見有聲可察有證可審者也病旣不同藥亦各異治之之法要在 藥爲當歸紅花桃人蘇木桂五靈脂蒲黃薑黃鬱金京三稜延胡索花蘂 蔣積法宜辛溫辛熱辛平辛寒甘溫以入血通行佐以鹹寒乃可軟堅其 石沒藥處蟲乾漆自然銅韭汁鼈甲童便牡蠣芒消之屬蓋血爲營陰也

芳本草求真日血有盛於氣則血粒而不流故有必用温暖之難以行之氣勝於血則血燥而不通故有必 启言。一說可謂至當矣又前輩云血得熱則行得寒則疑此未審所出。然內經數有觀桃核承氣場桂屬。引一說可謂至當矣又前輩云血得熱則行得寒則疑此未審所出。然內經數有觀桃核承氣場。 自歸經矣此亦一說又繆氏有吐血三法日宜降氣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補脾不宜伐肝又黄錦 中寒氣虛陰陽不相守者血乃安行經所謂陽虛陰必走者是也法當用辛湿之藥加宮桂細辛中温則血中寒氣虛陰陽不相守者血乃安行經所謂陽虛陰必走者是也法當用辛湿之藥加宮桂細辛中温則血 枝茯苓丸則其競可信矣然俞守的彼醫競曰玄珠經十劑條內有云氣温則血膚氣寒則血變雖然亦有 以妄稱常曷以禦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處之有予聞之愕然日名首也苦者之疑今釋然矣。王損養以妄稱常曷以禦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處之有予聞之愕然日名首也苦者之疑今釋然矣。王損養 醫者每治失血畜妄必先以快藥下之或問失血復下。國何以當則日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畜利瘀則 後區别治之雖往往獲中獨不得其所以然也後來四明。通故人蘇伊桑周論諸家之術,伊桑日吾鄉有籍 有形之異也撰專生傳。又曰血溢血泄諸當妄證,其始也予率以桃人大黃行血壞痰之劑折其銳氣而有形之異也,出朱天台撰又曰。血溢血泄諸當妄證,其始也,予率以桃人大黃行血壞痰之劑,折其銳氣而 此說蓋為假實體而發也又按滑擾等日血酸熱壅須用消黃氣酸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此說蓋為假實體而發也又按滑擾等日血酸熱壅須用消黃氣酸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 不能運行邪滯所著而不出所以為病經日壯者氣行則愈怯者養而成病有或氣怯不用補法氣何由行。 按朱丹溪格致餘輸云氣無補法。世俗之言也以氣之焉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恐境病勢不思正氣虛者。

賴情涼之藥以行之

先陽後陰之意也若失血有敗瘀滯泥于諸經則氣之道路未免有壅遏 楊仁齋日蓋氣者。血之帥也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氣溫則血滑氣寒 然而調氣之劑以之調血而兩得調血之劑以之調氣而乖張如木香如 導達病原於氣區區調血何加焉故人之一身調氣爲上調血次之是又 則血凝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病出於血調其氣猶可以 摸稜往往南轅而北嶽矣假如血痢作恙以五味門冬等劑行其心以巴 之出於心而不知血之納於肝知氣之出於肺而不知氣之納於腎用藥 虧焉胃氣旣虧則五藏六府之氣亦餒矣其閒劑量而佐助之雖然心爲 官桂如細辛如厚朴以至烏藥香附莪茂三稜之類治氣可也恰血亦可 又當審所先而決去之經所謂先去其血而後調之又不可不通其變矣 血之主肝爲血之藏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藏誠哉是言也學者苟知血 也若以當歸地黃輩論之施之血證無以逾此然其性纏滯每於胃氣有 芎歸錫輩則其痛止假如喘嗽氣鳴以**薑橘**枳梗蘇桂調其氣以南**星牛** 腎圓輩則其氣歸元病有標本治有後先綱舉而目斯張矣應此傳心喫 豆大黄等劑逐其積而其痛獨存者血之所藏無以養也必佐以川芎或 夏細辛豁其痰而終不下降者氣之所藏無以收也必佐以補骨脂或安

緊之法也讀情

法之群後自有條茲不具錄。 日,因氣病而及血者先治其氣。因血病而及氣者先治其血因體互異宜精別之並本于仁齋也如氣血補 何也予日,所因有不同耳,有因血而病氣者有因氣而病血者,能以脈瞪辨之而治法之先後定矣。緣氏又 行欲治其血先調其氣或日血病治氣理固明矣。曹見有調氣而血疾不愈者有不調氣而治血亦愈者又 按易思願醫案日有云氣如橐籥血如波隱決之東流之東決之西流之西氣有一息不運則血有一息不

藥治通義卷四

丹波元堅亦柔撰

1後の大手の一方がない。

行吐下總說

先論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況予所論之法諳練日久至精至熟有 補其餘有邪積之人而識補者皆無煙洪水之徒也今予論行吐下三法 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今之醫者日當先固其元 張戴人日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 風寒之邪結搏皮膚之閒藏于經絡之內留而不去或發疼痛走往麻痺 乎下人邪發病多在平中此爲發病之三也處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諸 雷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鹹淡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地邪發病多在 得無失所以敢為來者言也天之大氣風暑火濕燥寒地之大氣霧露雨 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騖而不可制矣惟脈脫下虛無邪無費之人始可識 盡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劑補之眞氣 氣元氣實邪自去世閒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輕則傳久而自 氣也邪氣加諧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乎雖愚夫愚婦 不仁及四肢腫痒拘攣可汗而出之風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湧而出之

卷四 汗吐下總說

寒濕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內經散論諸病非一狀也犯 辛鹹淡以總括之其言補時見一二然其補非今之所謂補也文具于補 論條下如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若此之補乃所以發腠 言始法非一階也至真要大論等數篇言運氣所生諸病各斷以酸苦甘 第四法也然則聖人不言補乎日蓋汗下吐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與養 **參爲解表歸于汗泄爲利小溲歸于下殊不言補乃知聖人止有三法無** 辛甘發散淡滲泄酸苦鹹涌泄發散者歸于汗痛者歸于吐泄者歸于下 補者以穀肉果菜養口體者也夫穀肉果菜之屬猶君之德教也行下吐 理致津液通血氣至其統論諸藥則辛甘從三味爲陽酸苦鹹三味爲陰 措而不用豈可以藥石為補哉必欲去大病大療非吐行下末由也已然 之屬猶君之刑罰也故日德教升平之粱肉刑罰治亂之藥石若人無病 今之醫者不得盡行下吐法各立門墻誰肯風己之高而一開哉且予之 樂肉而已及其有病當先誅伐有過病之去也樂肉補之如世已給矣刑 者巴豆牽牛朴消大黃甘遂芫花而已矣既不得其術從而誣之予固難 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嗷笑日吐者瓜蒂而已矣行者麻黄升麻而已矣下 三法能兼衆法用藥之時有披有蹻有揃有導有減有續有止今之醫者 典之苦辯故作此詮所謂三法可以兼衆法者如引延應延嚏氣追淚凡

程四 纤吐下總裁

法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以余之法所以 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衆所當纔一二也歸 該衆法也然予亦未嘗以此三法途棄衆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 上行者皆吐法也炙蒸熏渫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

等證下之即暢經日痛隨利減脹以利寬是也久病者如風寒久伏肌髓 捷暴病者如傷寒冒邪者汗之及大頭瘟頭面腫脹弁熱爲寒包喘急難 微熱惡風或累月痰瘧諸寒濕腫脹皆可行之年遠厲風大汗驅之如積 懸須臾慎勿刺破破者立斃惟一吐則腫消索食弁乾霍亂絞腸痧類皆 藥無功一吐可愈如痢疾始初失下大痛口渴肛門腫閉小便不通粒米 賴吐全如裏邪實熱者下之及頭面周身火熱熾盛皆可下之痢疾腹痛 食積痰滯者吐之及喉風乳蛾而頭面頸項大腫點水不入音聲不出命 孫台石日張子和治病不離汗吐下三法本療暴病而久病亦可用以奏 多奏功今人能以此治暴病而不敢用諸久病又好遇暴病而謬慮虚弱 是也可見此三法之妙毋論暴病即久病亦甚神又毋論少壯即衰老亦 月關格或小便癃閉等患或伏痰滯氣時痛時脹懨懨數年不能發越百 **眠諸風濕證一行可安癰毒初起經日斤之則瘡已此皆邪隨汗解也如** 不進氣息機微一下霍然至于氣結痰凝蓄血留積必以攻下推陳致新

疑畏不用。以致病邪深入漸不可救雖然病屬有餘極至困篤用可立起

病屬不足亦難行之最宜詳審號明日 其所害而氣血自生借攻爲補亦是一法學者不可不知素學。 之意也至於當補者又非專主於增補收攝凡調之養之溫之皆補也去 提之皆吐之意也其降之抑之行之皆下之意也其清之散之疏之皆行 虚弱者則不可輕用也雖不可輕用然攻病之法亦不出此其升之舉之 翟玉華日吐下汗三法張子和用之取效甚捷但施於壯健之人則可若 萬病非熱則寒寒者氣不運而滯熱者氣亦壅而不運氣不運則熱鬱痰 非其明驗平丹溪倒倉法實於此得悟後人不明其理而不敢用。但以溫 神勃發矣故婦人不母者此法行後即母陽道和暢也男子亦陽道驟發 生血停食積種種阻塞於中矣人身氣血貴通而不貴塞非三法何由通 何西池日子和治病不論何證皆以行吐下三法取效此有至理存焉蓋 ·補爲為於人如麻可數也含法。本思不經。前號有辨駁。甚是。 乎又去邪即所以補正邪去則正復但以平後之飲食調之不數日而精

按內經明音樂補詳開于後卷數人之機補雖或時勢所然要是一偏之見殊失古聖之意然其用三法變 化自在所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者信覺不虛認其所輸說辨覈精韶關仲景之堂奧學者棄其瑕而取

汗下寒熱

寒出,明明爲攻襄之例。不一者之害頗多不得不表出之以爲戒數是 虚之病而復伐之則病未去而元氣傷此而誤人是不知當攻者不可遠 多有三陰虧損今人但見此證不辨處寒遠用硝黃攻裹焉知有假質真 病不能察人傷于寒而傳爲熱者有本寒標熱之義賴用本連等藥以情 張景岳日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此二句大意全在發攻二字發者逐 忌寒涼此而誤人是不知當表者不可瓊熱也又如內傷喘痛脹補等證 其標豈知邪寒在表藥寒在裏以寒得寒使內外合邪途不可解此發表 **逆理中回陽之類而除痛去積者何也此因陰寒留滯故當溫中非攻之** 元之類而取行愈病者此因表裏俱熱故當掠解非發之謂也又有用四 **磐**在內非忧寒之物不能除故攻裹者不遠寒然亦有用小柴胡白虎益 表熱言耳如陽明少陽之發熱則當用柴芩梔豉之類主之明,不可引為 表熱未退而中寒又起所以表藥必用桂枝發表不建熱也然此爲太陽 用寒之害也故凡寒邪在表未散外雖熾熱內無寒證正以火不在裏最 謂也所謂發者開其外之固攻者攻其內之實今昧者但見外感發熱等 之外也攻者逐之內也寒邪在表非溫熱之氣不能散改發表不遠熱熱 柯韻伯日發表攻裏乃樂邪之長技蓋表證皆因風寒如表藥用寒凉則

者又當以薑附巴豆之頭棄之矣。 **憾? 裹證皆由鬱熱下藥不用苦寒則瘀熱不除而邪無出路所以攻劑** 必用大黄攻裹不遠寒也然此謂陽明胃熱言耳如惡寒痞鞕陽虛陰結

按發發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出六元正紀大論而聚戴人演之有攻裏發聚寒熱殊途雙舊此二句道官其 常至表熱鬱極則有如大青龍揚涼解之法裏寒壅實則有如桂枝加大黄腸及巴豆温利之法不宜一概

又按戴人箋日表奏俱病者雖可以熱解表亦可以寒攻裏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湯雖解衷亦兼攻裏最為 下幷行者此等手段自存其人非後輩所效擊也 樂解立表裏一門不啻背仲景之法其所舉諸方不必涉表裏強合為類可謂都矣又戴人治數中有行吐 通聖雙解之類則大頭時奏等毒熱壅鬱體特有相適者偷施之傷寒則左右牽制反招其審还朝卷醫方 人而已此說非是意大小柴胡固非兼解表之劑而真熱兼表必先發表乃是仲景之律與于第二卷治如 變體以誣病人非一日也故劉河閉自製通聖散加益元散名為雙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劉河閒一 得體今之用樂者只知用熱藥解表不察裏之已病故前所言熱證皆作矣醫者不知罪由已作反謂傷寒

厅下遲早

仲景謂不避晨夜者此也 雖此 美大下證須從宜定奪當急則急當緩則 張兼善日或開有言汗不厭早下不厭運斯言何如予日兄奸證固宜早. 緩安可一概而給假如陽明病已有可下之理但爲面合赤色其在經之

此之類固宜建也若陽明篇中。言急下者事不可緩其可建乎所言從宜 熱猶未斂又如嘔多雖有陽明證謂熱在上焦未全人府皆言不可攻凡 定奪是也緣思

後感寒此時雖屬陰分亦宜速治散劑且服之多未有當時即行者必俟 難知所說或日午以後感寒必遲至明朝午前服牙賴不亦晚乎假如午 劉松峯日凡人初感寒邪一覺憎寒頭痛身痛身熱脊強便宜用溫散之 矣下劑若必拘以時不亦謬哉早晚二字當易以鐘速云汗無太速下無 爲庸醫不應下而妄下之者說法耳然其言不能無弊也若遇宜急下之 早豈早晚之早乎至所謂太晚之說分明解作遲下非早辰夜晚第此言 稽留傳變百出而斑黃狂躁等證生矣所以一覺感寒便宜速治若必如 **即服汙劑其邪亦無不卽當時解散者此余屢用而屢效者也遲則寒邪** 灣速發其汗斷無不愈之理雖年老及平素虚怯之人不易作行者覺病 太遲則不煩言而解矣的 證而必執下無太晚之說則陽明胃府勢必被邪火燒至燥裂而不可較 次早藥力旣行又逢陽分出行更易易耳所謂汗無太早者明係預早之

按韓磁和傷寒微旨其可下篇不立場液性以早下為太戒養勇氣質贏窮者言。恐非。蓋獨異工妄下 而發如王海藏此事難知以日候早晚言行下之例。迂拘極甚故戴後卷瞪治要快旣謂爲大綱之論而發

景岳質疑錄亦辨其陋皆確論也

又按玉函經仲景日不須汗而強與汗之者奪其津沒令人枯竭而死又須汗而不與汗之者使豬毛孔閉 塞令人悶絕而死又不須下而強與下之者令人開腸網泄便溺不禁而死又須下而不與下之者令人心 亡陽下多亡陰二按張隱罨侶山堂類辨日一葉一稿十年遺臭故去邪奠如速也曰奸多亡陽如表邪盛 **曉得當行而不能行當下而不能下焉難仲景之可與不可宜詳玩此語焉是又羅轢甫衞生實鑑有行多** 內懊機脹縮煩亂浮腫而死蓋是斤下之嚴戒也江含徵醫津一筏曰醫者曉得當斤而仟當下而下不難 省行之而解以養陽也曰下多亡陰如裏邪實者下之而解以養陰也多者謂其太過也太過不可而況妄

程曾明日行者散法也經云邪在皮毛者行而發之是也又云體若燔炭 以誤人者有當行而行之不中其經不辨其藥知發而不知斂以誤人者 可行。而妄行之誤人者有當行不可行。而又不可以不行行之不得其道 **纤出而散是也然有當什不纤韺人者有不當什而奸韺人者有當什不** 是不可以不審也何則風寒初客於人也頭痛發熱而惡寒鼻塞聲重而 體痛此皮毛受病法當行之若失時不行或行不如法以致腠理閉塞營 衞不通病邪踩入旅傳經絡者有之##改表異字· 此當行不行之過也亦有 頭痛發熱與傷寒詞而其人倦怠無力鼻不塞聲不重脹來虛弱此內傷 奸法大旨

斤而汗者此也若太證在外感應汗之例而其人腈之左右上下或有動 淫脚氣 被胸氣。有宜發表 家不可行行則極又傷寒病在少陽不可行行則概妄又接病虚人及女 氣在左不可發行行則頭眩行不止筋惕肉瞤動氣在上不可發行行則 證皆有寒熱與外感風寒似同而實異若誤汗之變證百出矣所謂不當 元氣不足之證又有勞心好色真陰虧損內熱暗熱脈細數而無力者又 亡陰也又諸亡血家不可行行則直視額上陷牀家不可行行則便血症 氣上衡正在心中動氣在下。不可發行,行則無行心大煩骨虧痛目運食 氣則不可以行經云動氣在右不可發行行則ш而獨心煩飲水即吐動 行誤。人者。此也 符之例。編載不少。並不知何意。 夫病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行誤,人者。此也 按此段後經文。雖加縣改。且經中華夫病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 不能自溫也又寸脈弱者不可發汗汗則亡陽尺脈弱者不可發汗汗則 語又少陰證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則動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耳目或從 入則吐舌不得前又脈沈咽燥病已入裏行之則律被越出大便難而體 有傷食病胸膈滿悶吞酸嗳腐日晡潮熱氣口脈緊者又有寒痰厥逆濕 人經水適來者皆不可行若妄行之變證百出矣所謂當行不可行而妄 行則將聽之乎。是有道焉。傷寒賦云動氣理中去白朮,嫌雖不引建中之即於 口鼻出者此爲下厥上竭爲難治又少陰中寒不可發行行則厥逆瞻臥 內癰外癰瘀血凝積以及風溫濕溫中暑自行諸

英四二 开独大旨

法精且密矣。接益氣加表藥。 经迁慢集效。 總而言之凡一切赐處者皆宜補中 法也又陽虛者東垣用補中湯加表藥陰虛者丹溪用芎歸傷加表藥其 法也赞成了少陽中風用柴胡錫加桂枝類。用柴胡桂枝屬。是和解中兼表 陽證脈沈細點。少陰證反發熱者。有麻黃附子細辛之例是溫中解表 景有麻黄石膏之例次當。有葛根黄芩黄莲之例是清掠解表法也又太 理中锡去术而加汗藥保元氣而除病氣也又熱邪入裏而表未解者仲 發行,一切陰虛者皆宜養陰發行挾熱者皆宜清涼發行挾寒者皆宜溫 常弱腠理空球凡用行藥只須對證不必過重予當治傷寒初起專用香 熱樂食而爲病者即按前法治之但師古人用藥之意而未嘗盡死其方 蘇散加荆防川芎秦艽蔓荆等藥一劑愈甚則雨服無有不安而麻黃峻 體虛者行之宜輕香蘇散又東南之地不比西北隆冬開花少霜雪人稟 經發汗傷食者則宜消導發汗感重而體實者汗之宜重麻黃湯處輕而 劑數十年來不上雨餘可見地土不同用藥逈別其有陰虛陽虛挾寒挾 拯災救患者莫切乎此此行之之道也且三陽之病後踩不同治有次第 隨時隨證酌量處治往往有驗此皆已試之成法而與斯世共白之所以 賊入門矣假如病在二經而專給一經已體一經病在三經而偏給一經 假如證在太陽而發散陽明已隔一層病在太陽陽明而和解少陽則引

景之旨者矣。沉太陽無汗。麻黄爲最太陽有行桂枝可先萬根專主陽明,非 即遺二經矣假如病在一經而兼治二經或兼治三經則邪過經矣難 之員。柴胡專主少陽皆的當不易之藥至於九味羗活乃兩處熱證三陽失明景柴胡專主少陽皆的當不易之藥至於九味羗活乃兩處熱證三陽 用若誤用之熱邪愈盛而病必增劇若于暑證而妄行發散復傷律族名 寒而口不渴者非所宜也被此以為風自汗用桂枝易傷暑自汗則不可 肌傷乃治者溫夏熱之證自裏達表其證不惡寒而口渴若新處風寒惡 三陰纤治之法初非為太陽一經設也 表章之。蓋其去古法遺矣。 又樂萬解 病有因出行有由治得其宜行自斂耳譬如風傷衛自行出者以桂枝傷 熱之法汗不出則散之汗出多則斂之斂也者非五味酸最之謂其謂致 暑伸不犯三陽禁忌者良有以也又人知發行退熱之法而不知斂行退 日重喝多致不救古人設為白朮防風例以治風設益元散香薷飲以洽 吹煮水氣旁流非虛也急用白虎傷清之若邪已結聚不大便者則用承 和營備祛風邪而行自止若熱邪傳夏令人行出者乃熱氣薰蒸如釜中 復有發散太過途至汗多亡陽身開動欲辟地者宜用真武陽此救逆之 有清補弁行之一法寒傷形爲實邪則清熱之外更有攻下止行之法也 氣傷下之熱氣退而汗自收矣此與傷暑自汗略同但暑傷氣爲虚邪只 良藥與中寒冷行自出者同類弁稱又與熱證行出者大相徑庭矣其他

六九

夭枉隨之矣听行豈易言哉實事心 此也嗟嗟百病起于風寒風寒必先客表汗得其法何病不除什法一差 尋釋各盡其妙而後即安所謂行之必中其經必得其**藥知發而知斂者** 經旨。至於虛人自汙盜汙等證則歸脾補中人珍十全按法而用委曲機此亦失 少陽證頭微汗或盜汗者小柴胡揚水氣證頭汗出者小牛夏加茯苓傷

今不再實。 "盖發汗之法無出於此範圍擴而充之則凡病之係表者皆無不可療仲景治膈家猶於桂義"旣詳辨之。盖發汗之法無出於此範圍擴而充之則凡病之係表者皆無不可療仲景治膈家猶於桂 發燈變陽以治其表實邪迫骨節者就中更有節目桂枝加**為根獨治表虛而邪者筋脹者萬根陽治表實** 麻方中加驅濕之品其義可見已 枝湯之例麻黄附子二湯治其病輕表閉者亦循麻黄湯之例此少陰病之治例也此諸方主權。及朝立 湯並治表虛失汗纏滯引日者此太陽病之治例也更有直中表寒體而附子場治其病重陽虛者亦猶桂 而邪善筋脹者大青龍湯涼發壅實以治表實勢劇者桂枝麻黄各半湯桂枝二麻黄一湯桂枝二越婢一 人使人毫毛畢直皮層閉而為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又曰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 而已此軒岐之論开也仲景發表之法不過二端日桂枝湯鍇和營衛以始其表處邪在肌肉者日麻黄湯 按內經日因其輕而揚之又日其有邪者演形以為汗其在皮者奸而發之又日開鬼門又日今風寒客於

參, 宜南缓以來專用香蘇散正氣散等,芳香輕平之藥以治四時傷寒蓋亦係當日之宜施之後世則僅辯。 宜南缓以來專用香蘇散正氣散等,芳香輕平之藥以治四時傷寒蓋亦係當日之宜施之後世則僅 又按晉惠奸方有仲景所不有者皆難適用降至宋人則韓祗和禁用桂枝殆一時之權乎事斷目。並有 不過發感冒微邪已如陶節卷主張九味卷結緣則一篇之見也又張戴人可行式輸吐法兼行吐之發行

图屬強責不易輕試需更有蒸汗法載在第九卷中·

發汗不用燥藥

徐洄溪日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裹二喘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令邪從 津族。此服桂枝湯之良法凡發汗之方。皆可類推行之必資於津掖如此 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黃桂枝等陽是也然猶恐其營中陰氣爲風火所風 **行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氣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 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每用厚朴萬根實爲汗藥中之獨品。以爲燥藥者。誤矣。 而銷耗於內不能滋潤和澤以託邪於外於是又啜轉粥以助胃氣以益 %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溫燥之藥即使其人津液不虧內既爲風火所熬 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自生則身愈熱神愈昏惡證百出若再發行則陽 氣反爲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律焲益傷而舌焦脣 又復為燥藥所爍則汗從何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 亦成痙證途屬壞證難始故用燥藥發汗而殺人者不知凡幾也此其體 火盛極動其真陰腎水來救元陽從之大行上渡亡陽之危證生矣輕者 開於李泉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濕邪之法與傷寒雜處無步而後人宗 其說以給一切外感之證其害至今益甚不但非古聖之法弁誤用東垣 之法體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尚不知何況然微者乎體學源

按岐伯曰人所以行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觀此則行之必資於津液益可信矣

發汗不可太過

爲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病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 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 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 盛暑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臥近竈之所無病之人一立其處汗出如雨 過烷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性服藥之時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 徐洄溪日始病之法不外行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 尤可挽回傷寒論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脫盡無可補救矣又 锡法云服锡已温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于亡陽未劇 而忽死惟有相顧噩然而已我見甚多不可不察也總之有病之人不可 及行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強至此時雖 藥必須行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行人人以爲當然也秋冬之時過暖尚 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爲寧暖無凉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 者皆不敢輕投至于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 患病者必至時時出行即不亡陽亦必陰喝而死雖無移徙之處必擇一 無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時暴燥傷氣開而易洩更加閉戶重多復投發

席稍原之地而處之否則神丹不救也盡過

張景岳日取行之法當取於自然不宜急暴但服以場劑蓋令溫煖使得 律津微汗稍令久之則手足稍周徧身通達邪無不散矣若一時逼之致 也須再出些方好及許久放起竟致亡陽而斃之是但知汗出何妨而不 使如附如洗則急遽閒衞氣已達而營氣未周反有不到之處且恐大傷 其害者有之或邪氣雖去。遂致胃氣大傷不能飲食而羸憊不振者有之 之令覆以重被猶恐不足而以身壓其上子因熱極叫呼其父母日猶未 元氣非善法也余嘗見有子病者其父母愛惜之甚欲其速愈且當溫爱 此過行之戒也 凡發行太過一時將至亡陽或身寒而慄或氣脫昏沈 知行之殺人此強發之鑑也、又有邪本不甚或挾虛年衰感邪等證實 等候速宜煎獨參揚一兩許飲之或甚者以四味回陽飲速爲幾回庶可 不能察但知表證宜解而發散太過或誤散無效而屢散不已因而卽被

保全否則恐致不救最后全 取行。在不緩不急不多不少緩則邪必留連急則邪反不盡行多則亡其

陽行少則病必不除醫院金 按汗不可過仲景諄諄戒之蓋不啻亡陽其變或不能一定故方中止用桂枝則啜熱稀粥以助藥力有麻 黄鹤根则不须啜溺其意可見矣且其病重者——日一夜服云云者照之伤寒例则此音其人本有宿癖或

又按孫真人千金月令云凡發汗汗徧即止不可令嚴豫得汗後以粉摩之不可令自乾孜之經會奸出太 發汗須如常覆腰以上厚衣覆腰以下以腰足難取汗故也半身無汗病終不解凡發汗後機體仍存於三 日內可二三發汗令腰脚周遇為度龐氏之用心切矣如發汗不徹者其變亦驟始之節度豈可失乎。 多者方用粉法今云之不可令自乾则拘矣。通歉。 及傷寒廣寒中。今不繁載。 又傷寒纏病論云凡 連進則貽戚不勒矣蓋不止桂枝焉然用藥之理往往有如此者不可不察第十二卷中。 血脈燥纜而藥與之相格因致煩鬱使其覺病勢加重者須從客施劑以視其安倫誤爲藥力不及而忽止

虚家不可大汗

不可發行如此等類豈宜遽用表劑當徐徐解散雖治學 汗出。這日當自解也,并愈在了下大字錄。 戴復巷日失血家不可發汗冰家 汗而其人適失血及下大利則不可大汗也數少與桂枝揚使體潤漐漐 孫眞人日諸病發熱悪寒脈浮洪者便宜發汗溫粉粉之勿令遇風當發

桂枝湯及陽旦湯葛根解肌湯之類兼補兼精當宜酌用矣 按經中有麻實證兼盛始用桂枝者蓋如亡血家株家等禁行諸艦或有宜於衰剩中更設關防者其狹處 寒者如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加芍藥生薑人雞湯之類其挾裏熱及血分處樂者如萬根黄芩黄連陽栝樓

用寒凉而寒邪在表又不可用攻下然則会此之外又將何法以拾此表 欲去外邪非汗不可而仲景云脈微弱者不可發汗夫脈弱非陽既不可 張景岳日凡治傷寒但見脈息微弱及沈細無力者皆不可任意發汗然

於言表而明悟之者當心會之矣且凡病外感而脈見微弱者其行最不 易出其邪最不易解何也凡以元氣不能託送即發亦無汗邪不易解則 邪乎不知溫中即可以散寒而強主即可以逐緩此仲景之意豈不盡露 者但遇脈息微弱正不勝邪等證必須速固根本以杜賝入專助中氣以 託外邪必使真元漸充則脈必漸盛自微細而至滑大自無力而至有神 弱元氣可知元氣愈虛邪愈不解所以陽證最嫌陰脈正爲此也故拾此 愈發愈虛而危亡立至矣夫汗本乎血由乎營也營本乎氣由乎中也未 務令陰脈轉爲陽脈陰證轉爲陽證斯時也元氣漸充方是正復邪退將 有中氣虛而營能盛者未有營氣虛而汙能達者脈卽營之外候脈旣微

行將解之佳兆號品全 能達表非補其氣肌能解乎凡脈之微弱無力或用寸短小而多寒者即 其證也此陽虛傷寒也陰虛者即血虛也血虛於裹安能化核非補其精 又日夫補者所以補中何以亦能散表蓋陽虛者即氣虛也氣虛於中安 **行能生乎凡脈之浮芤不實或雨尺無根而多熱者即其證也此陰虛傷** 乎其至於困也使能飲一斗而與以一合其真蚍蜉之越大樹耳 寒也然補則補矣仍當酌其劑量譬之飲酒者能飲一勻而與以一升宜 中者所以清火何以亦能散表蓋陽亢陰衰者即本虧火盛也水個於經

虚家不可大好

為無理然其單從寒中亦以散邪者殆為難信矣景岳又分斤法為三曰溫散曰涼散日平散緩,又立三 按經濟尺中服徽尺中運不可發行之戒而心中悸而煩用小建中場服結代用炙甘草湯則景岳所輸不 表法見全並言假他給以托邪者不是發汗法故不繁引云

七大

开波元堅亦柔撰

張戴人日下之攻病。人亦所惡聞也然積聚陳並于中留結寒熱於內留 之則是耶攻之則是耶內經一書推以氣血逼統爲貴世俗庸工惟以閉 補者蓋庸工妄投下藥當寒反熱當熱反寒未見微功轉成大害使聰明 塞爲貴又止知下之爲寫又豈知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莝去 之士亦復不信者此也所以謂寒藥下者調胃承氣傷泄熱之上藥也大 而腸胃潔激寢盡而營衞昌不補之中,有眞補者存焉。然俗不信下之爲 小桃仁承氣次也陷胸湯又其次也大柴胡又其次也。今立差等。未審何意。 以掠藥下者、八正散、泄熱兼利小便、先心散抽熱兼治頭目,黃連解毒散 治內外上下畜熱而不泄者四物湯凉血而行經者也神芎丸解上下畜 上藥也以熱藥下者煮黃丸纏金丸之類也急則用場緩則用丸或以傷 熱而泄者也以溫藥而下者無憂散下諸積之上藥也十棗場下諸水之 送丸量病之微甚中病即止不必盡劑過而生態仲景日大法秋宜寫謂 秋則陽氣在下人氣與邪氣亦在下故宜下此仲景言其大概耳設若春 下法大旨

蹇五 下法大旨

粉二三錢以獲猪腰子薄批七八片掺藥在內以濕紙包數重文武火燒 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白朮丸等藥服之則愈矣或腰脚胯痛可用甘途 熱則消肌肉人病瘦削皆粗工以藥消燥之故也嗚呼人之死者豈爲命 疽食勞皆屬脾土可下之宜茵蔯蒿陽或用導水丸再攻散腐十餘行次 乎難經日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至如目黃九 治之必變作骨蒸寒熱飲食不入肌膚瘦飢經水不行經日寒則衰飲食 **嗽者宜大柴胡加當歸煎服之下三五行立愈產後愼不可作諸虛不足** 急下之宜大承氣傷或等水丸或泄水丸等藥過十餘行如痛不已亦可 再服痛已則止至如傷寒大汗之後發熱脹沈實及寒熱往來時時有処 滿痛不止者此爲內實也金匮要略日痛而腹鱗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 實難經日痛者為實腹中滿痛裏壅為實故可下之不計難病傷寒皆宜 後重復勞發而爲病者蓋下之後熱氣不盡故也當再下之若雜病腹中 物在胃脘如雨手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宜下之何以別乎蓋傷宿食者悪 夏有可下之疾。當不下乎。雖不下。原論承氣器。或言男子不可久處婦人不可 可下之則三部脈平若心下按之而硬備者猶宜再下之如傷寒大奸之 食傷風者惡風傷寒者惡寒傷酒者惡酒至易辨出故凡宿食在胃脘者 久吐何妄論之甚也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大人小兒所傷之

熟至臨臥細嚼以溫酒或米飲傷調下至平明見一二十行勿部意欲止 寫則飲冰或新水頓服之寫立止次服通經和氣定痛爲金丸騙馬丹之 閃肭損折湯沃火燒車碾犬傷腫發燃痛日夜糜位不止者予尋常談笑 類則愈矣內經有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外者太僕以爲瘴氣賊魅蟲毒盐 數日不食皆日不救余以通經散三四錢下神祐丸百餘丸相併而下聞 之閒立獲大效可峻寫三二十行寫止腫消乃以通經散下導水丸等藥 戶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祈射剝割撞撲之類至如諸落馬墮井打撲 善意在放人耳曾有鄰人杖瘡發作腫痛脈及上下語言錯亂時時嘔吐 得之睢陽高大明侯德和使外傷者不致纏殘跛躃之患余非敢掩人之 有嘔出者大半日下膈矣良久大瀉數行穢不可近膿血涎沫瘀血約 如瀉水少則可再加陽劑瀉之後服和血消腫散毒之藥病去如掃此法 作劑料寫騰挺一雨盆更無腫發痛燃之難如導水丸再攻散泄瀉不動 舉世杖瘡死者皆枉死也自後凡見寃人被責者急以導水丸禹攻散大 更加之通經散神祐丸寫之寫訖須忌熱物止可喚新级水一二頓寫止 睡也來日語清食進不數日痊救杖瘡欲死者四十年閒一三百余追思 立愈至如沈積多年羸劣者不可便服陇攻之藥可服纏積丹三稜丸之 二斗其病人困睡不省一日一夜瞬間予予日喘息勻停腫消痛滅故得

癆疳蟲食土生米等物分利水濕通利大小便蕩滌腸胃閒宿敷相搏又 寫血燥熱發狂大作場劑以蕩滌積熱澤腐羊蹄根苗牛膽藍葉汁苦瘟 腸中風火燥結大黃芒消朴消等鹹寒可以始傷寒熱病時氣瘟毒發致 藥下之必死不死即危且如檳榔犀角皂角皆溫平可以殺蟲透關節除 蹄根苦瓠子瓜蒂有小毒巴豆甘遂腻粉杏人之有大毒餘皆無毒散若 苦甘朴消芒稍之苦辛下之溫者有檳榔之辛芫花之苦辛石蜜之甘皂 **若備急丸以巴豆乾薑大黄蜜和丸之亦是下藥然止可施於辛苦勞力** 子亦苦寒可以给水腫過身腫大如鼓大小便不利及目黃濕毒九疸食 疫氣冒風中酒小兒瘡疹及產後潮熱中滿敗血勿用膩粉杏人大毒之 之平者有郁李人之酸桃花藝之苦右二十味惟牽牛大戟芫花皂角羊 之辛澤添之苦辛杏人之苦甘下之微寒者有猪膽之苦下之大寒者有 萬病無憂散故凡積年之患豈可一藥而愈即可滅而去之以本草考之 貧食粗辣之輩或心腹脹滿腦肋刺痛暴痛不住服五七丸或十丸腐五 角之辛鹹下之熱者。有巴豆之辛下之辛涼者。雖等,有猪年血之鹹下 牙消之甘大黃瓜蒂牽牛苦瓠子藍汁牛膽羊蹄根苗之苦大戟甘遂之 類內經日重者因而減之若人年老衰弱有虚中積聚者止可五日一服 下之寒者有戎鹽之鹹犀角之酸鹹滄鹽澤瀉之甘鹹枳實之苦酸腻粉

悶用之下膈不死則危及夫城郭之人富貴之家用此下藥亦不死則危 施之於貧食之人若備急丸治傷寒風溫中酒冒風及小兒瘡疹產後精 七行、以救急,若施之富貴城郭之人則非矣。此藥用砒石治瘧相類止可 矣奈何庸人畏大黄而不畏巴豆粗工喜巴豆而不喜大黄蓋庸人以巴 嘗用前十餘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然諸侗漇寒中者不可下俗謂休 後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熱口燥他病轉生故下藥以巴豆爲禁余 豆惟熱而不畏以大黄性寒而畏粗工以巴豆劑小而喜以大黃劑大而 息痢也傷寒脈浮者不可下。表裏俱處者不可下,內經中五痞心證不宜 不喜皆不知理而至是也豈知諸毒中惟巴豆爲甚去油匱之蠟猶能下 下、做有意思。厥而骨青,手足冷,內熱探者宜下寒者不宜下以脈別之小 大秘大個大堅下藥乃補藥也余嘗日寫法兼補法夏以此夫關。 見內寫轉生慢驚及兩目直視魚口出氣者亦不宜下若十二經敗甚亦 程曾明日下者。攻也攻其邪也病在表則行之在半表半裏則和之病在 不宜下止宜調養溫以和之如下則必誤人病耳若其餘大積大聚大病 裏則下之而已然有當下不下讓人者有不當下而下誤人者有當下不 以誤人者有當下而下之不知陰深不分便羂與蓄血不論場丸以誤人 可下而妄下之誤人者有當下不可下。而又不可以不下下之不得其法

結之證大便反鞕得溫則行如開冰解凍之象又雜證中有高年血燥不 失時不下則津筱枯竭身如槁木勢難挽回矣然又有不當下而下者何 者又雜證中不別寒熱積滯痰水蟲血癰騰以誤人者是不可不察也何 欲嘔者不可下病人陽氣素微者不可下下之則呃病人平素胃弱不能 下脈浮大按之無力者不可下脈遲者不可下喘而胸痛者不可下欲吐 又有當下不可下者何也病有熱邪傳裏已成可下之證而其人臍之上 無所苦別無他證者若誤下之變證蜂起矣所謂不當下而下者此也然 也如傷寒表證未罷病在陽也下之則成結胸病邪雖已入裏而散漫於 者急下之少陰病下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庸口乾燥者急下之傷寒大 也急下之陽明病讝語不能食胃中有燥屎也可下之陽明病發熱汗多 食者不可下病人能食胃無燥屎也不可下小便清者不可下病者腹流 行者有新產血枯不行者有病後亡律被者有亡血者有日久不更衣腹 三陰經絡之間尚未結實若遂下之亦成落氣,故此數句。董失經旨。況有陰 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證大便難者急下之此皆在當下之例若 七日腹繃不大便者急下之下利脈滑數不欲食按之心下鞕者有宿食 謂當下不下仲景云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少陰病大 下左右或有動氣則不可以下又咽中閉塞者不可下又脹微弱者不可

法焉有攀法焉有少少微和之法焉有先補後攻先攻後補之法焉有攻 時滅復如故者。不可下。若誤下之變證百出矣所謂當下不可下而妄下 猪膽汁土瓜根學之也涼膈散大柴胡少少和之也更有脈虛體弱不能 誤人者此也然有當下不可下。而又不得不下者何也夫以羸弱之人虚 勝任者則先補之而後攻之或暫攻之而隨補之或以人參揚送下三黃 補並行之法焉不可不講也如三黃解毒清之也麻人梨汁潤之也蜜煎 細之脈一旦而熱邪乘之是爲正虚邪盛最難措手古人有淸法焉有関 枳朮丸又或以人參瓜蔞枳實攻補並行而不相悖蓋峻劑一投即以參 卷盛黄蜂相容。又有雜證中大便不通其用藥之法可相參者如老人久 术歸芍維持調護於其中**俾邪氣潛淮而正氣安固不愧爲王者之師矣** 病人新產婦人每多大便閉結之證丹溪用四物湯東垣用通幽陽子賞 合而酌之而加以蓯蓉枸杞柏子人芝麻松子人人乳梨汁蜂蜜之類隨 法者此也然又有當下而下而不知後既不分便獨與蓄血不論場內以 者往往有驗此皆委曲疏通之法若果人虛雖傳邪熱邪不妨借用寧得 手取效又嘗於四物加升麻及前做網藥治老人血結數至圖而不能便 猛然一往敗壞眞元至成洞寫雖日天命豈非人事哉所謂下之貴得其 **讓人者何也如仲景大承氣傷必痞滿燥實兼全者乃可用之若僅痞滿**

核承氣傷或用生地四物傷加酒洗大黃各牛下之尤為穩當蓋屑牆證 者妄行攻下致殘陰暴絕勢大可危不下亦危宜用涼膈散合解毒場餐 為蓄血下焦宜抵當陽丸若蓄血輕微但少腹急結未至硬備者則用挑 也又如太陽證未罷口傷小便短牆大便如常此爲淨牆不通之證拾用 陰退陽積熱藉以宣通則心胸和楊而脈漸以生此皆用藥淺際之次第 水停脇下痛不可忍者則用十聚場凡結胸陰陽二證服藥罔效活人俱 熱藥攻之又水結胸頭出汗者用小牛夏加茯苓傷,按此幾米季賴活人害。除煙 五苓散又太陽傳本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少腹硬滿而痛小便自利者此 脈反滯牆有微細欲絕之象世俗未明造化之理投以溫藥則不可行或 用积實理中光應手而愈實係除時。又河閒三書云鬱熱蓄甚神昏厥逆 景用大陷胸陽丸若不按不痛者只用小陷胸傷若寒實結胸用三白散 解之中,兼攻裏也又結胸證項背強從胸至腹鞕滿而痛手不可近者仲 也加大黄。不囊,辨見于後。又有邪從少陽來寒熱未除則用大柴胡陽是和也,推出論三承氣。及加芍藥。又有邪從少陽來寒熱未除則用大柴胡陽是和 痛者則用。柱枝陽加芍藥大寶痛者桂枝陽加大黃是解表之中,兼攻裏 揚除去枳朴恐傷上焦陽氣也又有太陽傷風證誤下而傳太陰以致腹 除去世消恐傷下焦陰血也燥實在下而痞滿輕者仲景只用調胃承氣 而未燥實者仲景只用瀉心湯痞滿兼燥而未實者仲景只用小承氣傷

之所由分也血結膀胱病勢最急則用抵當場稍輕則抵當丸結胸惡證 皆用場古人有言凡用下藥攻邪氣場衝勝丸散誠以熱淫于內用傷液 悉具則用大陷胸陽稍輕者大陷胸丸其他蕩滌腸胃推陳致新之法則 大便如常燥糞證小便不利蓄血證小便自利大便色黑也此便頌蓄血 條除之爲清淨耳此陽丸之別也然又有雜證中不別寒熱積滯痰水蟲 現丸因於熱食用三黃根水丸若冷熱互傷則以二九**的其所食之多宴** 血癰膿以誤人者何也東垣治傷食證腹痛便閉拒披者因於冷食用見 丸蟲積剪紅丸血積花蘂丹失笑丸腸癰牡丹皮散隨證立方各有攸宜 **此雜證攻下之良法也近世庸家不講於法每視下藥爲畏途病者亦視** 而互用之應手取效。按為食熟食。以分又實熱老痰滾痰丸水腫實證神花 非補養之物雖其說未合時宜而于治病攻邪之法正未可缺吾願學者 門事親三法即以下法爲補謂下去其邪而正氣自復穀肉果菜無往而 下藥爲砒鳩致令熱證垂危袖手旁觀委之天數大可悲耳昔張于和儒 仰而思之平心而察之得其要領以施救濟之方將以贖斯民于壽城不

難矣語。 按經日因其重而滅之又日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於內又日其實者數而寫之又日其未滿三日 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日人有所隨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腹不得前後先飲利棄此軒岐之下 卷五 下法大员 الم

正相擾或熱氣上迫或變為虛寒其體不一。此經文所諄諄垂戒者也邪旣實胃者雖得病無日必宜用疎 法也蓋攻下之道不可以建不可以建必在其中肯焉邪將陷夷未全實胃者雖日數旣多偷還下之則邪 禁也然至其人稟強與病勢殊重者及餘邪復聚者則並有不可以常輸所謂下後懷懷而煩及大下後六 候外解裏實而亟用承氣釜底抽薪則邪氛頓衰而後從事精潤病無不愈矣大抵服揚已更衣二三行則 下二日間一日者其中寬緩之間有應用柴胡清燥肠者有應用犀角地黄腸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 七日不大便煩不解之類是也又可論有因證數攻條日其中有閒日一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 蟾安止舌潤復和倘以其餘熔發存觀為實未去而過攻之則必損胃氣亦為變體所以有得下餘勿服之 轉而瞻顧失下則火邪膠固銷血鑽液遂至攻補兩難此吳又可所深長者也是以用下之機閒不客樣必 次潰散者有如勢極之於大黄蟲蟲丸之類蓋其端緒不一臨處之際須仔細甄辨而勿疑殆焉尤釞鷯獸 狂癇黴癩諸疾皆有不可不下者其負固不服宜靈時驅除者有如久欬之於十最湯之類淹久不消宜取 也已如雜病之於下則乾霍暴痛等諸危急證宜峻下之固不待官凡沈滯痼癖如頑痠宿飲積食老血及 日應少與其別不能得法亦足以製事此非可以言傳責平臨時斟酌斯吉精切非空談矣並是傷寒之理 療癥瘕有羈縻攻之方亦緩下之謂也 而破殘已多豈徒無益而已哉此理之所然然破積有大藥如繁甲煎丸之類則非宜概害矣外臺引崔氏 學讀書記曰攻除陳積之樂可峻而不可默宜專而不宜泛默則急過病所泛則搏擊罕中由是堅壘如故

又按三承氣功用成聊攝注解以熱結微甚爲辨而發雲岐保命集所翰綦詳盡消貨均是患下之業而大 黄氣味峻烈能破實統芒倫鹹河能軟堅凝大黄功在氣芒繪功在質此其所以為異但芒倫比大黄其力

頗緩不如大黄之獨行寒績然病稍重者非配用芒消則不能蕩滌大邪无效以枳朴破氣則最見其效故 大承氣為最緊而小承氣次之調胃承氣又次之蓋小承氣超視之大承氣超則其機相同其實稍輕如調 胃承氣則既無权朴更有甘草是潤下之法,其用頗不同也陶節菴傷寒六樣以三無分論之。近拘不可信

閔涵清傷寒闡要編旣加辨訂今不復贅。

又按吳又可曰如人方为食而病適來以致停積在胃用大小承氣連下惟是奧水稀糞而已於承氣場中。 也今試有陽明病其人素虛雖用承氣胃氣不能施布仍遵此法始得快下者蓋不啻停食爲宜也 但加人參一味服之雖三四十日所停之完毅及完內於是方下蓋承氣藉人參之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

用下勿拘結奠

吳又可曰大凡客邪貴乎早逐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被未耗病人 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耳但要諒人之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描 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爲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 邪氣離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 應下之證見下無結糞以爲下之早或以爲不應下之證誤投下藥殊不 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勿拘于下不厭運之說 知承氣本爲逐邪而設非專爲結糞而設也必俟其其結血液爲熱所掉 醬或如轉泥臨死不結者但得機惡一去邪毒從此而角脈證從此而退 變證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況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

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 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爲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毋爲 早去其邪安患燥結耶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質質頻數窘急者宜与 通而邪熱乃泄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爲本熱爲標結糞又其標也能 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爲之壅閉瘀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 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爲殞命也要知因邪熱致燥結非燥結而致 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 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積後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 積帶而設與余日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勢而爲積若去積以爲 其糞有結有不結者何也日原其人病至大便當即不行續得蘊熱益難 原營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虚痢又非此論。或問脈證相同 得出蒸而爲結也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雖胃家熟甚但蒸作極臭狀 如粘膠至死不結應下之證誤引經論初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爲千

按仲景以後妙用承氣者莫如又可而此論實為其本領以吾觀之其所得固在于此其所失亦在于此何 言以破其陋可謂卓矣然仲景治下利用大承氣者六條用小承氣用觀胃承氣用大樂的者各一條皆意 以音之後世庸節不諳醫理遇胃家實證清便不結者當下不下徒治其外處至轉變不一故又可悍然立

熱結旁流及滯下諸證未有內無實物而輒用承氣者蓋胃實之徵在于服證而不在結構故注意習實而 表藥故不得不以大黄充清解豈亦此論之所以發乎然則學者宜通又可之意勿泥又可之文庶其可戴 所致則亦不可言之非胃實如滯下一證循是宿積因邪而動非邪之生積也又可切畏貴連又以白虎焉 承無以蕩其結而邪從以消謂之承無逐邪則乖矣所謂溏糞失下素作極奧者即是粘膩惡物係于瘀熱 勿拘結糞是用下之法也衡云注意逐邪則復開粗工下早之路其害有不可勝言且燥果瘀積正是邪鼓 又按陽明病熱熏內外血液必燥故下後觀治必與養營清燥等場此亦又可之卓識也 再又可以誤引經論為千古之弊然初鞭後擔固不是可下證但須勿以實際下利相風看而已

下邪熱不宜丸

許學士日,仲景論中。百一十三方為圓者有五理中陷胸抵當麻人鳥每 是已理中陷胸抵當皆大彈圓煮化而服與陽無異至於麻人治脾約證 毒破堅癖導瘀血燥屎之類須憑陽劑以滌除也余見俗置用小圓藥以 烏梅治濕靈證、雖當作此皆欲必達下部故用小圓其他皆欲入經絡逐邪 巴豆而下邪毒致殺人者不可勝數蓋巴豆止導食積而不能去熱毒旣 新·大抵下藥。欲其必中必當一服而止也故不可不慎數mes 下之後藏氣虛而邪毒宛然猶在更再以大黃朴滑下之鮮不致斃壞時 當一丸仍用水製是丸復其傷重雨許連滓服則勢力更猛于傷散劑矣 柯韻伯日仲景下劑只重在湯故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觀陷胸抵

卷五 下涨热不宜丸

當知仲景方以錄兩分計者非外感方,被故語不丸以桐子大服十九者不 是治外感法。實驗

所是不啻巴豆小丸也陳九部徽雅祕錄云如傷寒禁用丸藥恐庸俗觀用巴豆丸若用**大黄**丸則宜矣此 丸之别當致第九卷云。 說非是又吳又可餘三承氣日不耐湯藥者或嘔或畏當爲細末寶丸揚下藍是不得已之策也又蜜丸褒 按可下篇日兄可下者。用汤膀丸散更敌太肠中篇第百二百三兩條則知凡欲下邪熱者雖大黄丸體在

温下

法昭然不可思議者也奈何去聖久遠一聞此法無論賢與不肖莫不交 附子寫心湯用芩連佐大黃以祛膈上之熱痞即兼附子之溫以散之大 設其人稟質素虛雖有實邪固結敢用剛猛峻刺攻擊之乎故仲景又立 黃附子陽用細辛佐附子以攻脇下寒結即兼大黄之寒學而下之此聖 世但知寒下一途絕不知有溫下等法蓋暴感之熱結可以寒下若久積 之寒結亦可寒下乎是以備急等法所由設也然此僅可以拾寒實之結 張石頑日三承氣傷爲寒下之柔劑白散備急丸爲熱下之剛劑附子寫 相越毀遂至明哲束手沈痾待斃良可戲夫緣寒錯 心場大黃附子傷爲寒熱互結剛柔並濟之和劑此鼎峙三法也獨怪近

被石頭主張組下其意志等然此說則從未爲盡蓋的下藥爲三法固涉不倫如温之一途本療學質疑問

中。並不赘。如附子寫心湯是寒溫各麥其功非溫利之謂也所解甚最。亦錄于述義中。更有巴豆丸論干第十卷如附子寫心湯是寒溫各麥其功非溫利之謂也能多論述義中。大黃附子黑立方之趣。詳寒温併用而其性味則融和以溫利結寒非為熱寒互結也傷寒論述義中。大黃附子黑立方之趣。詳寒温併用而其性味則融和以溫利結寒非為熱寒互結也傷寒論述義中。大黃附子黑立方之種。誤辨于 其法其緩急之別備急丸走馬汤是急給之租方也桂枝加大黄湯大黄附子湯是緩給之租方也其藥雖 子以去陳積之劑宋人方書其方殊駿而有驗者不一湯液本草巴豆條云若急治焉水穀道路之劑若鏡 治焉消堅磨積之劑此言實是如張戴人一概禁用巴豆者非通輸也

ŀ

虚秘不可峻利

斟酌每至大便祕燥即以駛樂時蕩滌之既走津被氣血大便隨手愈更 能傳送以杏人枳殼訶子等藥是也又老人虛人風人津液少大便祕經 初和甫日。余歷觀古人用通藥。率用降氣等藥蓋肺氣不下降則大腸不 云鑃者滑之故用胡麻杏人麻子人阿膠之類是也今人學不師古妄意

吳茭山日人病失血耗氣之餘老人血少。多有被結之患人皆不知此**好** 被避棄生,他病職藥。古或作快藥。以為原藥者董誤。 被避棄生,他病職原性全萬安方。引養生必用方。○按 用大黄朴俏重者牵牛巴豆隨利隨結殊不知此輩皆血少律被枯竭關 胃乾燥之人宜用麻子杏仁潤滑之劑腸潤皆通其病漸愈若妄用大黃 巴豆之類損其陰血故病愈加矣所以局方製麻仁丸少用大黄凡拾老

人風秘血少腸胃燥結者此也嚴盡機 按虚核之治要不過利氣潤燥二途初氏之就是也又蔣自了醫意商敘下藥云外有臨服加生實者取其

苍五 强工 电极 不可缺利

潤澤加鐵鑛水者取其重墜加模榔汁者取其推下此皆下家之助者也予遇一老人大便苦結結而下下 大便不通皆用滑腻之物及冷水並通也今群氏實祖其意者也又下法之類更有導法揭出于第九卷中 其勝賢乾枯已極故用油以樹之亦古法之未由及者也致仲景猪膏髮煎本霧爛膳穀而孫真人亦云凡 後復結將已垂斃其時攻下則元氣難堪潤燥則力緩不應偶以潤燥揚中加猪油一兩周煎服後竟愈蓋

藥治通義卷六

丹쉕元堅亦柔撰

吐法

散達之不能通必以酸苦之藥湧之故得胃氣不傷而病易以愈。雖應 滋甚也肺癰酒疸可吐者為其胸脯而心悶也大抵胸中邪實攻之不能 而出之則踩入腸胃播傳諸經可勝始哉故若宿食有可吐者未入於腸 而越之所以去邪實而導正氣也況上脫之病上而未下務在速去不湧 喉中呻哑之聲用稀與散吐之亦可又有小兒驚風潮搐手足擊縮用驗 仲景用梔子豉錫吐之立可辨以上不確。 又忽然中風不知人事亦不須行 劉河閒日仲景云傷寒三四日邪氣未傳於裏其邪氣在上用瓜蒂散吐 胃者也痰瘧有可吐者停蓄於胸膈者也食毒忤氣可吐者恐其邪久而 命散吐之又云風頭痛經云若不吐延久則瞽目而不治用瓜蒂散吐之 而差豈可俟其行又云傷寒大七日胸中微痞不欲言懊憹昏眩無下證 三焦為決續之官升降冲氣而不息者也病在胸中上焦氣壅必因其高 成海族用導艇散吐之又陰癇用一聖散吐之又膏聚之人食動多食生 三吐而差又暴嗽風烻上壅咽噎不利用茶調散吐之又陽癇久不愈未

吐法

膾胸中不下化蟲伏於胸中胸膈不快噎食不下用藜蘆散吐之又久病 效治顕狂病久不已用三聖散吐之後大下之諸風掉搖強直不知人事 也偏枯證半身不遂是也用追風散吐之須風後有目疾眼有牛明可敕 條達也或又有打撲墜墮先吐之用金花散後下之用承氣傷蓋承者順 骨痛用神應散吐之或日筋病吐之何為各日木鬱達之所謂達者令其 不差發寒熱無時用常山散吐之蛟龍瘦攝腹脹如蟲用毬糖散吐之人 患腦痛諸藥莫能治用獨聖散加蝎梢半錢吐之諸癇不時發作不知人 之用防風揚吐之小兒上喘潮熱先用蔚金散吐之後用鎮庭散下之立 矣可不恐軟等命 反張便與神聖散吐之後行之下之效三法俱用之吐法者上古高醫用 不省人事便用神聖散青鼻內准之吐出經立效破傷風牙關緊急角弓 便可懸豆膏涎出立效胸膈滿悶背痛或臂痛可先用祛風傷吐之後服 初患傷食或用冷身腹悶亂身熱見食則處用赤小豆散吐之婦人筋變 事用华生华熟锡吐之暗風病久不差發過如故用鬱金散吐之該瘧久 之今庸下之旒止看諸方不知治法不識病原即不行聖人之法去聖遠 烏藥散厲風或瘡瘍惡瘡便用一聖散吐之後服苦參丸諸厥氣厥中風

又日,若用吐法,天氣晴明、陰晦無用。如病卒暴者。不拘於此法吐時辰巳

法春宜吐是天氣在上人氣亦在上一日之氣卯辰寅候也故宜早不宜 午前故內經日平日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論四時之氣仲景日大 夜也先令病人隔夜不食服藥不吐再用熱虀水投之 大要辨其虚實 實則瓜蒂散處則梔子豉傷滿加厚朴不可一概用之吐罷可服降火利

氣安神定志之劑品

出仲景之言日大法春宜吐蓋春時陽氣在上人氣與邪氣亦在上故宜 張戴人日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順而下之尚猶不樂況逆而上之不悅者 試以名方所記者略數之如仲景傷寒論中以葱根白豆豉鍋以吐頭塘 吐也涌吐之藥或丸或散中病則止不必盡劑過則傷人然則四時有急 多矣然自胸以上大滿大寶病如膠粥微丸微散皆兒戲也非吐病安能 吐者不必直待春時也但仲景言其大法耳今人不得此法遂廢而不行 者多也又如孫氏千金方風論中數方往往皆效近代本事方中稀便散 行。今拜吐桑者。可要。 栀子厚朴锡以叶硬烧瓜蒂散以吐傷寒大七日因独此方。出时後方。黄盛葵栀子厚朴锡以叶硬烧瓜蒂散以吐傷寒大七日因 给膈實中滿痰厥失音牙關緊閉如喪神守萬全方以**都全散吐頭痛**眩 下後腹脯無肝而喘者。雖此主如此三方,豈有殺人者乎何今藏予好無 運頭風悪心沐浴風近代普濟方以吐風散追風散吐口噤不開不省人 事以皂角散吐涎榭總錄方中以常山散吐起孫倫方以三聖散吐發狂

卷六 吐法

其經令人跛躄校正方已引風門中碧霞丹爲證子不須辨也雖為事。 神驗方吐舌不正補亡篇以遠志去心春分前服之預吐瘟疫此皆前人 病之在上者諸醫盡其技而不校余反思之投以痛劑少少用之類獲量 縱有用者指爲山野無韻之人豈不鬱哉子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會見 寂寥之後宜其於且歐也惜乎黃帝岐伯之書伊擊仲景之論棄爲閉物 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餘無聞乃知此法廢之久矣今予驟用于千載 節閉涎。令人無祛。戴入曰。我之藥。止是吐腸胃閉食積。或裝肓閒宿秣。皆是胃膈中溢出者。夭劉氏家傳。亦並辨必用方之繆。又雜紀九門云。或言。人有病不可吐。人身骨節皆有疑。若吐出骨 所用之藥也皆有效者何今之識予好涌者多也惟養生必用方言如叶 之及有疑唾者皆邪氣在上也內經日下利脈變而滑者內實也寸口脈 下。故用藥有從順耳。但內經明言高者越之然名譽錄中惟見太倉公華元下與一選也。但病有上但內經明言高者越之然名譽錄中惟見太倉公華元 微滑者上實也皆可吐之王冰日上盛不已吐而奪之來的雖,仲景日宿 之且仲景之論胸上諧實藝而痛不能愈使人按之及有疑唾下痢十餘 應旣久乃廣訪多求頗臻精妙過則能止少則能加一吐之中變態無窮 食在上院當叶之又如宿飲酒積在上院者亦當叶之在中院者當下而 行其脈沈遲寸口脈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則止仲景所謂胸上諸實按 屢用屢驗以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條達者非徒木鬱然凡在上者皆宜吐 去之仲景日病人手足厥冷雨手脈乍結以客氣在胸中心下構而煩欲

許以吐痰飲食加全蠍情以吐雨腦肋刺痛濯濯水聲者內經所謂濕在 傷寒頭痛用葱根白豆豉場以吐雜病頭痛或單瓜帶名獨聖加茶末少 食不能食者知病在胸中當吐之余當用吐方皆是仲景方中瓜帶散吐 或中或否或涌而不能出或出而不能止豈知上涌之法名日撩疫撩之 上以苦吐之者其是謂數。雖此語。亦今人亦有獨予之法者然終非口授。 予謂之日瓜苗聞麝香即死吐者瓜蒂也所以立解如藜蘆吐者不止以 須臾倉皇失計。求予解之予使煎麝香場下咽立止或問麝香何能止吐 黄芩辛苦而寒者有鬱金常山藜蘆甘苦而寒者有地黄汁苦而絕者有 葱白揚解之以石藥吐者不止以甘草貫衆解之諸草木吐者可以麝香 木香遠志厚朴辛苦而溫者有薄荷芫花辛而溫者有穀菁草茲根類辛 解之以本草考之吐藥之苦寒者有豆豉瓜蒂茶末梔子黃建苦參大黃 酸而平者有銅綠甘酸而平者有赤小豆酸而溫者有飯漿酸辛而寒者 而寒者有輕粉辛甘而溫者有鳥頭附于尖酸而寒者有晉磐綠磐鑿汁 鹽甘而寒者有牙消甘而微溫且寒者有參蘆頭甘平而熱者有數槍凡 此三十六味惟常山膽礬瓜蒂有小毒藜蘆芫花輕粉鳥附尖有大毒外 有膽礬酸而寒者有靑鹽白米飲辛鹹而溫者有皂角甘鹹而寒者有魚 一字自有擒縱卷舒頂有一工吐陳下一婦人半月不止誕至數斗命懸

舉。尤切戒房室。元氣瘀至。犯之崩崩再作。恐罪於循律。 故(性)行(則)暴)好怒喜(注)之人門云。病久否謂。忽得涌淮。氣血冲和。心腎交媾。隔事必 故(性)行(則)暴)好怒喜(注)之人 昏眩慎勿驚疑書日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如發頭眩可飲冰水立解如 加之余之撩痰者以釵股雞羽採引不出以盡投之投之不吐再投之且 大善也必標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聽呼言審明某經某格某種 吐病勢惶危老弱氣衰者不可吐自吐不止亡腸血虚者不可吐諸吐血 病者不能辨邪正之說不可吐病人無正性妄言妄從反覆不定者不可 憂悲思病人既不自責衆議因而樂之歸罪于此法起謗其由此也 雖 食過鮑硬物乾脯難化之物心火既降中脘冲和陰道必強大禁房勞大 下也。大抵三日後。無不快者。凡下不止者。以冰水解之。凡藥熟則行。寒期止矣。,惟於完食門云。冀入常言。渦後有領快者。有餘於者。有反因者。病未盡也。有反熱者。不可不能於完食 平也俟數日當再涌之如覺渴者冰水新水瓜黎柿及原物皆不禁 装旗 無冰時新級水亦可。數量便。或自便。或亦水一口住。 強者可一吐而安弱者 投 且 探,無,不,出,者, 沙顷。其辈储勿令蔡口。豫苦麟擘能吐人。然不擅何由出也。 上,至 嘔血咯血衄血嗽血崩血失血者皆不可吐吐則轉生他病侵成不效反 不可吐左右多嘈雜之言不可吐病人頗讀醫書實非緊解者不可吐主 起謗端雖惡切求慎勿強從恐有一失愈令後世不信此法以小不善累 可作三次吐之庶無損也吐之次日有頓快者有轉甚者蓋引之而上未 二十六味皆吐藥之無毒者各對證權而用之此法宜先小服不捅積虧

某府某氣某血某邪某病決可吐者然後吐之是予之所望于後之君子

也庶幾不使此道煙微以新傳新耳

發石頭傷樂緒輸云南人不可輕用簡吐一吐尙可勝之二吐便致昏困而脹北方質實之人三吐不昏也 下藥挺即遇不損人又曰凡吐能令人腹訊吐時令閉雙目或不省人事令人以手痞掩之與素卷相參。 按仲景之於吐雪瓜帶散一方前人以梔子豉過為吐劑者穩矣舊器輪轉載中。又後卷續法下有輪。 石雕初傷寒五法附評云用吐法者亦當相人之諱波矣並是理之所然也又古方更有用吐錐佩以其真 也吐出便可食無復餘奪若服藥過多者益飲冷水解之此戴人用冰之所本也又元人經驗夏方苦丁香 寥寥數係蓋其相適之輕不似纤下之多也外臺引施狂瓜帶散方後日樂力通時不吐服衛一升助樂力 磐。 吐藥莫優於瓜蒂而所治在胃脘以上以痛有形之實其功效之偉固奧杆下相侔然經中所拿不過 散治風挺暴作用甜瓜帶一二錢加輕粉一字以水半合用觸勾灌之更久疑自出如挺未出瞻砂糖一塊 一台不叶兹不禁引且肘後方千金及翼奏欽門中戴吐藥數首亦不具錄

吐可也吐鮮血者可大恐 也或三黄磺或承氯磺 縣某後· | 亦撰有書皆闡揚南山之術。其可取者不鮮今摘錄于左獨贈曰吐後氣遊極多用下氣之方可 又按皇國八九十年前越前有奧邨南山右盖巧吐法其徒永富獨贖着吐方考狄野台州着吐方羅又有 產後吐血咳血養毒血減亡血虛家暨年過六十者,吐後吐血者直止其吐可也吐衃血者往往有之難 苦狐穢捻如大豆若七粒若十粒寒痴無瓜難則可代之其形歪小研解無厭職爲佳品 膈噎勞療鼓脹吐之則促命期。 瓜帶越福井產為可它邦所出不中用用之若五分若一錢二錢以上不可與 **寝子和吐蠟余未見其可** 初串不可吐妊娠

藥除其餘擊則宿痾悉去矣或有法如此而不出者頻重劑輕故也投盡業溫揚一小合樂其微悶連進佛 能已追其咽門便病者歸坐一人向前支鞭一人從後擁而聚按心下病者自以幾個若指刺摘喉中即得 下轉帳勿使風寒透室中殼炭火兩盆要使和氣頗氤氲暑熱不須殼火而令精者服藥靜息安臥二食頃 然各有相對也 其二至如常山湧豷鹽湯湧乾霍杜蘅湧瘀血氣蘆湧風猝之類較之瓜帶力之融窮味之厚薄不會看 心生薑煸心半夏煸心之類數日 疾獨證心下落鞕俱諸藥不驗者吐之後再與奎劑 十日灸數千壯。 五十以襄偏枯痰涎補胸者可吐 可尤多群用之若二分若三分。常山亦贵舶上末用之则若五分若一钱 飲則復更吐且吐且飲大抵一朝涌五六回乃薨心中断然是爲藥力盡也於是却緣勿與夫稱劑隨痛性 快吐則復令偃臥定息頃尊更吐若欲吐不吐者有與砂糖法令不用之但令徵抵其體類與佛體令其強 模勿令轉側轉倒便輒吐填之覺心中憤悶懊懷將吐宜強忍勿吐若早涌出則無益於疾乃方其欲已不 既吐之時。直視播擬者。直可止其吐 堅實則可大吐之 力稍衰得熱則相激更盛猶芳蘭得酒再馨也捅畢安臥至日晡所乃與冷粥一杯以和胃氣而後隨輕異 日其盛可待其衰而已是之謂也其法先湧時一夜與食温粥令猶意饜飲安臥於開塞以韓且日出先四 則必吐吐而不快者更下小半之剩未嘗不快吐也或有桶徵那未盡者使後數日替一月更帰如前法 **调睹宿痾當待邪之安靜氣象如平人而後下藥若方其燠盛不惟無益惡生他變內經** 喘息初發鹽未發者按其腹脈知之腹氣堅實則吐之後服瘍心緣小承氣緣之類! 痿躄初發整欲發者按其心下痞則吐之後論所宜服棄 台州日瓜蒂有湧劑之聖者也諸獨體輕重瓜蒂什領八九他藥 反胃諸惡尤可吐 腹軟者決不可與 月事積年不下心下痞製及蛛 口吐大便者吐之後廢附子膽 胸有蓄飲外發睹證者腹候 凡服吐力

葉一錢。豆豉五分。以水三合二勺。煮取二合六勺。以一合三勺甕。栗熱頓服。其小牛。鯛包五分。甘草五分。各別塘曆為末。分為三。用其二。日大中。用其一。日小牛。其大牛。用墾或有涌之不出反大下通者亦與除皺倘有餘邪再用小半以擿必吐食用四物瓜蒂散。方。瓜蒂一 後更下小半之劑扶持如法則吐若仍弗吐者令人昇之伏臥於冷室高處倒垂其頭以指刺晚斯須乃吐 凡下涌剩三五回未嘗不快復者老弱虛家城其半閒日痛一二回邪盡為度止後服如卒病輕輕則從其 缓急须斟酌焉其人當桶而補則雖令屢大補之亦無害也破其堅量而止耳 後方中杜蘅等三味者為佳列舉主體。今不錄。 此方。本是千金撿騙散。 東村氏云老少不勝瓜帶者代以一物杜獨散每旦帰之邪盡爲度今用肘 東一台三勺之爲,頓服。推奧村氏云老少不勝瓜帶者代以一物杜獨散每旦帰之邪盡爲度今用肘 端坐雲時乃覆被而伏但不許熟眠眠則失吐故也 基者及胸下鞭痛倍常者試徵吐之察其適否而後作服 凡吐後不要用藥以吐盡病故也大率以苓夏 利水為主,其與下劑不過一日,此為法,既吐明日猶惡心者,大黄甘草湯或佳,吐後間有腹痛者多當時 日連用則後先相合補物太過 凡吐後禁舟行 凡徽彝家勿吐之有害 明日炒鹽布裹熨之效即日用熨炎激藥氣反益其苦矣。凡服藥不吐者法當閒二日而再吐倫即 凡服藥後僅吐清水一兩次然下利益者亦為毒去之候勿必強吐而食。凡病實至甚者及上衝 縣某日凡欲行吐者當以膽下有力稱的。 凡當吐時欲上圖者必要沈靜倫忽忙奉動則必運 或有痛之不出反關單者 服棄後

禁吐諸證

當四逆者不可吐之凡諸虚屬者不可吐之凡新產者不可吐之凡脚氣 魔安常日處家當吐而不敢吐之宜以枳實散壓氣毒痰水過日毒入胃 上衝心者。不宜吐之凡病者恶寒而不欲近衣不可吐之睛心方。則

秦吐茜醬

积實散之耳。不可吐而強吐之氣樂心即死矣。gas總濟帶○推構皮屬。 即本。 日可三四腦。 乃可微下之也諸四逆脈微弱虛細或弦遲雖中滿悶不可吐宜觸皮緣

旋踵碧本大 右寸大而無力不可吐中氣虛而痞脹不能運化不可認爲實幾吐禍不 張叔承日尺中艦微弱雨寸不滑胸膈不悶不可吐脾胃素處面色萎黄

藥治通義卷七

丹波元堅亦柔撰

補法大旨

夫人之血氣與天地周統不能無盈虛也有盈虛矣不能無損益也治療 之隨宜適無過不及之患斯爲善矣雖帰籍 之官損者益之不足者補之隨其緩急而已是故有平補有峻補或益其 精虛者宜補其下熟地枸杞之屬是也陽虛者宜補而兼煖桂附乾薑之 張景岳日補方之制補其虚也凡氣虚者宜補其上人參黃耆之屬是也 氣或盆其精或盆其血脈或壯其筋骨以至盆髭髮駐顏色其恰不一要 精又有踢失陰而離者不補陰何以收散亡之氣水失火而敗者不補火 也其有氣因精而處者自當補精以化氣精因氣而處者自當補氣以生 屬是也陰虛者宜補而無清門冬芍藥生地之屬是也此固陰陽之拾辨 何以甦垂寂之陰此又陰陽相濟之妙用也故善補陽者必於陰中求醫 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審補陰者必於陽中求陰則陰得陽升而泉脈 促此又陰陽邪正之離合也故凡陽虚多寒者宜補以甘溫而清潤之品 不竭余故日以精氣分陰陽則陰陽不可離以寒熱分陰陽則陰陽不可

非所宜陰虚多熱者宜補以甘烷而辛燥之類不可用知宜知避則不惟 用補而八方之制皆可得而貫通矣。

精陽以人參爲主而註朮升柴之類可佐之陰以熟地爲主而茱萸山藥 歸杞之類可佐之然人參隨熟地則直入三陰熟地隨民朮亦上歸陽分 又日用補之法則藏有陰陽藥有宜否宜陽者必先於氣宜陰者必先乎 但用藥當如盤珠勿若刻舟求劍舞

更有精神浮散徹夜不寐者其獨尤速法當餐營歸脾輩加斂藥以收攝 似有餘脈浮大而屬面赤火炎身浮頭眩煩躁不寧此爲出汗暈脫之機 之氣漸絕而虧損成矣雖欲補之將何及矣又有大虛之證內實不足外 者法當強水以制之切忌苦寒瀉火之藥反傷眞氣若誤清之去生遠矣 元陽俾浮散之氣退藏於密庶幾可救復有陰虛火亢氣逆上衝不得眠 成假如陽虛不補則氣日消陰虛不補則血日耗消且耗焉則天真營備 開閣不知緩急不分五藏不明根本不探求調攝之方以誤人者是不可 氣必虛又日精氣奪則虛又日虛者補之補之爲義大矣哉然有當補不 程曾明日補者補其虛也經日不能給其處安開其餘又日邪之所變其 不講也何謂當補不補夫虛者損之漸損者虛之積也初時不覺久則病 補幾人者有不常補而補幾人者亦有當補而不分氣血不辨寒熱不識

古人有言。至處有盛候反寫含宽者。此也此當補不補之誤也然亦有不 當補而補者何也病有脈實證實不能任補者固無論矣即其人本體素 在中、脈反細癌神昏體倦甚至惶寒振慄欲著覆衣酷肯虚寒之象而其 虚而客邪初至病勢方張若驟補之未免閉門留寇更有大實之證實熟 之誤也然亦有當補而補之不分氣血不辨寒熱者何也經日氣主煦之 投補劑陋矣古人有言大實有贏狀設補益疾者此也此不當補而補之 人必有骨焦口燥便閉滑赤緒證與真虚者相隔天淵倘不明辨精切誤 濕熱成痿不能舉動者火傷氣也人知補火可以益氣而不知清火亦所 血主儒之氣用四君子傷凡一切補氣藥皆從此出也血用四物傷凡一 妄行也給用四生丸大味場血寒而吐者謂之陰乘陽如天寒地凍水變 之證宜溫經餐血以和之立齋治法血熱而吐者謂之陽乘陰熱迫血而 以益氣補則同而寒熱不同也又如血熱之證宜補血行血以清之血寒 不補火者非也不思少火生氣而壯火即食氣譬如傷暑之人四肢無力 切補血藥皆從此出也然而少火者生氣之原丹田者出氣之原補氣而 成冰也治用理中傷加當歸醫家常須識此勿令設也更有去血過多成 升斗者無分寒熱皆當補益所謂血脫者益其氣乃陽生陽長之至理蓋 有形之血不能速去無形之氣所當急固以無形生有形先天造化本如

問緩急之意也然又有補之而不分五藏者何也夫五藏有正補之法有 則用平和之藥調理氣血不敢妄使偏僻之方久而爭勝反有傷也此開 以底於平康其有體質素虛別無大寒大熱之證欲服丸散以葆眞元者。 之者隨時處治往往有功至於病邪未盡元氣雖虚不任重補則從容和 緩以補之相其機宜循序漸進脈證相安漸爲減藥穀肉果菜食養盡之 用參麥煎膏服至數兩而收律被將枯之證亦有無力服參而以耆朮代 劑陽核不能挽回予嘗用參附煎膏日服數雨而救陽微將脫之證又嘗 相生而補之之法難經日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和其營衞損其脾 也更有當峻補者有當緩補者有當平補者如極虛之人垂危之病非大 悄補弁行者根水丸理中丸是也有攻補弁行者,編心場,稍石丸是也有 溫補弁行者治中場參附場是也有清補弁行者參連飲人參白虎場是 多寡得宜方爲合法是以古方中有補散弁行者參蘇飲益氣場是也有 擒有收有放庶幾賊退民安而國本堅固更須酌其邪正之強弱而用藥 則補自得力又況虛中挾邪正當開其一面戰我人民攻彼賊寇或縱或 以開之六味湯用熟地卽用澤腐以等之古人用藥補正必兼腐邪邪去 地之理有閣必有開用藥之機有補必有腐如補中場用參書必用陳皮 是耳此氣血寒熱之分也然又有補之而不識開閣不知緩急者何也天

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正補也又 有火水日真陰火日真陽名之日真則非氣非血而爲氣血之母生身生 地一聲一事未知先求乳食是脾者後天之根本也然而先天之中有水 更有根本之說焉、胚胎始兆形骸未成先生雨肾肾者先天之根本也因 也肝虚者補腎水生木也腎虚者補肺金生水也此相生而補之也而予 如肺虚者補脾土生金也脾虚者補命門火生土也心虚者補肝木生火 若先天祖氣蕩然無存雖有靈芝亦難續命而況庶草乎至於後天根本 龍水火無濟法非不善矣然而以假補真必其員者未會盡喪庶幾有效 隨吾神以爲往來者此也古人深知此理用大味做水**八味補火十補**班 命全賴乎此周子日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疑寂然不動感而途 古人診脈必日胃氣制方則日補中又日歸脾健脾者良有以也夫飲食 尤當培養不可忽視經日安穀則昌絕穀則危又云粥藥入胃則虛者活 過嗜醇釀則飲積瓜果乳酥濕從病受發爲腫滿爥利五味偏啖久而增 散矣然而因餓致病者固多而因傷致病者亦復不少過嗜肥甘則痰生 入胃分佈五藏纏應周身如兵家之糧餉民閒之烟火一有不繼兵民難 牌不如補腎者以命門之火可生脾土也或謂補腎不如養脾者以飲食 氣皆令天殃可不慎哉是知脾腎兩藏皆爲根本不可偏廢古人或謂補

之精。自能下往於腎也須知脾弱而腎不虛者則補脾爲極腎弱而脾不 飲食惜精神用藥得宜病有不痊焉者寡矣。醫學心 **善道諺有之日藥補不如食補我則日食補不如精補精補不如神補節** 虚者則補腎爲先若脾腎雨虛則弁補之藥旣補矣更加攝養有方斯爲

則此為藥補明矣。朱丹溪格致餘輪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水藥之氣味辨陰陽。朱丹溪格致餘輪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水 非氣厚之品不能以升發元陽和煦周身精血有形故非味厚之品不能以需養真陰緣獲府藏補陽補陰 故言溫不會補經日勞者溫之正此意也此說為得經黃矣蓋所謂形者形氣也精者精血也形氣無質故 按陰陽應象大論云形不足者過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補法之大要也味爲食補。熬本篇。按陰陽應象大論云形不足者過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補法之大要也惡意人悟門爭義。以 上文謂形不足者温之以氣夫為勢後所傷氣之虛故不足過者養也溫存以發使氣自充氣完則形完矣 其本也故補之以味若甘草白朮地黄澤鴻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日虛者補之正此意也 足張戴人急于立当以焉內經止有三法無第四法要不免備枯之論也 以滋其腎而培元填精是補陰之法也蘇是觀之則用補之理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蓋經之吉補者不一而 景之治虚勞其自中土乏弱者小建中陽以賽其胃而化氣生津是精陽之法也其自下焦衰憊者腎氣丸 實無出于此矣難經之治摸云盆其氣云觸其譬衞云髮其中鄭溫之以氣也云盆其精節補之以味也仲

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觸以甘藥也楊上善注云陰陽旣竭形氣又微用鍼必死宜以甘味之藥觸 又按補脾補腎之辨程氏焉得然脾肾兩虛者補脾焉急猶是血脫益氣之意邪氣藏府病形篇云緒小者 其際氣脾胃氣和即四藏可生也此可以微焉終始篇、九葉論。更考緒家後氏遺書云補蠃女先譽血壯

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張子剛雞峯普濟方曰孫兆云補腎不如補脾脾胃旣壯則能飲食飲食旣進能旺 警衞警衞旣旺滋養骨骸保益精血許學士本事方績集云凡下部腎經處者不必補之至妙之法有二一 則但補牌護胃使進飲食而全穀氣令生氣血王德膚易簡方云。五藏皆取氣於胃所讀精氣血氣皆由穀 治膈開能食矣聚景岳類經云夫胃焉五穀六府之海而關則在腎關之焉義操北門鎖鑰之柄凡一 無消長約束攸賴故許知可云補脾不如補腎者謂故本之道,実先乎此也誠寫古不易之良法,故景岳引 嚴子禮濟生方云古人云補腎不如補脾余謂補脾不若賴腎腎氣若壯,丹田火經上燕脾土温和中焦自 生若用地黄等未見其生血穀氣已先有所損矣孫兆謂補腎不如補降正謂是也並是宗補陣者也

出議隨並是宗補腎者也 又按至真要大輪云補上治上側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丟啓玄注云治上輔上 當歸殘蓉之類安可缺清補則天門冬麥門冬人參地黄之類宜用也又張戴人儒門事親曰論補者蓋, 氣味厚則勢與急同又危達療得效方約補法為三等云峻補者鳥附天雄薑桂之屬不可無韻補者魔茸 方迅急則上不住而迫下治下補下方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制 官桂之類爲溫補以天門冬五加皮之類爲寒補以巴戟旋蓉之類爲筋力之補以石燕與馬起石丹砂之 六法平補。竣補溫補寒補筋力之補房屋之補以人參黃耆之類爲平補以附子硫黃之類爲峻補以豆蔻 又按陳若虛外科正宗云受補者自無腹火內奪之相雜不受補者乃有陰火濕熱之兼攻又謂補而隱棄 類為房室之補此六者近來之所讀補者也此說本係駁辨補法然亦可備考仍錄之

卷七 補法大旨

者多生虛而不受補者不給此說實足通百病不止癢疽也

多附功用

從何出且邪得補而愈盛反助其邪爲害匪細此所謂損不足而益有餘 之元陽多附之助豈小補哉凡有尫羸虚冷之象亟宜用矣倘有如瘧邪 逆邪氣溫中破堅積聚血瘕寒濕踒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入補劑宜熟 如肺熱還傷肺參亦不可概用近醫遇富貴人報慮其虛不問病之虛實 未散之類醫家常執正氣足而邪自避之語專用補法猶如閉門逐盜盜 虚寒附子可用先哲用補劑必加附子數分以壯參耆之功力追覆散失 回生如久病氣血虛憊一切虛損人參可用如命門火熄中氣日損一切 溫散寒氣宜生人參補藏府元氣附子益藏府眞陽火衰陽弱非此不能 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附子味辛甘氣大熱有大毒主風寒欬 孫台石日謹按神農本經人參味甘氣微寒無毒主補五藏安精神定魂 一例從補亦致失誤此與當用不用者等於亡羊皆緣不能網囑病情故

趙羽皇日萬病莫如虛證最難拾經云不能給其虛安間其餘蓋虛之爲 亨病之處者亦猶是也故治處之要溫補爲先溫補之功多附爲首蓋參 言空也無也家國空處非惠養元元錙銖積累必不能奠安邦本家道豐 者參也與元氣爲參贊者也體弱用此恍若陰霾見閱寒谷回春生機動

勃欲露是真起死之靈苗回生之仙草也故不特氣虛宜用即血虛亦宜 用內傷宜用即外感亦宜用煩傷由乎火邪得人參而陰精自長腫脹由 草信不誣耳至附子一味有斬關之能奪旗之勇虞搏謂其能引補氣藥 者妄謂肺熱傷肺參能作鮑尤屬駭異不知肺金之冤熱非人參不能救 陰臟析惡寒多行漏風等證無不賴人參之大力作元氣之藩籬而不知 乎氣壅仗參力而痞悶全消以至食不欲入食反脹或反胃噎膈泄利亡 治人所易曉然其最妙處反能以熱攻熱故胃陽發露而爲口爛舌康腎 用亦宏矣哉人止知手足厥冷下利完穀一切陰虚等候而用之此係正 散藥開腠理以驅逐在表之風寒引溫藥達下焦以驅除在裏之冷風其 援牌虛之滿中非參朮何由健運種種功勳難以枚舉昔賢嘉其功魁羣 **詆毀亦知秋冬之氣非所以生萬物者乎若乃強陽已極房術用以興陽** 行十二經以追散失之元陽引補血藥入血分以滋養不足之真陰引發 外感伏陽陽厥用之狂越譬之服毒自刃此自作之孽,豈多附之罪取古 廻陽也謂其能壯火益土也世人甘用寒原畏投溫劑一用參附即妄加 陽發露而爲面赤吐紅人於滋陰補氣藥中頃刻神清熱退謂其能反本

盧紹菴日附子之性走而不守人參黃耆當歸白朮等補劑性味甘緩佐

以附于藉其雄壯之勢通行經絡一其私

又按孫趙二家一則云肺熱不可概用一則云肺熱非人多不能救蓋肺熱體有風邪犯肺醫者不散切嫌 其寒盛者皆得的對世有偏補之徒通稍虛體則過用參書補住邪氣或遽與附子以致関爆爲害不細可 按鑫附功用約而音之人多補陽為主故病不問寒熱其虛甚者皆得相違附子散寒為主故親不論虛實 不戒乎如吳又可徐烟溪輩輪人參利害不一其言殆屬過激仍不繁引

溫補者有內傷葉乾因為虛操必須潤補者乃孫說似長矣李缵鄉本草綱目王三陽傷寒綱目亦有詳論

平補

並宜併考

中道也常人之情知補養為益而不知陰陽欲其平均故言補者必專以 為陰地之所以食人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陰陽不可偏勝有偏勝斯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氣爲陽天之所以食人者也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 腎虚水不足也凡補虚多以燥藥是不知腎悪燥也女子陰虚血不足也 金石灸炳爲務名日補之適以燥之也是豈知補虛扶屬之道哉夫男子 有不足於是有補養之法然必適平而止不可太過過則復爲有餘亦非 凡補虚多以陽劑是不知陽勝而陰愈虧也況補上欲其緩補下欲其急 五藏之虛贏其補处於母非通乎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道者未易說此

也土雖喜燥然太燥則草木枯槁水雖喜潤然太潤則草木濕爛是以補 程若水日大抵人之虚多是陰虚火動脾胃衰弱真陰者水也脾胃者土

脾胃補腎之藥務在潤燥得宜隨病加減 黃錦芳日精不足而以厚味投補是虧已在於指而補不當用以平劑矣 氣不足而以輕清投補是虧已在於氣而補亦不當用以平劑矣惟於補 症似虚非虚似實非實則不得不擇甘潤和平之劑以進本華來 氣而於血有損補血而於氣有窒補上而於下有碍補下而於上有虧其

金所引少異。又曰人若安服燥烈藥乃惙苗不長而揠之者也又張子剛雜集普濟方輪燥熱之害日肌接伸景語。千又曰人若安服燥烈藥乃惙苗不長而揠之者也又張子剛雜集普濟方輪燥熱之害日肌 按王啓玄元和紀用經日南陽真人張仲景戒人妄服燥烈之義謂棄勢備有所助勝尅流變則百病生命 辨治勞法云獨用熱藥者猶釜中無水而進火也過用冷藥者猶釜下無火而深水也俱籌輸也又俞守約 鹿角膠阿膠牛乳鹿髓羊肉鲐糖酥酪杏人煎酒蜜人参當醋地黄門冬之類者蓋出此意云云體治要缺 肉之虛循如體之虛輕如馬勃通草蒲梢燈心之屬是也非滋潤粘膩之物以養之不能實也故前古方中 續醫說日常熟徐氏病中氣不足延王時勉治脈曰此體宜精劑當用參書譬如袋基進屋不可以時日計 其成緒須服藥百裹乃可盜愈云云蓋是用平補之法已歸當參。

峻補

陰陽之氣本自和平過則生患峻補之藥施於倉卒緣陽氣暴衰眞氣暴 脫或傷寒陰證諸疾急於救療者不可緩也蓋人之稟受有限嗜愁太過

疾病横生固當助陽氣以扶衰弱則峻補諸方經所謂補下治下制以急 急則氣味厚者此之謂也雖演

少年血氣未衰者還元必快衰敗者還元自建必須補足不可中止工夫 斷也俟元氣漸生於中藥餌方可少緩於外處病受得後者根本壯盛者 收攝若藥性少過藥力一緩脫勢便來故峻補之劑必須接觸日夜勿閒 所以有補接二字書未講明蓋脫勢一來時時可脫今用大補之劑挽回 到諸候霍然縣養

者多矣蓋亦不啻外科凡欲施峻補當須轍此意矣 謂之大損小補豈不歸死又外科乃破漏之病最能走泄真氣如損補兩不相敵無以抵當往往至於不教 按陳若虛外科正宗云凡大痞每日膜出一碗用垂必至三錢以此焉則无本病出腹日有三碗用垂二錢

補氣補血

補血血無由而生無陽故也仲景以人參爲補血藥其以此數乃補氣補 此之謂也血不自生須得生陽氣之藥血自旺矣是陽主生也若陰虛單 李東垣日肺主諸氣氣旺則精自生形自盛血氣以平故日陽生則陰長 血之大敗。也

三仲景以入參爲補血藥者。

並排四逆加人參爲雜數。

其一之大敗。

三仲景以入參爲補血藥者。

並排四逆加人參爲雜數。

文異而意同。其

李念莪日補氣用參芪氣主煦之也補血須歸地血主儒之也然久病積

萬物況陽氣充則脾土受培轉輸健運由是食入於胃變化精微不特麗 藥有生血之功血藥無益氣之理夫氣藥甘溫法天地春生之令而發育 虚雖陰血衰烟但以參芪术草爲主者經所謂無陽則陰無以生是以氣 陳於六府而氣至抑且和調於五藏而血生故日氣藥有生血之功也血 滅食在下則滑腸而易泄故日血藥無益氣之理也每見俗醫療虛熱之 藥冷潤法天地秋肅之令而凋落萬物且粘滯滋潤之性在上則泥膈而 證或同知藥芩連而投之脾土受傷上嘔下泄至死不悟幽層沈寃悔何

及矣。本草園

馮楚瞻日。血少者養血歸地芍藥之類。是也氣虚者益氣多香苓朮之類 是也真陰虧者補真陰地茱麥冬之類是也真陽損者補真陽桂附之類 生陰血究竟因當脫勢危迫而補血難期速效故不得已爲從權赦急之 是也如鐵者與食渴者與水無不響應得宜其血脫補氣者雖謂陽旺能

方苟非命在須臾還須對證調補歸養

小事。 王節獨明醫雜者專宗丹侯。主張補陰,其說甚屬乖緣。虞恆德醫學正傳及俞守約聲則一據東宗厚醫縣王節獨明醫雜者。專宗丹侯,主張補陰,其說甚屬乖緣。虞恆德醫學正傳及俞守約聲則一據東 按朱丹溪日如氣病補血雖不中病亦無害也血病補氣則血愈虛散散則氣血俱虛是調熱而無過也對 垣極辨節廣之非殆爲確覈恆德曰惟真陰虛者將爲勞極多茲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當而反益病耳非 血虚者之所忌也此為陰處火亢不受補者可言耳守約日凡人血病則當用血藥若氣處血窮又當從氣

卷七 植气气植血

皆獲奇效安在血病不可補氣平此說亦信丹溪。然強辨氣盛禳血之弊。皆獲奇效安在血病不可補氣平此說亦信。狂石山醫案附營衞論。極四變 虛以人參補之可謂片害居要矣又蠢久吾活幼心法斯氣血盈虧消長之理曰予每治便血之虛靜者婦 人產後去血過多而大發熱者婦人血虛崩漏而下血不止者俱用多者豐附為主而佐以血藥與升提藥

補要陰陽相濟

則助之以火精陰陽濟等各有攀陵中華 火來坎戶。水到離局、陰陽相應方乃和平陰不足則濟之以水母陽不足

寒偏熱之病其免者固千百之一二而積熱沈寒亦恐未至於數見也然 壁之在璞也其班久煙豈過焉者石之而弗擊平余情得而推伤之夫偏 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吁混乎千言萬語之聞殆猶和 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又日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 也不知真水火不足汎以寒熱藥治之非惟藏府習熟藥反見化於其病 足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乎真火之不足 之歟夫寒之而熱者徒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乎眞水之不 也屬也者其樞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僕知之故日益火之原以佾陰 王安道日經日謂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 而數見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屬之道不能防微杜斯途致鐵蔓難圖以成 而有者弗去無者弗至矣故取之陰所以益腎水之不足而使其關夫心

之原者陽氣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陰氣之根即腎是也非謂火爲心 水火也屬猶主也謂心腎也求其屬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於心腎也火 火之有餘取之陽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其勝夫腎水之有餘也其指 而原爲肝水爲腎而主爲肺也寒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太僕達至理於規

矩準觸之外而非迂士曲生之可以跂及矣響樂 學心悟有說見次卷精法內宜多 陰元陽虛甚之經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後緣之劑恐反開腠理而泄真氣兩截並似失啓玄之意焉又暫 辋之類是也醫學正傳亦學啓玄語云·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鳥附等補陽之樂恐反助火邪而繰真 按醫量元戎易老日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則便漏有節鳥附之類是也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則遏飲不足蛤

補不宜涼藥

者蓋涼爲秋氣陰主殺也萬物逢之便無生長欲補元氣故非所宜涼且 張景岳日虚實之治大抵實能受寒虛能受熱所以補必兼溫寫必兼涼 有日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夫氣味之相宜於人不謂 火去即止終非治虛之法也又或有以苦寒之物謂其能補陰者則內經 之日補可也未聞以味苦氣劣而不相宜於人者亦可謂之補也雖內經 不利於補寒者益可知矣即有火盛氣虛宜補以涼者亦不過因火暫用 有日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等論然此特以五行歲氣之味數理

卷七 捕要除獨相簿 補不宜涼藥

蔽之也不可不察全 蘖之類氣味苦劣若此而謂之能補無是理也嘗聞之王應度日一點真 陽寄坎宮固根須用味甘溫甘溫有益寒無補堪笑庸醫錯用功此一言 而言耳例其又云麥羊肉杏薤皆苦之類是則苦而補者也豈若大黃黃

論云黃柏知母不可久服恐陰氣爲害故也東垣豈欺我哉!! 但凡腎家有熱雨尺脈旺而成諸疾或眼疼或喉痺之類皆宜用之脾胃 謂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者正以其腐腎之火則腎令方行而熱亦不作矣 其寫火則腎亦堅固而無夢遺之患豈誠有補腎之功哉故腎家無火而 俞守約日黃柏知母。世人謂其補腎非也特以腎家火旺雨尺脈盛者用 雨尺微弱或右尺獨旺者皆不宜用黃柏知母能降十二經之火內經所

之說自來學者往往偏於滋陰如王節齋焉鄭最甚前輩有辨駁者有回護者其旣頗長茲不繁錄 按李賴湖本草綱目黄連樂木二條亦謂此意宜相參蓋潔古以知母黄檗為補腎丹溪倡陽有餘陰不足

禁補諸證

病有不可補者,一日瘧疾二日狂疾三日水氣四日脚氣此四疾拾得稍 愈切不可服暖藥以峻補之如平平補藥亦須於本病上有益乃可豐齡 按此說極是但虛體或用補中益氣緣然見效絕少水氣有陰陽陰水宜用溫藥嚴子禮癢生方論之又方 仁聲泊宅繼云凡病唯發背脚氣無補法發背非藥毒即飲食毒脚氣乃風毒風毒在內不可不攻故先當

寒廣要中。 至李無関係寒十勸則曰傷寒必須直攻毒氣不可補益又許洪和劑指南曰傷寒後觸壅之。並錄于傷至李無関係寒十勸則曰傷寒必須直攻毒氣不可補益又許洪和劑指南曰傷寒後觸壅 又按錢仲陽小兒直缺云熟證疏利或解化後無虛證勿溫補熱必隨生此確實也斷卷傷寒大會並簡論 疼痛者可不用蠢獸等補氣藥平學者毋執一 待鹼但世或有陽燈蓬後過處其處以補招害者二家之說始似為其發而發景岳全書喻西昌客意革極 者傷寒本無補法不可用大溫藥補之若補 甚則再發熱但可用徵温**藥調理蓋陰壁調理亦宜溫輔固不** 口詆詿未免矯枉過直也又虞恆德醫學正傳曰丹獎日諸痛不可用參茋此指氣實者音諸屬虛證身體

藥治通義卷八

丹波元堅亦柔撰

以誤人者有當和而和而不知寒熱之多寡稟賦之虛實藏府之燥濕邪 法焉仲景用小柴胡湯加減是已然有當和不和誤人者有不當和而和 程晉明日傷寒在表者可汗在裏者可下,其在半表半裏者惟有和之一 用柴胡揚和解之而或以麻黄桂枝發表誤矣或以大黃芒消攻裏則尤 也然亦有不當和而和者如病邪在表未入少陽誤用柴胡謂之引賊入 方最爲切當何其所見明確而立法精微亦至此乎此所謂當和而和者 有害古人有言少陽膽爲清淨之府無出入之路只有和解一法柴胡一 **韺矣又或因其胸滿腦痛而吐之則亦韺矣蓋病在少陽有三禁焉斤吐** 氣之兼併以誤人者是不可不辨也夫病當耳聾腦痛寒熱往來之際應 下是也且非惟行吐下有所當禁即会此三法而妄用他藥均無益而反 門輕則為處重則傳入心胞漸變神昏不語之候幾點亦有邪已入裏機 揭識語諸證叢集而醫有僅以柴胡錫治之則病不解至於內傷勞倦內 傷飲食氣虚血虛癰腫瘀血諧證皆令寒熱往來似塵非虐均非柴胡傷

多八 情法

常是律被未傷清潤之藥不宜太過而半夏生薑皆可用也若口大渴大 失汗腠理緻密賊無出路由此而傳入少陽熱氣漸盛此不關本氣之虚 質之虛實者何也夫客邪在表譬如賊甫入門豈敢遠登吾堂而入吾室 當和而和而不知邪之兼倂者何也假如邪在少陽而太陽陽明證未罷 用矣。按此係集胡白虎合方所宜。非花所謂藏府有燥濕之不同者此也然又有 便漸結是邪氣將入於陰津被漸少則辛燥之藥可除而花粉瓜蔞有及 故有不用人參而和解自愈者是知病有虛實法有變通不可誤也然又 非不和也和之而不得寒熱多寡之宜者也然又有當和而和而不知稟 離之義。 是少陽兼表邪也小柴胡中須加表藥仲景有柴胡加桂枝之例 有當和而和而不知藏府之燥濕者何也如病在少陽而口不渴大便如 氣旺則邪無所容自然得行而解蓋由是門入復由是門出也亦有表邪 必窺其堂奧空虛乃乘隙而進是以小柴胡用人參者所以補正氣**使正** 有偏於表者則寒多偏於裏者則熱多而用藥須與之相稱庶陰陽和平 也夫傷寒之邪在表爲寒在裏爲熱在牛表牛裏則爲寒熱交界之所然 後所謂不當和而和者此也然亦有當和而和而不知寒熱之多寡者何 所能去者若不辨明證候切實用藥而借此平穩之法巧為藏拙讓人非 而邪氣頓解否則寒多而益其寒熱多而助其熱藥既不平病益增劇此

藥仲景有柴胡加芒猾之例矣。無此量大樂又三陽合病閣目則行面垢量 語遺尿者用白虎傷和解之蓋三陽合病必連胃府故以辛原之藥內清 矣又如邪在少陽而兼裏熱則便閉讝語燥偈之證生小柴胡中須兼裏 此推廣之不難應手而愈矣世人漫日和解而不能盡其和之弦將有增 者有燥而和者有鯛而和者有樂表而和者有樂攻而和者和之義則一 兼併者此也由是推之有清而和者有溫而和者有猶而和者有補而和 本府外徹肌膚合三經之邪一同解散是又專以清劑爲和矣所謂邪有 而和之法變化無窮焉知斯意者則溫熱之治瘟疫之方時行該建皆從

氣助邪而益其爭堅其病者和云乎哉豐。 之補中益氣揚及逍遙散之類其升發情陽開解鬱結之義亦皆不難小柴胡之旨也此言確矣但世或有 傷寒廣寒。 又能和肝氣又配之補藥能治虛熱其用法博不可枚轟然錢天來傷寒溯源集日雖後人血熱。黃綠在又能和肝氣又配之補藥能治虛熱其用法博不可枚轟然錢天來傷寒溯源集日雖後人 名醫曰微寒無毒知是精涼中之和者其性啓達鬱陽能情不表不裏之熱故又能源血熱語。論樂期胎 按成聊攝以小柴胡目爲和解稍失仲景之旨而後世治襲不知其非然如普明論其大旨國無所妨也解 安其平穩溫用誤人者亦是仁齋所論而程郊倩傷寒後條辨及醫宗金鑑並有其戒不可不審也 有和。不可事勝樂胡。但樂胡。較之三法則和嚴。故聊攝髮爲其裁爭。 本草經日柴胡味苦乎解二字。見桂枝屬條。而小承氣。謝賈承氣條。並有和字。然則諸則中曹本草經日柴胡味苦乎

戴在傷寒論輯義仍不贅。 亦姦廣要中。程氏。 金鑑。

又按吳又可以為溫接那初犯募原宜用達原飲方中檳榔厚朴草葉三味協力直達其葉穴使邪氣潰敗

速離募原云云考又可本從歷論立見而此方亦胚胎於療糧精脾諸場,今質之視聽在京師則盛稱其有 須他求平如三消飲證亦係大柴胡所宜而其方泛雜尤覺無謂矣又可務急立言故制此諸方而以柴胡 驗如東都則用之少效蓋地氣之使然也然寡原即半表半裏之位而其得病實爲少陽乃是柴胡所主堂 僅為餘熱之治庶幾學者勿拘執焉

苦之人中氣大虛發熱倦怠心煩獨赤名日虛火蓋春生之令不行無陽 見於口渴便溺之際灼知其熱而不清則斑黃狂亂厥逆吐衄諸證叢生 之邪除中寒寒濕外皆不免於病熱熱氣熏蒸或見於口舌骨齒之閒或 者有當清而清之不量其人不量其證以誤人者是不可不察也夫大侄 清誤人者有不當清而清誤人者有當清而清之不分內傷外感以誤人 又日清者清其熱也藏府有熱則清之經云熱者寒之是已然有當清不 或數日不大便或舌黑而潤或脈反洪大崢崢然鼓擊於指下按之豁然 泛有似于火者又有陰盛隔陽假熱之證其人面赤狂燥欲坐臥泥水中 產後血虛發熱煩躁證象白虎誤服白虎者難救更有命門火衰浮陽上 以護其營衛與外感熱證相隔霄壤又有陰虚勞療之證日晡潮熱與夫 不一而足此當清不清之誤也然又有不當清而清者何也有如勞力辛 俗不識誤投涼藥下咽即危矣此不當清而清之誤也然又有清之而不 而空者或口渴欲得冷飲而不能下或日下元虛冷頻飲熱傷以自救世

餘熱未清即以輕藥代之庶幾病去人安備清劑過多則療熱未已而寒 熱之證清之稍重尚爲無碍若本體素虛藏府本寒飲食素少腸胃虛覺 欠宅無水也補則同而引之者稍不同耳蓋外處之火以原爲清內傷之 耆而不用八味者因其次宅無寒也其有專用大味而不用桂附者因其 僕云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當滋其腎腎水者天真之水也取我 生焉此清之貴量其人也然又有清之不量其證者何也夫以大熱之證 或產後病後房室之後即有熱證亦宜少少用之寧可不足不使有餘或 火以補爲清也然又有清之而不量其人者何也夫以壯實之人而惠實 火之藥不可久恃必歸本於滋陰滋陰之法又不能開胃扶脾以恢復元 展平由是觀之外感之火尚當做水以制之而內傷者更可知矣大抵清 天真之水以制外邪何邪不服何熱不除而又何必佔佔于寒涼以滋罪 再清太過則將醫藥矣且凡病清之而不去者猶有法焉壯水是也王太 而清劑太微則病不除微熱之證而清劑太過則寒證即至但不及循可 雲收日出而龍雷各歸其宅耳是以虚火可補而不可腐也其有專用參 氣則參苓耆朮亦當酌量而用非日清後必補但元氣無虧者可以不補 元氣有虧必須補之俟其飲食漸進精神爽慧然後止藥可也此清之貴 量其證也總而言之有外感之火有內傷之火外感爲實內傷爲虚來路

不同治法逈別等日熱者寒之遂足以畢醫家之能事也乎其

熊之熱而黃連解葬湯為其變方。在今則彼爲便蓋白虎治熱邪陷胃焦灼津液者解毒治熱鬱心膈或樂 虎傷,血分熱原四順飲子。 通治三焦甚熟之氣運解毒傷,此未爲至當矣今審考之傷寒情法。故子。白血分熱傷人承氣傷。清通治三焦甚熟之氣。三黃丸。黃此未爲至當矣今審考之傷寒情法。 熱門分為六類日上無熱落崩散。能腦難中焦熱調胃承氣傷。瀉下焦熱者體丹。滋腎丸。氣分熱場熱門分為六類日上無熱落腦散。能腦難中焦熱調胃承氣傷。瀉下焦熱大承氣傷。三才氣分熱學 栀子黄芩等投之正其所宜實熱者非大黄芒消則不能效二家之說其義可見矣又**羅隸甫衞生實經** 按清涼之治爲熱氣散漫非开下所對者而設外臺祕要引徵氏曰若發而錯語者宜服承氣緣遇利 筋體者二方所主其位不同荷錯用之必令熱氣纏綿不解如柴胡與解毒則其體情機殆無大異矣方抵 發黄香薷之於中暑之類皆各有相適須熟察而精處湯 子龍膽之清肝桑白地骨之清肺生苄犀角之於血熱鱉甲胡連之於骨熱菊花醇荷之於上熱茵蔯之於 毒證。舌燥黑胎。不渴。證,舌燥至裂。反無胎。 大端有三日柴胡日白虎日槐豉是也柴胡清少肠之熟的。于白虎清肠明之熟中無燥果者槐豉清上 語者宜服四味黄連除熱湯解毒傷。危趣源得效方日至於館熱焉治有泛熱有實熱泛熱者荆芥薄荷 脈弦動。并不出,或上部僅出。雜病精法其等不一.丹砂牛黄之精心視為欲為水。脹供得。大汗出,解雜病精法其等不一.丹砂牛黄之精心視

陽藥雖行百無一效此二說相反均有所偏矣又楊仁齋直指方積熱輸日凡熱智出於心熱甚則能傷血 数火不以水必不可得脫免也干金製方日警見太醫療傷寒惟大青知母等豬冷物極與仲景本意相反 又按外臺級要進氏引阮河南日陳天行凡除熱解奪無過苦酸之物故多用苦毒青葙艾有量子。 靡苦酒鳥梅之屬此其要也夫熱盛非苦酸之物則不能愈熱在身中既不時始始之又不用苦酢之藥如 熟出於心统心散所不可關熱能傷血四顯清涼飲又不可無程若水醫蝦潰之日退熱之法全在精心發

則熱去則寒起古人戒之一方多用川芎茯苓甘草少用白朮麁末水煎病後和胃收斂浮肠屢試得效二 家之言亦非通論姑錄備考 法用参苓白朮散整棗煎服仁齋又曰退熱用涼藥不可十分盡或餘熱些少未去不足關心自然無事否 能傷血血帶則氣鬱而熱愈不退退熱之法所以又在調血法用川芎當歸若夫陽俘於外則當然而降之 用麥門各煙草白朮茯苓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萬令從心心不清則安動而熱不遇然熟基

歸地黄之屬生津則麥門冬栝樓根之屬益精則蓯蓉枸杞之屬蓋病屬燥者原其嫄麥非處則熱齡秋燥 通義辨之。 故潤剩亦不過於補精二法中錯綜爲劑故今不別揭。 拙著察賴 故潤剩亦不過於補精二法中錯綜爲劑故今不別揭。 筋燥則強皮燥則揭肉燥則裂骨燥則枯肺燥則痿腎燥則消凡麻人阿膠膏獨之屬皆獨刺也養血則當 又按十劑中有濕劑李頻湖本草綱目改作潤劑已風熱燥甚則血液枯燭而爲燥病上燥則獨下燥則結

溫法

冷口鼻氣冷或冷汗自出嘔吐瀉利或腹中急痛厥逆無脈下利清穀種 不審也天地殺厲之氣莫甚於傷寒其自表而入者初時即行溫散則病 以誤人者有當溫而溫之不量其人不量其證與其時以誤人者是不可 當溫不溫誤人者即有不當溫而溫以誤人者有當溫而溫之不得其法 程晉明日溫者溫其中也藏受寒侵必須溫劑經云寒者熱之是已然有 種寒證弁見法當溫之又或寒濕侵淫四肢拘急發爲痛痺亦宜溫散此 自除若不自表人而直中陰經者名日中寒。按直中降豐、即表其證惡寒厥

滯反不應指色似烟熏形如槁木近之無聲望之似脫甚至血液衰耗筋 當溫而溫者也然又有不當溫而溫者何也如傷寒熱邪傳裹口燥咽乾 之冬子傷風則溫而解之寒痰壅閉則溫而開之冷食所傷則溫而散之 害承制之理誤投熱劑下咽即敗矣更有鬱熱內蓄身反惡寒濕熱脹滿 已經厥逆漸進舌則乾枯反不知渴又或挾熱下利神昏氣弱或脈來隨 便閉讝語以及班黃狂亂衄吐便血諸證其不可溫固無論矣若乃病熱 虚脈細數陽乘陰而吐血者亦不可溫溫之則爲逆候此所謂不當溫而 脈拘攣但脣口齒舌乾燥而不可解者此爲真熱假寒之候世俗未明亢 以白通湯加入尿猪膽汁反佐以取之經云熱因寒用是巴螺絲排尿治。復 之寒客下焦四斑湯溫之樣以四姓為下又有陰盛格陽於外溫藥不效者則 飲冷暴受寒侵者亦當溫之體虚挾寒者溫而補之寒客中焦理中陽溫 至若中寒暴痛大便反輕溫藥不止者則以熱劑下之時當暑月而納象 溫者也然又有當溫而溫之不得其法者何也假如冬令傷寒則溫而散 皮膚反冷中暑煩心脈虛自汗燥氣焚金痿軟無力者皆不可溫又有陰 有真虚挾寒命門火衰者必須補其真陽太僕有言大寒而盛熱之不熱 是無火也當補其心此心字指命門而言仙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 是也意义的经常的是大大人。曹田益心之赐寒亦通行故腎之陰熱之循可

繼以溫藥賊之矣亦有三陰直中,初無表邪必都有表邪。而溫劑太過途令 也春日煦煦是也附子薑桂辛辣之性溫熱之溫也夏日烈烈是也和煦 是也然而醫家有溫熱之溫有溫存之溫參耆歸朮和平之性溫存之溫 即是補予選其法先用蓋桂溫之審其果虚然後以多朮輔之是以屢用 與補有相兼者有不必相兼者虛而且寒則兼用之若寒而不虛即專以 克當其人矣若論其證寒之重者微熱不除寒之輕者過熱則亢且溫之 血之證不能用溫者即中新寒溫藥不宜太過病退則止不必盡劑斯爲 溫劑宜重且多服亦可無傷若其人平素火旺不喜辛溫或會有陰虛失 **溫之不量其入者何也夫以氣虛無火之人陽氣素微一旦客寒乘之則** 寒退熱生初終異轍是不可以不謹所謂溫之貴得其法者此也然又有 轉變為熱中者容或有之藉非斟酌時宜對證投劑是先以溫藥效之者 寒之證始用溫藥裏寒頓除表邪未散復傳經絡以致始爲寒中而其後 之日人人可近燥烈之日非積雪凝寒開冰解凍不可近也更有表裏皆 溫藥主之丹溪云客寒暴痛無有積寒者可用桂附不可選用人參蓋溫 隆久溫劑宜重然亦有時當盛暑而得虛寒極重之證會用參附煎青而 屢驗無有差忒此溫之貴量其證也若論其時盛夏之月溫劑宜輕時值 治愈者此捨時從證法也譬如霜降以後禁用白虎然亦有陽明證蒸熱

機禍如反掌每多枚援弗及之處仁者鑒此顧不痛賊願吾醫者精思審 劇而成危險之候又況桂枝下咽陽盛則殆承氣入胃陰盛以敗安危之 誠以知之而即爲補救循可言也不思藥以療病及轉而療藥則病必增 補痛戒寒原且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又日陽明君子苟有過人必知之 安但不宜太過耳此溫之貴量其時而清劑可類推已證時醫者羣尚溫 自汗讝語煩燥口渴飲冷者雖當雨雪飄搖之際亦會用白虎殆之而痊 處晰理不差於毫釐用藥悉歸于中正俾偏陰偏陽之藥無往不底於中 和斯為善治應可不勉哉語事心

獨泄腐製附子性行如酒故無處不到能救急回踢,推伸景面節至若牛夏 能行血善達四肢血滯多痛者宜之吳某英善煖下焦葉地。腹痛泄腐者 張景岳日凡用熱之法如乾薑能溫中亦能散表嘔惡無汗者宜之肉桂 兼溫者補虚寒也第多汗者忌蓋蓋能散也號或失血者忌桂桂動血也 用熱之法尚有其要以散兼溫者散寒邪也以行兼溫者行寒滯也以補 南星細辛烏藥良薑香附木香茴香仙茅巴戟之屬皆性溫之當辨者然 丁香止嘔利氣其緩過於豆仁補骨脂性降而善閉古能納氣定喘止帶 極妙肉豆蔻可溫牌腎飧淮滑利者最奇胡椒溫胃和中其類近於車機 氣短氣怯者忌故紙故紙降氣也大凡氣香者皆不利於氣虛證味辛者

多不利於見血證所當慎也是用熱之概也是無金

樂治寒病有無寒藥爲之嚮導佐使則病拒藥而扞格不入朝之建熱者行之以寒也此概論耳 按藥之過熱者必燥如鳥頭之散寒濕輕粉之除黴毒皆是已又朱丹溪局方發揮辨燥熱之鄭云蓋以熱

角法

程曾明日消者。去其壅也藏府筋絡肌肉之閒本無此物而忽有之必爲 從來惟夫一有不慎則大淫外侵七情內動飲食停滯邪日留止則酱證 **绡誤人者有當消而消之不得其法以誤人者有消之而不分部分以誤** 僧散乃得其平。經云。堅者削之。是已。然有當稍不消誤人者有不當**消而** 亦有不當稍而稍者何也假如氣虛中滿名之日鼓腹皮膨急中空無物 生焉法當及時消導俾其速散氣行則愈耳倘遷延日久積氣盤踞堅牢 與夫痃癖癥瘕七疝胞痺腸覃石瘕以及前後二陰諸疾以誤人者是不 人者有消之而不辨夫積聚之原有氣血積食停痰蓄水癰騰蟲蟲勞療 爲蟲爲血內實而有物者大相徑庭與古義異。又如脾虚水腫土衰不能 取其形如鼓之狀而因以名之此爲敗證必須填實庶乎可消與盡證之 日漸強大有欲拔不能之勢雖有智者亦難爲力此當消不消之過也然 可不審也凡人起居有常飲食有節和平恬淡氣血周旒谷神安楊病安 制水池非補土不可真陽大虧火衰不能生土者非溫緩命門不可又有

脾虚食不稍者氣虛不能運化而生痰者腎虛水泛爲痰者血枯而經水 斷絕者皆非消導所可行而或妄用之談人多矣所謂不當頒而飧者此 也然又有當消而消之不得其法者何也夫積聚擴狼之證有初中末之 蘆薈丸予亦嘗用五味異功散佐以和中丸皆攻補針行中給之道也若 鬱漸深濕熱相生塊因漸大法從中恰當祛濕熱之邪削之耎之以底于 焦膽與膻中皆附麗有常所而皮毛肌肉筋骨各有後深凡用傷丸膏散 有消之而不明部分者何也心肝脾肺腎分佈五方胃大腸小腸膀胱三 三法烏當其邪氣初客所積未堅則先消之而後和之及其所積日久氣 未消而元氣已消其害可勝言哉況乎積聚之原有氣血食積停痰蓄水 必須按其部分而君臣佐使駕馭有方使不得移則病處當之不至餘伐 統通而塊自消矣凡攻病之藥皆損氣血不可過也此消之之法也然又 夫塊消及半便從末治不使攻擊但補其氣調其血導達其經脈伸營備 平但邪氣久客正氣必虚須以補寫疊相爲用如薛立齋用歸脾傷送下 之不移者也聚者成於六府推之則移者也其忽聚忽散者氣也痛有定 癰膿蟲蠱癆瘵與夫痃癖癥瘕七疝胞痺腸覃石瘕以及前後二陰諸疾 無過矣此醫門第一義也而於消法爲尤要不明乎此而妄行尅削則病 各各不同若不明辨爲害匪輕予因約略而指數之夫積者成於五藏推

處而不散者血也得食則痛嗳腐吞酸者食積也腹有塊按之而與者痰 弓弦筋病也無則隱癖附骨之病也癢則有塊可覺積之類也寢者或有 抑抑不樂。畏見人喉癢而欬劇者療療生蟲也自一法。程氏不免事情。 生红 痛偏著一處者外羅也病人**嗜食甘甜或異物飢時則痛骨之上下有白** 也當臍而痛小便如淋轉側作水聲者腸癰也增寒壯熱飲食如常身有 者停飲也欬而胸痛吐膿腥臭者肺癰也當胃而痛嘔而吐膿者胃脘癰 也先足腫後及腹者水也先腹滿後及四肢者脹也痛引雨腦欬而吐便 考以盡濟時之仁術也耶日 陰挺下脫陰莖腫爛之類而虛火內爍庚金則爲痔煸爲懸癰爲藏毒種 水自行而腹塊漸大如懷子者腸覃也經水不行而腹塊漸大針非姓者 或無痞氣之類也少腹如陽沃小便牆者胞痺也痛引睾丸疝也女人經 鼈腹中如有物動而痛不可忍吃血故也就要脂類。又橫南之地以盡害 種見證不一而足務在明辨證候按法而消之也,實驗所法所給予。 人施於飲食他方之盡多因近他飲冷陰受蛇蚬之毒也病人放嗽痰紅 斑點者蟲也蟲有九濕熱所生而爲蛇爲鼈則血之所成也胡以知爲蛇 石瘕也有姙無姙可於脈之滑濇辨之也至於濕熱下壁則爲陰菌陰蝕 一消字視爲泛常而不知其變化曲折較他法爲尤難則奈何不詳稽博 置者以

按消之為義廣矣凡病實于裏者攻而去之此正治也其兼盧則補而行之此奇治也然更有虛實相半, 外其藥應病愈不似吐下之有形迹如內消然故名之為消焉而又或與攻配用或與補併行各有所適要 均中治之道也磁砂模概之於氣積乾漆鱉甲之於血積蘆蓄蕪錢之於疳積之類是磨積之例也停 異則其藥亦殊是化食之例也痰涎有冷有熱冷痰之治以小青龍為租熱痰之治以小陷胸爲源是暫寒 舊新之别舊食則阿魏紅圓之類新食則麴蘖平胃之類更和蘿蔔之於傷虧山查之於傷肉之類所傷旣 圖者是已是利水之例也消之不一如此詎可不爲審辨乎程氏所論猶失粗略姑存之已 則從其虛實而施劑嚴子禮所謂陰水宜温暖之劑如實脾散復元冊陽水宜清平之藥如疎鑿飲子購頭 者虛冷則溫而導之如腎氣丸濕熱則清而泄之如八正散是已水飲外溢者必爲胎體輕則徒事後接重 之例也水飲內蓄其在中無者霧陽霧嘔爲下利爲心腹痛證候多端大抵苓朮半吳爲之主義其在下無 過補有所壅者於是有消法之設焉其類有四日磨積日化食日豁痰日利水是也蓋此四法除利水

又按戴復菴瞪治更缺日治淋之法除的然虚冷之外其餘諸瞪若用本題藥不效便宜施以觸氣之劑蓋 開幽門不通正此謂也群如注水之器閉其上竅則下竅不通水安從出乃不治上部而專給下都攻之食 下潤自然流通又易思顧醫案治氣鬱二便祕曰氣鬱不行則升降失職是以下竅祕結二便不順 津道之逆順皆一氣之通塞為之也云如不效但宜投以益血之方蓋小便者血之餘也血荷充備則故腹 急則元氣愈陷二便可由而利耶條。其意稍近。宜參。又張景岳獨經日二便之治小便尤難但知氣 化則能出矣之意則大陽之血燥者不在硝黄而膀胱之氣閉者又豈在五苓之類斯三說欲用消導之既

せい 損法

所宜留意也仍附之

又按十劑中有通劑滑劑燥劑俱是消法已又近時李一亭著醫綱提要立醫學大綱一十六字法門而其 燥濕門分爲潤燥利濕蓋利濕亦消法也

澀法鎮法

枯白礬木賊烏魚骨罌粟殼凡酸味亦同乎雖者收斂之意也喘嗽上奔 張戴人日所謂鑑劑者寢汗不禁澀以麻黃根防己滑泄不已澀以荳蔲 不可執一以羅便爲萬全也 以虀汁烏梅煎寧肺者皆酸澀劑也然此數種當先論其本以攻去其邪

黃根之類皆躍藥也氣脫無以氣藥血脫兼以血藥及兼氣藥氣者血之 遺久墩亡津皆氣脫也下血不已崩中暴下諸大亡血皆血脫也牡蠣舊 李蹞湖日脫者氣脫也血脫也精脫也神脫也脫則散而不收故用酸鍵 **遺成牀而精脫於下者宜固其腎小水不禁者宜固其膀胱大便不禁者** 帥也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此神脫也非耀葉所能收也味事 骨海螵蛸五倍子五味子烏梅榴皮訶黎勒罌粟般蓮房梭灰赤石脂麻 宜固其腸藏汗泄不止者宜固其皮毛血泄不止者宜固其營備凡因寒 張景岳日固方之制固其泄也如久嗽爲喘而氣泄於上者宜固其肺久 溫平之藥以斂其耗散行出亡陽精滑不禁泄痢不止大便不固小便自 而泄者當固之以熱因熱而泄者當固之以寒總之在上者在表者皆宜

者不可固久者可固暴者不可固當固不固則搶海亦將竭不當固而固 固氣氣主在肺也在下者。在裏者皆宜固精精主在腎也然虛者可固實

則閉門延寇也一者俱當詳酌之最后全

邪俱被堵塞坐為變體且極虛極脫自非溫補不能收攝是以壓法僅為一處專脫者般要爲不得已之策 按仲景之於經香赤石脂禹餘糧湯桃花湯、二方而已蓋人身氣血本貴流通故有些邪蹇輕用兜住則正 乃仲景之所以少用也程若水醫數日治病之法,先去病然後可用收經如今衣然先去垢腻然後可加粉

飾也所以粟殼龍骨之藥不可輕用此說不穩但末句可取

張戴人日所謂重劑者鎮縋之謂也其藥則硃砂水銀沈香水石黄丹之 倫以其體重故也久病欬嗽經潮于上咽喉不利形贏不可峻攻以此經

李類湖日重劑凡四有驚則氣亂而魂氣飛揚如喪神守者有怒則氣逆 之故內經日重者因而滅之貴其漸也病重之義。非指重維。 忘迷惑不寧者宜硃砂紫石英之類以鎮其心有恐則氣下精志失守而 畏如人將捕者宜破石沈香之類以安其腎大抵重劑壓浮火而壓痰延 而肝火激烈病狂善怒者並雄黃鐵粉以平其肝有神不守舍而多驚健 不獨治怯也故諸風掉眩及驚癇痰喘之病吐逆不止及反胃之病皆浮

火痰涎為害俱宜重劑以壓之本草 按心神失守龍骨牡蠣以收固之諸逆上衝朱砂鐵粉以隆壓之然則鎮法亦澀法之類也至真要大輪日

陽麥生主輪兩鎮隊久服則陽亢陰消果為下虛쏋煳於鉛丹條云性帶陰事不可多服恐傷心胃俱可為 多止在两上不入中下。此意殆足通他病矣譬茨粉等十二味。 雖然金石之樂宜暫用而不可久用王中 效最著鄭端友全嬰方論載交泰丹治小兒因吐瀉之後變成慢驚累服熱藥上熱下冷經鳴氣粗服藥雞 高者抑之又曰驚者平之並重縫之謂矣蓋脚氣上入及奔豚疝氣之類亦重縊所宜如養正丹黑錫丹其

松蟲

夏菪子韭子蟾酥者治齲齒之蟲也用川槿皮海桐皮者治風癬之蟲也 吳鶴皐日古方殺蟲如雷丸貫衆乾漆蠟塵百部鉛灰皆其所常用也有 枕類爪鸛骨者驅寮蟲也 用青葙子覆盆菜者治九蟲蠶蝕之蟲也用敗鼓心桃符板虎糞骨死人 蟲而下也用雄黃川椒蛇牀樟腦水銀檳榔者治疥瘡之蟲也用胡桐淚 蟲得酸而軟也加藜蘆瓜蒂者欲其帶蟲而吐也加芫花黑丑者欲其帶 加附子乾薑者壯正氣也加苦參黃連者蟲得苦而安也加烏梅訶子者

之寒熟皆足動蚘而其偏寒者必兼温中其偏熱者必兼清中或兼轉刷前人之怯備矣如近今所用鷓鴣 省还额卷别般一频良有以也考之經旨甘草粉蜜湯安就之給也鳥梅丸為厥陰正方而殺蟲之給也胃 菜殆殺蟲聖業也又張景岳全書日还治之法旋逐旋生終非審策欲杜其源必須溫賽聘司韓賈氣強蟲 按此說不醇姑錄存之蓋就之為物與四氣七情本無關涉自是一種病由故其方樂亦有出于諸法之外

自不生矣。然就稍有嘔痛危飢亟须驅逐者景岳之言,豈善後之策敗 又按張戴人儒門事親曰夫蟲之所生必于脾胃疾虞藥之所過在于中流蟲聞藥氣而避之事者安得取 之予之法先令幾甚次以檳榔當丸爲引子別下蟲藥大下十數行可以擔而空聽上發子致用此法下蟲 致百相御長丈餘靈此術本于外臺際食廠髮癥方而官頗有理學者宜試用語

丹彼元堅亦柔撰

諸劑機略

能消之又能摩之也熨資火氣以舒寒結凡筋肉學急頑痺不仁髮能通 散解其治在中久病痼疾劑多以散者理如此也丸者取其收攝而其給 導弓痺鬱者于酒爲宜風痺之治多專于漬酒者如此散者取其漸漬而 治內者自內以達外湯體丸散丹之類見于服飲者是也治外者由外以 俗以他皮膚而利肌肉也粉則粉密其空隙也靈療 之也就言其氣之熏以發腠理燒地爲之所以各元府也俗言其因于傷 在下腹中之病及不可散服者宜用丸也至于成丹則火力烹養有一陽 邪氣者于陽爲宜傷寒之治多先于用陽者如此醪贈主治本乎血脈凡 在中之義金石之類多取馬膏取其膏潤以祛邪毒凡皮膚蘊蓄之氣膏 通內膏熨蒸浴粉之類藉于氣達者是也夫傷族主治本平腠理凡滌除

今聖濟本諸此而更增本平腠理語是誤混素問揚液之義蓋此論諸劑差響不少詳辨于後又醫心方引 按林德等千金方凡例日卒病賊邪須揚以蕩滌長觸瘤疾須散以漸清當黨此古人用湯液喪散之意也 **蔡孝琬館膏酒湯散丸煎次第亦難可倍然是古說姑存之日病有新舊療法不同邪在毫毛宜服膏及以**

煎也考煎謂煎煉之方千金方有風虛雜補酒煎一類外臺祕要有古今錯家煎方聖濟總錄日煎者取其 摩之不療。廿日入於孫服宜服藥酒酒是熟液先走皮膚故藥氣逐其瘤勢入於孫脈邪氣散矣不療卅日 和熟為服食之劑是也又陳月朋本草聚筌五用日揚日膏日散日丸日瓊層有能不確略擴錄于後款 入於絡脈宜服緣不療六十日傳入經脈宜服散不療八十日入於藏府宜服丸百日已上謂之沈續宜服

傷散丸

聚。造飲食。舒營衡。開開竅。緩緩然參合。無出於國也。散者。能祛風寒暑煙之氣。豬寒煙豫奪邪惡。潤澤枯朽。说養皮膚。益充氣力。扶助困場。莫據於緣也。國。可以逐風冷。破盜艦。消費不可,也一之者,可,謂上上工 異。仍注于此。日。緣。可以蘇鮗臟腑。開還經絡。韻品陰蹻。祛分而,行之之者,可,謂上上工。金匱玉面經〇接千金亦藏是言。要疑假託也。又中藏經。意間而文有 伏。開陽和胃。行展鑑經。莫過於散也。之邪。發陽四肢之蹇薄。除第五臟之經 當平之次當用丸丸能逐沈冷破積聚消諸堅實進飲食調營備能多合 支病久風冷發動次當用散散能逐邪風濕痺表裏移走居無常處者散 張仲景日若欲治病當先以湯洗滌五藏六府,接千金。開通經脈理等陰 陽破散邪氣潤澤枯槁悅人皮膚盆人氣血水能淨萬物故用傷也若四

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腸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飲 速用陽稍緩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大概也近世用傷者全少應傷者全用 用者惟近世人為之大體欲達五藏四支者莫如陽欲留膈胃中者莫如 沈存中日锡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锡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 煮散大率場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多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

矣比功較力豈敵陽勢然旣力大不宣有失消息用之要在良工難可以

定論拘出展於內職

李東垣日大抵陽者盪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圓者緩也 不能速去之其用藥之舒緩而治之意也開藥法

故直到購買而猶有外達之勢不問藥之緊慢欲味壅閉者尤其所宜其輕浮也故少戀滯之能而性味易 故大寨之薨功力過烈乃在所是本草藥不宜入湯酒者多係大寨之品其意可知也散之爲物其體也散 不審其辦堂可也平今多緒家質之經旨過之為物質取精液藥之性味混然融出氣勢完壯其力最變表 得名俱取之于體非取之于用也同。丸以緩之。亦出劉河闌七方說中。蓋此三物醫人日與周旋而得名俱取之于體非取之于用也東域散散之就。與新漢散解之義。自不蓋此三物醫人日與周旋而 起如黍栗陶隱居一以丸藥爲解可見大毒必宜丸藥沈氏亦本于此耳要之緣也散也丸也病各有其對 緩而補則取次收效瀉則獨下癥痺然大毒難入陽散者丸以用之亟建殊績爲本草經若用毒藥療務先 也。要之"補方偶有用散。要不似爲丸之多矣。 丸之爲物其體也結勢不外遷而以漸終化故其力最白朮散。亦是綱養。蓋妊娠喜麥通。不喜重體丸之爲物其體也結勢不外遷而以漸終化故其力最 域作丸散法條。是以力頗劣於腸然比丸焉捷故大奪亦稍所長矣抵當病所。以收繳之。當歸散。處宜參第十二卷是以力頗劣於腸然比丸焉捷故大奪亦稍所長矣散之屬散者。天雄散一方。此取 裏上下無所不達卒病痼疾無所不適是故補濾過涼有毒無毒皆以腸爲便所以用腸最多也唯其最峻 按玉函所立次第国不得拘沈氏說稍聚猶未為盡湯蕩之解誠不過其一端而散散丸緩不無其理然其 而藥亦各有其宜本草經稱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云云而隱居又學病有宜服丸者服楊者云云焉注則 上熱有如定馬場之熟腸捻取白汁取于急卒便用並是稍緩於震腸有如十棗腸之養棄去陣取于剛柔 可知彼此相藉而三者之設於是焉立矣又按經中邊之類有如大黄黄連瀉心腸之麻佛婦實取于蘇剔

相續有如大陷胸揚之內甘遂末桃花湯之內赤石脂末俱取于主藥專功矣散之類有如半夏散半 施之際不可不慎如藥法也 九下瘀血過之水燙取于寬猛得中理中丸之沸揚和服亦取于亟效矣凡此之類各莫不有精義存則措 一散之水煮取于其不载咽有如薏苡附子與醬散之水煮取于使藥速效矣丸之類有如抵當丸大陷胸 夏乾

脾飲等所源也。然古方傷飲。無甚分別矣。滋干金方醴根飲子。有鹽便飲之語。是爲方館 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此乃爲寒藥之義飲與爲稍有別。服有定數者。名爲。時時不拘者。名飲。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此乃爲寒藥之義爲方》或有景飲者。先兄紹翕日。曆宗会差。葉仲臺云。 齊毒藥則聚說是漢藝文志湯液經法十六卷末知所指何物臺甫士安甲乙經序云伊尹以元巽之才撰 又按素間有過液醪體輸發景岳日湯液者清酒之類先君子日經旣云上古作湯液而又官當今之世必

腰者。蓋煮散之變法也。 條干香質諸藥為末。 佛緣縣 道路艱難四方草石鮮有交通故醫家以湯焉髮散然則其弊昉于五代而積智至宋盛行矣。和劑局方。 又按林德等千金方凡例日苦人長將藥者多作表散法盖取其積日之功今詳千金外臺雖有其方不過 僅僅數首而與仲景之方其旨自異應安常傷寒總病論曰唐自安史之亂藩鎮破扈至於五代天下兵戈

圓者取其邊化而氣循經絡也蠟圓者取其難化而旋旋取效也此說不純宜多前說且古方丸變大抵用 疾其丸極大而光且圓治中焦者次之治下焦者極小稠麫糊取其邊化直至下焦或潛或酷取 又按東垣又曰腳末者不循絡止去胃中及藏府之積氣味厚者白揚觸氣味薄者煎之和柤服去下部之 蜜後世趨便易以糊丸功力殊劣又寇宗奭張孑剛並有蠟丸之說張氏焉優日有一等虛人沈積不可宣 之意也凡半夏南星欲去濕者以生薑汁稀糊爲圓取其易化也水變宿炊餅又易化滴水圓又易化煉管 其收其散

避。皂子圓。御藥院方。治三種糜方之類。不可枚舉。宣臨避避用。 碎錄。骨額。沙蔣和刮牙層等。宣指方。勞瘵。雄黃散。資生方。壤 及近效。大小便不通。含消石。本草華鹽峰。治效。含膏丸。十便良方。心腹痛。薑骰子。疳 錄驗方大紫菀丸等。千金翼方。治胸中熱。含消圓。消渴。羊醴煎等。外畫所引。豬家五鸝丸。 含嚥之之例治法也。又华夏散。 丸和棗核彈子等大含喻化下以治欬嗽膈噎及胸熱之類病屬上焦者其意在浸潤關治即苦酒過 |其樂蓋蠟能粘逐其病而又久留腸胃閒又不傷氣能消磨至盡也濟方。 | 又古方中有實 少少感之。驗之往往得效亦不可不知也最大豪丸。僧傑紫菀丸。內治而兼外驗之往往得效亦不可不知也體心方鼓眼中。引張仲 莎少

用小丸取達下焦也此說誤矣蓋古方皆用丸字、宋欽宗鑵完其音與丸相近故南宋乘本聲書皆改作圓。 又按張石頑傷寒變論曰云圓者如理中陷胸抵當皆大彈圓燙化而和滓服之也云丸者如麻人鳥梅皆 物泛然稱之丹後草藥如控疑丹竟無知其所由焉。 丸字犯御諱以元字代之此可以證爲又丸樂有名丹者先君子曰蓋以方士多燈煉服與凡睹石煅煉之 獨趙開美重刊北宋板傷寒論悉用丸字實為舊面如王是齋百一邊方改為元字有日元者即樂之丸也

者功效不勢而明以來諸家無敢知者何也 量兒大小服)聖惠方同。泡字。作沃字。泡。便以物合定。勿令須彌放。如人體溫。 宋樂錄蜜和過而已發。 宋人療小兒閒旣見用蓋取適口也品,以靈和如青。故名爲某青。此二法 擺用出藥。即三黄腸之遺意於田。治學兒童子患髮豆疾。用紫草二兩:細剉。擺用。浴呼振即三黄腸之遺意除酒溪注彼方田。此又法之最奇者。不煎而取泡。 又按皇國制劑轉刷及芳香閒用湯泡以代養煎是取其疎盪亦便倉卒其法以㕮咀藥內觸袋中麻 滋補之劑多用資膏以代資丸是取其留戀其法但 以百烯烯 7一大臺灣 | 以細

酒體

邪之傷人有淺深藥之攻邪有輕重病之始起當以傷焲始其微病旣日

用立者後宜止服餌之家不問有疾冬三月宜常得酒藥兩三劑至立春 藥以此見受邪旣踩經脈閉滯非醪藥散發邪氣宣發血脈安能必愈然 其見大踩者醪體主治又有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者治以醪 滯陳寒痼冷偏枯不隨拘擊痺厥之類悉宜常服皆取其漸潰之力也聖 取差或遲是故服餌之方用酒體者十常六七大法醪體之方冬三月宜 取其蕩滌之功甚於丸散病久日深乃以醪醴其法衆者以夫受邪堅牢 則揚焲者取其蕩滌邪氣醪醴者取其宣通閉滯凡病始作多以陽焲蓋 勿服故能使百疾不生又況酒性酷熱主行藥勢所以病人素有血虛氣 久乃以醪醴烚其甚是故病人色見後者易被主恰其見深者必齊主给

藥獨功用此相還立論須分別看爲大法各宜服酒至立春宜停本出千金藍煮爲藥之義。 **今聖濟始探玉版論要篇文以演其義然上古所作莫知其法則宜存而不論如服餌之方云云以下正是** 按藥酒助於仲景紅藍花酒以降其方甚多大抵皆為宜通血服發揚癮痺之劑矣內經醪體亦是酒之屬

Ą

治表一以治裏治表者如呼騰去腐止痛生肌弁摭風護肉之類其膏宜 徐炯溪日今所用之膏藥古人謂之薄貼,無點。不其用大端有二一以 輕薄而日換此理人所易知治裏者或驅風寒或和氣血或消疫痞或壯

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膚筋骨之間可按而得者用膏貼之閉塞其氣使藥 蓋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內其統行于經絡藏府者必服藥乃能驅之若其 筋骨其方甚多藥亦隨病加減其膏宜重厚而久貼此理人所難知何也 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氣聚血結而有形者薄貼之法爲良但製 性從毛空而入其腠理通經貫絡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較之服藥尤 膏之法取藥必眞心志必誠火候方到方能有效否則不能奏效至于敷 熨用湯種種雜法義亦相同在善醫者通變之也 論流

得一日在皮當摩膏火炙之即愈引。然則古之用膏者多矣考之千金外臺大抵外摩徧身及病處又內 摩勿令九竅閉塞玉函經日能葬膏煎摩之者亦古之例也又曰膏煎摩之勿使復也華元化曰夫傷寒始 服之其方一而其用則二陶磯居有可服之膏可摩之膏之語孫真人曰病在外火灸摩之在內溫酒服如 摩兒百過蓋係固表之法又轉飛霞醫通日八歲以下小兒戒投棄以所宜棄爲未香油或水調摩惠虞使 又按千金五物甘草生摩膏治少少新生肌膚幼弱喜爲風邪所中云猪肪煎如膏如彈丸大一枚炙手以 棄核許蓋皆是所謂取其膏潤以祛邪毒者已如瘍腫之膏必紙帛攤貼自是一法。 按經筋篇治口條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仲景日。四肢才變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 藥氣由毛孔穴絡薰蒸透達此說難從又續醫說稱痘瘡未出預用麻油摩背又稱驚風發搐用竹茹燈心 **驫末入臺汁少許麻油觸匀按摩小兒自額上起直至背心兩手足心數十過並未試姑存之**

熨

苍九 膏 熨

味相兼益佳若臍中冷結不可便熨冷氣攻心腹必死須先用藥溫之久 龐安常日下利穀道中庸當以熬鹽末熨之或炒枳實末溫熨井玉面經。一 藏論日痺不仁腫痛可湯熨及火灸刺之蓋病生於筋則拘急攣縮痺而 矣引取舒伸之義以熨能然血氣形志論日病生於筋治以熨引玉機具 下須臾即通,數見,宜多看。然關陰已服巴豆甘途大黃輕粉之類大多即下,須臾即通,按此法。外量中然關陰已服巴豆甘途大黃輕粉之類大多即 而可熨凡臍下冷結成關陰大小便不通服藥雖多不見效以炒鹽熨臍 不仁則經血凝泣二者皆由外有所感熨能溫之血性得溫則宣統能引 因藥之性資火之神由皮膚而行血脈使鬱者散屈者伸則熨引爲力多 而蒸熨則使人陽氣偏行陰氣內聚,皮膚不痺勿蒸熨神 宜蒸熨而不蒸熨則使人冷氣潛伏漸成痺厥 不當蒸熨

與灸代用外臺載岐伯曰灸風者不得一頓滿一百若不灸者亦可以蒸棄熨之灸寒濕者不得一頓满干 若不灸可蒸藥薰之是也又如陳藏器原蠶屎熨偶風及瑣碎錄睡中風吹手足或酸或痞或腫用炒熱鹽 按靈樞書天剛柔篇或寒運藥熨扁鵲治尸厥為五分之熨蓋熨之焉用禮病所在散凝寒破結陰故古或 寒陰厭怒白髮臍下,亦態變法。本見肘幾方。《經驗祕方治熇不止用艾木體子蛇床子熨俱取之固寒陰厭怒白髮臍下,亦出活人書。及衞生家寶。經驗祕方治熇不止用艾木體子蛇床子熨俱取之固 帕裹之熨微开俱取之發表也如千金及翼方外臺等熨癥諸方皆取之潰堅也如點濟始氣虛陽脫及傷

Ś

暴通利而損人尤宜詳之也歸

樂用黑豆熨前後心消後心幷獨語。合風氣散。即得藥下。或妙豐醋灰亦得。衞生寶鑑治左脇下樂,用黑豆一三升。以青布裹。於醋餚鑑內蘸。及熱。裝衞生寶鑑治左脇下 在商程熨不能運藥。名爲停藥。用此法。 皆是外假其力以救服藥所不及也 有積得寒則痛見藥則吐用葱熨法。其景岳全者治傷寒結胸虛騎不堪攻擊者用蔥頭生薑生 元陽也如韓砥和治下焦積寒而上焦陽盛難用温藥用灰包熨臍下,自身重整濟治中風人口喉或不療

熏蒸

處著甑目下燒艾一時久知矣此熨法之變者本事方顏集疝氣薰方亦稍近宜併考

又按本草艾條圓經日中風掣痛不仁不陰並以乾艾斛許揉圓之內瓦甑中並下塞錯孔獨留一目以痛

苦寒雖諸醫與圓散場四日之內凡八過發行汗不出苗令燒地布桃葉 陳廩丘日或問得病連服湯藥發汗汗不出如之何答日醫經云連發汗 汗不出者死病也吾思之可蒸之如蒸中風法熱溫之氣於外迎之不得 出世人性自有難汗者非惟病使其然也蒸之則無不汗出也許。 蒸之即得大汗於被中就粉傳身使極燥乃起便愈後數以此發汗行皆 不汗出也後以問張苗苗云曾有人作事疲極汗出臥單簟中冷得病但 方阮河南蔡法,州臺廣憲其說最詳又唐書許胤宗傳曰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服益沈而喋亂 按經日陽氣佛攀在表當解之熏之所謂熏者蓋即蒸也南史數徐文伯治范重其法一與張苗同而崔氏

仓九 重素

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書防風揚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烟霧其

衣便得語是黨上所謂蒸中風者而趙虛白風科集驗各方癰風散鎮心散並是遺意也他如陸嚴始血悶

寶婦人指動。半日途甦。又崔元亮集驗方治腰脚蒸法亦宜取法須鑫閱焉引。李顏硼無目日。葉薰之。傷氣微復進之。有又崔元亮集驗方治腰脚蒸法亦宜取法須鑫閱焉出本草牡荆條。溫經历殆足稱奇術矣顧翳故。引允遠傳史日。新昌徐氏師。病產後暴死。但廣顯微熱。建餘之日。此 之。又得效方曰。如用蒸法病得差。明年斯時。漢莫再作。再作或不治矣。此蓋係誤旣餘法雖妙。止宜施之野人云云。又本草莫椒條。陶隱居曰。可以蒸病出汗也。此不學其法。 雾。預決後二年必

漬浴燥洗

死。非親驗之害也。

治之人凡欲使邪毒外泄故也及绘朝伯牌。並非藥浴之間。今漢合立論者。 無矣。 肌肉堅厚腠理緻密有難取行者則服藥不能外發須藉場俗味其行空 漬俗法所以宣通形表散發邪氣虛邪之傷人初在肌表當以行解若人 酒恐毒氣內攻於藏者有服五石發動氣攻於陽者若此之類皆以俗法 宣導外邪乃可以行內經所謂其有邪者廣形以爲行是也有因大飲中 好法·治客忤馬通俗方本草治咳嗽生薑沐浴JP.荔溪婴孺方治小兒不生肌肉又三歲不能行五套俗此不肯治客忤馬通俗方本草治咳嗽生薑沐浴JP.荔溪婴孺方治小兒不生肌肉又三歲不能行五套浴 斯· 即行法也强惠治傳處骨蒸有沐浴方蓋驅惡風也又療小兒多有用者如千金給傷寒鴆浴方七首。 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腰背險重此邪氣在表洗浴發汗即愈今考古方許仁則有桃柳等三物俗肠喜夭 按經文演形未審其義王機真藏論脾風可給亦莫知何法業嫄傷寒候日病一日至二日氣在孔竅皮膚 **循项陷有水梯场用者有功沃佛胡荽。寅一身。是亦癀路之姜族已。酒** 香引。小兒直铁治肥體體熱浴體法麻。蝎·朱·鼎·横枝等。之類是也又魏桂廉傳變心鑑治療動幼新小兒直铁治肥體體熱浴體法用爲蛇。白뵱。青黛·天之類是也又魏桂廉傳變心鑑治療

矮洗生陽

宜操洗而不燥洗則使人蹑氣上行陰邪相害

ļ

不當無葉

而淋煤則使人濕侵皮膚熱生肌體 肌內不寒勿緩洗

湯治風虚加五枝桃。嫩。桑。柘。槐也。 令坐坑內解衣以熱揚淋之良久以簟蓋之奸出而愈此亦通經絡之法也時珍常推此意始寒濕加艾煎 發背門日或已潰或未潰葬氣結聚當用樂漢湯冰揚猪上散其熱毒夫湯水者能募集口掃宣暢血故用 元盛冷。用檄目。桂。川烏。綖辛。乾鳌。水煮。糜浴下都。 之獲用燉拌者不一而足又聖惠花寶等五味。水煎茶洗。補元陽。爰血服。又焦圓端效方。治下之獲用燉拌者不一而足又聖惠 水氣薰洗法。用璋柳。赤豆。麻黄。桑白。卢冷四味。水煎。少腹已亦小豆煮爛汁。潢膝以下。又神巧萬全方。卢冷御藥院方。置重數: 病合洗方。 卒死壯熱煮潰腳。 中風用蛇床子。防風等八味。蘇躁。病金匱。百卒死壯熱炙響石。水中風千金。大戟洗傷。又方氏家藏方。 假湯氣而行也蓋煖洗生陽者得此說而義明矣又本草綱目曰朱真人靈驗黛云有人患風疾數年攝坑 按本草衍義日熱湯助陽氣行經絡患風冷氣痺人多以湯樂脚至膝上厚覆使汗出周身然别有藥亦終 場外攝也又活人書稱脚氣用湯絲洗者醫之大禁驗之果然 或五加煎湯林洗覺效更速也此說亦有理又考之古方百合 少腹巴下辮浴。又百花散。用百重意散。外因壯陽氣。用丁香等十 水腫方。水腫從腳挺。

學/法學水 諸以外治內法

皆可爲引導法擇而用之可心學等金 之苦不可攻之當待律掖還胃自欲大便燥屎已至直腸難出肛門之時 陽明病自行出或發行小便自利者此爲律被內場雖大便輕而無備痛 則用蜜煎潤竅滋燥等而利之或土瓜根宣氣通燥或猪膽汁清熱潤燥

法但須分津液枯者用蜜導邪熱盛者用膽導濕熱痰飲園結塞汁麻油浸栝樓根導惟下傍流水者導之 按王操卷傷寒增繩日凡多杆傷津或屢奸不解或尺中脈邊窮元氣素虛人便欲下而不能出者並宜導

老九 矿酸烧绿烧 等法

長二寸。鹽塗之。內下部中。立氫。 蒜鉢皮。錦裹。內下部中。氣立還云云。 之類雖是古外屬。禮氏蓋兌法。似生薑。如小指。蒜鉢于金。治脹滿不動方。獨類蒜。燒熟去之類。雖是古 法非與中氣有情者如痰飲陰結各異其藥之說。殆是紙上之談不善於推廣仲景之法者矣如生薑是 直腸而乾澀不出者蜜煎之潤能從其勢而利導之已土瓜根猪膽汁亦是獨品其理無二實皆是潤竅之 方亦不可適用又醫學綱目引田氏曰生下不大便治法先以硬葱針粧入肛門此自一法 陳醬薑導之凡此皆善於推廣仲景之法者矣此說稍詳然稱以未然何則不論何病津液內媒爆屎至 益非諸承氣陽攻之不效以實結在內而不在下也至於陰結便閉者宜於蜜導中加量汁生附子未或

蔣自了日大便結在廣腸蜜煎法猪膽導法最妙若結在大腸中非導法 黨之使藥氣直入穀道良久結糞自化而덃矣實意 之可能達也用皂礬四兩於淨桶中,將滾場一桶傾入合病人坐淨桶上

蒸下部方自了堂本干此等方數又陶節毫殺車槌法治傷寒裏熱服轉棄後用鹽炒麩皮熨其腹上亦本 沸下鹽攪勻鴻入盆中看冷煖得所令病人盆中坐淋俗少腹須臾即通又治大小便不通有蓮葉葱生蠶 按聖濟治傷寒後大便不通并吃轉鴻藥後腹脇轉脹不通利方鹽半斤熬令色變用醋漿水二升煎五七

踏聖濟然可謂多事矣

此稳 方**愿** 寸。亦以竹管往降。令痛吹之题。于金用葱瓤等。除尖頭"内陰莖孔中。鰥三寸。顏用口吹之。丸。取如棗核大。內漏孔中。令半于金用葱瓤日。凡尿不在휊中。爲腹惡僻。諱渡不通。以夢 又按本草綱目曰按小便不通納藥於竅中亦導法之類也考此法財後用雖黄便方、細末雖黃、靈和又按本草綱目曰按小便不通納藥於竅中亦導法之類也考此法財後用雖黄田。若小漢備。不得小 通。非常之效。衞生實鑑用猪胞膜膜如鼓。 難月垂死。一瞥用猪脬吹腰,以细管安上。 插入陰孔。題末入孔。 韵衡生實鑑用猪胞原文儉繁。 今不錄。 本草鼎且曰。 勢有一鼓。將藥脖,小便不遇。 本出都邑師治疾方。救哉用鹽末用青葱葉尖。藏鹽末。開便孔。內葉小頭於中。吹之令津液大鹽。便愈。按救哉用鹽末。外臺引。日。主小便不過方。取印成鹽七葉。講師作末。

灂 疾。項荆散等。治喉痹。一字散。治牙痉。 失笑散。 又用發散傷寒可用不臥散解之。於兩鼻內噴內外津服。 有喑藥麻黃散。 又楊氏家藏方。 有治跟 又用發散傷寒。治病百法。解利傷寒。 一法。 此術。本于金匱。治尸厥。用菖蒲曆法。後進藥。又十形三壤。痰厥條其說稍詳。 數方。 脱藥。多打噴嚏。或用拳打腳心匆痛。令病人彈身接起。則藏府搖動。而胎自反上。又用驗疳免產經。治盡腸產。以半夏為末。搖鼻中。腦自上。又避治要缺。有胎轉閱。用搖鼻又用驗疳 中口茶。 雙丸。 中心切破。急以蹇遵方。治急喉閉。 疾生死者。炎死。又云。 是重货。 一天用治結等爛壞 **薄子大。燒。嗅之。以鼻中黄水出尖上留一小孔。以與承之。 黨時領** 徐介翁薫頭風方。於上方。院方。 離香散。治過正頭癌 宣閥。 此方特不燒烟。研細。 漢人。蔡 其所 按蔣自了 款所 **攻鼻散。** 活人書。 汗出如洗。嚏噴者。用吐法也。 連嚏噴三二十次。以衣被蓋覆。 · 設書: 猶未該備今仍檢方書特摘以外治 又用開 戴 不燒烟。用升下脫止。又漢人。蓋用升下脫產經。 口樂黨獎干異內。 用細辛。皂角。 数件及吹喉 風方。於上方。『消地館。凡序。『流域多。疾輕易療。如不完以審員。氣衝入喉中。自破也。已覺過利。即除去云云。愈以審員。氣衝入喉中。自破也。已覺過利。即除去云云。愈以審員。氣衝入喉中。自破也。已覺過利。即除去云云。愈以審員。氣衝入喉中。自破也。已覺過利。即除去云云云。 著有通 達壅閉。 **用瓜蒜。解香等五味。田。先含水滿口。後滷藥末中字。蘇入鼻中。又頭竊門有擬以瓜聯散。又外臺。治發黃。有瓜莓等末。次鼻出黃水囊方。又肇惠。治風頭** 醫外治。 而口噤不能下樂者尤便有用牛黃等。當身內令吃方。又 濫 眼雕 各少許。或只用华夏為末。以蘆管吹入鼻中。俟噗嚏。又急中濕。鑾蝴綠散。若牙緊不能下藥。即鼻中爐之。 一卷其書分頭面 腫 朱。三味薫法。其他近今所外科正宗。有結專鹽藥方。 傷 又本草भ目。 折之治又趙 《出為度。又本草。引博廣方。治偏顯古。須嘯溫水令滿口。又趙宜僖經驗方。 治盡腸產。 致其方。係川芎。石膏。 用此藥時。當於暖室中。 分叉用治眼 身體諸部以集內外趙病外治之法大 忽野串 內之法略列于左 引夏子益奇疾方。 大紙機以蘇油潤。 雅外編有樂外門分鍼 目口齒等疾。聖道。治服時如針刺疼痛。 用方法。 **多署大全。** 沿偏頭疼。至重散。雄黃。細辛避驗方。治頭風。好艾提爲丸。 蒸遭. **福鼻用泄頭中鬱邪寒醫** 有當髮。 程次城。 7有驗者。 技有部關炭。 甘草・四味・又用升提下以酸辣漿漿粥投又用升提下 却以纸卷筒。如《《外》 灸熏貼蒸洗熨吸雜法九 芎藭。姨。將口異吸以烟薰產豬具中。 义聖療。 堻 抵 聖濟。中風。龍鵬沿小兒急優騰風。 齅烟亦 茲不具錄 塞鼻。 不 其人少蘇。又易簡方。 祵 用 用 如牛角狀 口鼻吸烟。 贴 朑 通 澄寒方。 內類類中 淋 Ŀ 喉閉 又用給 細辛。 治有 紫卒 雕 養育 一百

變變治捷顯四 矮斗風。頂粒 。火邪又中。 一小孔子。人 不可服 丹。並絹裹。安耳內。又用給桂丸。三因方。有塞耳又用給 大一竅子。透氣於鼻孔中。牙關立時無失丹。牙關不開。 天南星一笛。 聚熟。 雄朱丹。 牙關不開。 播之。 又衞指節。 於生油內浸。 從火炙。 以 插其 左籍 寸長五寸。在蠟上拖勻。 咽喉腮頭膽関。右以蒜。 天繭星。末。不開。用白梅 《千火文月台原型更青。又给天摘。有公人,从文月台原型更高。治小兒诸篇。有公人,风邪入路。真玺婉说。南屋故。云。仍《风歌入路。真玺婉说。南屋故。云。仍谓中心。 勝即上,聖十 **《吸即量。** 《喉内。即 天 瘹. 並 即止 产上 去類。 。末。推大牙左右。名腽關散。又聖濟。用白梅揩齒。口開即燧藥。又引經驗方。 至重不過二次。摩頂用給眼患實。除止。左插右。右摩頂用給眼患緊塞。 用 3. 名籍 新 東于使氣下達 泄攣 相 知 田 田 田 ※ 所 映 青。 令患人以口吸其氣。入咽豆二合。於瓶子中。以熱 追 或用 熱 取姓油或 喉 單經 丑串 大雅 際鼻衄 其蘇 **金額門** 作機 外基 即找去。塗顱亦 惡血。 鳥頭。芸墨末。新汲水調鑑。聖惠。治天廟。備急釜頂膏。 **"欄巴豆。** 中類目。中 居心中2 ū Ė 莫斯艾提軟。蔣繼繼上。塞耳鼻中。又串雅外編。 **龙便**。 瘡 治上部疾以壓衡。鼻衄。衡門前立開。是以黨法為過關。治牙中國之間。是以黨法為過關。與 短天病。有鈞藤園。或小兒豬痛。有過頭大或一學數。云。仍以大蒜。如是數。云。仍以大蒜。如是兩門為風冷所客。2 (衛生十 駐層。 登此法不 古 鵝紙 見知。白 名聖姻倚。二· 又篦麻子仁。 角 · 特四面起炮。 舌。巴豆牛粒。 **「喉中。即** 有剑藤圆。这用散外形生南星·治小兒偏風。鼻塞情說。1。仍以大蒜。等譽。末。丼作餠。用參順。夜縣。點劃前。仍以大蒜。等譽。末。丼作餠。用紡機。夜縣。點劃前為風冷所客。組辛。用油蔥下蠟。專繳頭上。又得魚方紅下 遊或用逐風冷小兒直蒙。用麝。蟆。牛黃。青黛 全方。用爲梅。細辛。開牙關。令咬定甘草。 1 · 審其旨。 斯汲水調金。 『又用給盤腸產取于升提其稅 草席子十烯急塗頂膏。』 又用給盤腸產取于升提其稅。產經。以為頭油數方。 《又用給風病苦酒煮芥子。薄頭。治小溪,治眼。有摩頂又用給風病苦酒煮芥子。薄頭。治小溪,強鳴上。 培養為僕。插耳內,一頭火點攤。 则氣透腦。,雅外編。 頭風。插耳。黃蠟三兩。 熔化。以白紙間二角, (技術 即定。 無封閒 ·二方·並不載出典。當分。又用散 仁。研欄。新卷作簡。處烟又用散 加枯梗。 雕沃南星。 用葉梅。 外點層價。極數。丹溪心法頻集頻阿。若陽氣下陷者。以升陽益胃は |取油。作機點攤。吹鐵。。中惡喉舞。一切急病。 白沙念中里 加 治牙迹。 **注草麻葉。 绘** 蔌 通關。 干取 倒耳。用延胡索。又小兒衛生健衡美牙迹。透飄散。雄黄定迹者。並塞耳。寒上方大異。 塞耳用截滚透 治療部 光細虞剪雞頭 塞耳用截滚透 臺灣細辛。漸香。又本草。引加氏方。沿位草。如人行一里又换。後魋藥。又和 À 加加 用開 用白鑾。豐花。據之。又甘草。比中。日曜牙樂。無門下藥者。用魋躡。 膊 촳 金製。 口嗾使藥下咽 擹 又有機羅二方。 又幼幼新春 烟 。又小見衞生龍微論。沒維養定疼膏。並塞耳中。 熏咽 用利 中不量 要簿案云。如 肺 阿寒雞皮 氣. 又全要方針 或用 《雅·安海· 有氏方。治小兒 聖海·又和劑。 **好願察閉。 贴欄前** 如 知引 調備 胃熱遺 其實 用 拾 抢小 酒

碧泉夫人。病血量。 海鄉。用津垂和成青。海事方。冶結胸灸法。降水腫, 門。有彭祖小² 補寒處 五倍子末。雄騎中。雄 身下。蓋此2 取水水 人 聚實方。用大蒜。鹽花。山梔子人。爛禱。攤紙花子上。貼讀。又宣指方。艾灸七壯。又聖濟。大便不通。用杏仁。葱白。鹽。研膏。逾季心。逾濟上石。置號中。又引經驗方。治小便淋羅。或有血。以赤根瓊葱。近根藏一寸並有治大小便不通。用鹽塗豬方。一和苦酒。一更艾灸。又本草。引經驗方 聖 陸小 Ť 濟。有治寒遲逾方二首。 殊覺迂愚。 兼豆大。填; 一段請青。 引集 小海道。 一 不幼 類最夥。不可根態白一提。 源藏 遗。 7 接又命者 ৸ 一模即 個褒 治 [瀉府。又外籍。有菱豆等四味方。 乘熬履在病人豬上。一時再換。又 葉熟勝故方。其殺甚審。並宜檢。又 情就將秘方。其殺甚審。並宜檢。又 金丁乳上。 自汗不止。 自汗不止。 書小今 又用治背寒糧寧生傳。治篇塞汗下後。 |方二首。殊覺迂愚。仍不錄。||厚傳備背。積乾卽易。半月竟復。 便錄 勝山 不融 者蟲出來 又攝起 石结 塗背用: 木一开。 坂丁便 唾氣 製建 收方 達 成么 不通。 潛在屠。山府截廬,卑雅外疆。 **身中。聖濟** 並宣檢。又請腹冷痛。 **拯夜** 1。以赤根壤葱。近根藏一寸許。更艾灸。又本草。引經驗方。4 散蒜什 新治 浴草树。 雨尤 貼臟或兼以灸或兼以髮用通利 水和塗少水砂鸡衣。 ·概。 良慧。 吳楼。 桂。嫩。緒品大辛數。6。 人里背獨惡寒。 以理中湯。加薑。桂。湖匙背。第五椎上。幼幼新書。引臺羅。冷 又用出 E 塗購 四少 疳蟲 座行。本草綱目。 新病。用新續 新病。用新續 将一克放**涛** 為末。牛錢。冷七里點解上。用布鎮。 又獨元 方四寸。熟及鐘降廠。 。黄邃七寸。和皮。敷牖。約一寸高閒。 塗溉上。 色定古凶。朱砂丸。 京三楼。 《新中。 新中。 1. 冷咳兒疳瘕。排斗。用五代二 濟生方。 前 方。大小烫不通。 6生方。塗豬膏。治療以葱椒煎湯。熏醬香以葱椒煎湯。熏醬 五倍子。研 电影量方 · 又寫 讀。 經行而病愈成上池雜說日。 後不隨五日 書き 熟即易之。 養養 又本草。 冷水 個個個 黄疸 蹇開。外臺 所末。 建調 方。 自汗 · 編末。 治 **小調を以** 又本草 病愈 叉 上建 **華補** 用温 右线 又本 冬月 下。 用 摄

加燥 錐桁 手末出外 錢手 頃又甚。又用寒凉。腹瀉肚痛。而上熱益嫩。欲用熱藥凉飲。而病人不信。不肯輕治。乃用外在下而上引之。病在上而下引之也。如入虚火溶酶於咽喉口如閒。用寒凉之藥。入口稍決。少鼻溢出。點左測心。右鼻點右腳。如兩鼻卽點兩腳下。治虛火泉。在石室被篡云。引治者。病濟衆。結一枚。研泥。攤一餅子如錢大。厚一豆許。左治虛火泉。在石室被篡云。引治者。病陰烈。用葱椒湯洗足。拭乾用藥。須逾兩腳心。治赤眼黃連末。水調點足心。 治鼻蛀孔轉要惡虱。用葱椒湯洗足。拭乾用藥。須逾兩腳心。治赤眼黃連末。水調點足心。 治鼻蛀孔本草。 濟務 。 稠 方法 7水講成。 汗將 Ŀ Ż īE 有得质 真上 口。提藥一粒。移時便瀉止。即以冷水洗手。又醫舉鯛目。研飯爲圓如桐子大。(桐子字。原作團子。今從三法六門。爲度。如無日。脚下用火。又有宣積握丸韭子、良薑、硫黄絹帛聚紮。特藥力熱方行。又有宣積握丸。本事方續集。宣積 胡內 Ŧ 。冼去藥。 熟證治要缺云。 中人件。 門方。 巴豆七枚。 。塗勝下。端衣覆之。又神效名 克 · 途足心能引上病而下之故治口瘡,胃孝忠方。 大天南星。 湖末。 番調塗。 又聖濟。 附栗米飯和。 丸如菜豆大。 又三法六門。 趮宣丸。於上方。加肉桂。附子。 凡九味。用《巌鹽夢腹服图见。命在須臾。 可用此丸。 不移時大小便自利。於上方。去乾薑。 茎子。 生方漢 一錢五分。麝香牛錢。爲末。隱發時。對日坐定。新好米體調定。用手帕繁扎定。須臾汗出。以總被覆蓋。又串發內觸。 |風丸"其法相類。 宜姿。 又用惟生催生。蓖麻塗掌。||云云。餘與驅慮同。 又聖又用惟生本草。日華子日。 在湧泉穴上。少頃火氣変引之而愈。方。用附子一 摩萊度混心。 治小兒未滿月。 用柱心煮俸。 **弁顏抽擊中指。又魏氏家藏方。草麻二粒。去皮爛餅。喝左塗右手心。喝右塗左手心。** 《皮膏》 厚作》 治中風手測T 研末。水 汗出爲效 以布如罐大。罐又石室被簸云。 干金 水調。在心與患處。此出於桑氏方書。 途手心用緩筋急窒。熱刑於上焦。以致咽疼。宜用黃檗。 途手心用緩筋急窒熏著似中風欲死者。用碌砂。以新汲水濃磨什。鐵五心上。干金。治少小客忤。用竈中黃土。蚯蚓屎。俱逾五心。又本草 x。又少頃而 箇。爲末。 此與 席攜 攤成膏。 無厚半分。 徑寸半周。左穿山甲二兩。 ï 方類類相 而熟止退。又能使藥氣上建故治 下 世 左患點 ፑ が 所 対 形 大 本 叉 用 ~左肩。右(頭二角。 發陰奪 贴在隣裏穴內。用吳茱萸一兩。 去撥無碍。入生新少件。用水調拌。仍以鰻水一盡。 安向手心。 須臾即 末 又用發行。簡生實驗。治陰毒傷寒。 右患點右 引田氏。握宣丸。治小兒便難(*) 用時便機緣然手了。麻油緣(*) 丰心握藥便量。巴豆。乾薑。 用衡川生 | 調楽末。| 生 塗五心用醒心神。 途手心用級筋急器**車**直方。 海市市 **斯丰足不坐矣。** 男左女右付手心。黄丹五鍍、明塘三 陰事 點在足心。用舊籍。為末。等服半期 各等分。右喬 治小兒便難 萬氏。 用治乃快者。 美藻用。 養養外少病療 又用

天吹喉點眼癱腫傷折之給則各有其法百類無窮所以不須衰出也

抵係于節錄。用者當照着原文。 人比之類或直就患上而為治或在彼者引此而爲治往往出人意覺暖為效。○接以上所引護方。大凡此之類或直就患上而爲治或在彼者引此而爲治往往出人意 丹。迴陽丹三方。云。霍丸如彈子大。暴乾。以火燒熱鐵。以三年酢潰一丸。 已。分說文。愈。匿也。从風在穴中。然則膩亦生藥之謂。索聽以為以燻燻之者。誤矣。謂坐導藥。又言公傳。濟北王侍者韓共病。臣意診服日。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施 男病用女唾調。手內據熱。緊接二卵上。得牙出愈。女病用男唾調。門。又陰諧略例。週生神膏。治男女陰毒傷寒。外接法。牡蠣煉粉。 遭變石丸。 衛生寶鑑廻陽丹。其方相近。用川鳥等六味。得汗出想。郭與乳。男女之根帯。次雜之分也。 差。又聖濟。脚氣。用烏以入扶著。踏蔥上脚尘。 中下去。又有蹈雞利水子。先以炭火燒一處學地令赤。即以蔥攝子。其病大便又有蹈雞利水壓塞。治水氣坐臥不得。面身體穩浮腫方。在傳用足下。 治靈亂大蒜。研。妙熱。傳腳心。治孀脾紫河車。寒食冷痢。纏蒜。治靈儿瑣碎緣。霍亂生瀉轉筋。以治孀脾。幼幼新書。引 赤小豆 一宿易之。 (有奇) '囊'。大如指。長二三寸。內陰中。又用散陰寒帶下。以竈下黄土。水和爲泥。用戎鹽。皂莢。細辛。並騰無。以又用散陰寒。金匱蛇牀子散。是也,又外臺。 藥。出牙鑷身。麻木師定。於密房中無風虞。 驗者亦復不勘然今所揭授據率略黑一 温外肾用散陰寒肝出爲效。經驗祕方同。云。如不應人事。人與之掬。婦人遍外腎用散陰寒神效名方。治陰毒傷寒。牡蠣。乾薑。末。新水韻。逾手心濟。胸氣。用爲頭。樟腦。爲丸。於爐子中心路之。又本草。引兵鄉手集。。 硝葱上脚坐。即以被衣置裹。勿令透風。待汗通小便出黄水。葱冷即止。 有什出止。又外臺。引索女經。擦黃寢。皂莢散。用皂莢。獨椒。細辛。擦青治藏堅顯不止。中有乾血。又千金。治月經不過。夢纏蜜丸。錦裹。入三寸。 麻木即經滅。斯至無事 棉裹。留系在外。內丸藥陰戶內。鄉裏內玉門中云云。又類室被籠。 w- 然不可言。 勝一盆。將有於 漏百倘有志之士更類而集之亦未必無益唐生也如 婦人陰中坐藥用導血疫軍編水服篇。石農下云。 此方。三因。名趁風膏。 *安在地上。今病人脫觀。 引董氏家傳。 人與之類。婦人用手拖除新水鋼。塗手心遊外脊。 手內擦熱。緊扎二乳上。 乾薑。各一錢。爲細末。 日易之。又云。 有坐藥館鹽膏。 之者。接矣。又金郎寬以藥。旋下病 治小兒 作彈子大。 **婦之良久。** 小兒飄脾。 療青豪學二寸。 每兌 **游氣。踏** 小便多節 臍 勝 下 陰

藥治通義卷十

丹放元堅亦柔撰

方藥離合

于殺人而已矣源號 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 **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于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于古法然後用** 筆已工而配合顚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 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 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 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 用以兼治或以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 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為之製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 徐洄溪日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 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

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今群之病有大小新久虛實對可止以一藥攻之若初受病小則庶幾若病大多 按寇宗奭本草衍義曰曹馥磨方技傳有云醫要在視脈唯用一物攻之氣盛而愈速一藥偶得佗藥相制。

省又以附子乾重桂之類相佐使以發之將併力攻疾庶幾速效若單用硫黃其可得平故知許宗之言未 可全信賢者當審度之又繆仲淳本草經疏曰上古之人病生於六經者多發於七情者真故其主治嘗以 日或虛或實置得不以他藥佐使如人用硫黄皆知此物大熱然不性緩倉卒之間下咽不易便作效故智 須合衆藥之所長而又善護其所短乃能蘇獨擦而起沈痾其在良醫善知藥性劑量無差廉得多互旁通 又按以古之成方治萬變之病其證其藥不能必一一相契蓋數味相合自有一種功用不可妄意增損者 彼此兼濟以盡其才而無乖刺敗壞之弊矣斯二說與烟溪之意相發故附之 一藥治一病或一藥治數病今時則不然七情彌厚五欲彌架精氣旣虧六經易入內外膠固病情殊古則

方劑古今

無病者始立盲之弊乎

正是古方妙虞如小柴胡之半夏本以治噁而無嘔亦不妨用之類今云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

聞必有爭效其能者故不可勝視勝極也孫真人亦云神物效靈不拘常 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蓋言錯雜和合則其 惡者並用之激之使爲功效詳其妙意蓋出於今人之表經日草生五色 **治療有意外不測之效觀其所用藥則皆尋常所用之物也但以相反相** 張子剛日近世醫者用藥治病多出新意不用古方不知古人方意有今 制至理關感智莫能知其猶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戎鹽累卵賴膽分盃撫 人所不到者甚多如諸寒食散五石澤蘭元三石澤蘭元登仙酒之類其

掌成聲沃火生沸不知所以然也又如五色顏色和合其變化不可得而 名焉出乎繩墨規矩之外然後能致顏色氣味之妙此非神智則孰能至

此學者不可忽也離為在海際居。說見于後。 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審的而恨弓強之不可 多害此則尤足歎者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努也如其中的一舉貫革如不 徐烟溪日說者日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執仲景之方以治今之病鮮效而 也詳本草惟神農本經爲得藥之正惟古方用藥悉本於是晉唐以後諸 以命中不亦異乎其有審病雖是藥稍加減又不驗者則古今之本草殊 傳後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輒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爲信然嗟乎天 也故欲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學古窮經辨證知藥而後可以從事論 地銜此天地人物銜此人物若人氣薄則物性亦薄豈有人今而藥獨古 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張潔古輩出而影響依附互相辨駁反失本草之正 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藏府之好惡合君 又日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製 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眞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 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 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爲問難註明主治之證

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胎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 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 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閒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 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 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者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 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轉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 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于宋人弁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後元時 草一線相傳爲宗枝正脈耳旣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 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 者甚多豈可奉爲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 大成删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源 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爲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 此之謂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號 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啓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

按乾隆四庫總目提要日蓋古所謂專門禁方用之則神驗至求其理則和馬有所不能解急方條。機驚 府君曰古經方如舊仙翁孫真人諸名醫之所撰也而以本草仲景律之則似不合經歷者時以方士禁咒 之術涉迁怪者雜出其閒又有俘藥而不易辨者有凡品而不堪服者是以可用于今者若甚紛矣堂立方

神其出於思慮之表者不暇枚擊乃與後世諸家執泥引經報使之旣而所製適别是古經方所以不可廢 之指深奧幽微非淺庸所能測也抑時世之變方域之殊情性之差使然耶然臨網對聲而施之則效應如 **甚著而羽翼經方者今經經謂之乏化機謂之板實廣淺者過矣。金元以來務樹旗幟稱趨别路然何閒東** 于今也害略抄俱與子剛意相發矣蓋唐人去古猹近異存與型如朱人亦能守古義故其諸方閱有功效 醫雜著有日近因東垣丹溪之書大行世醫見其不用古方也率皆效擊治病輒自製方然藥性不明處方 垣固卓鐵士故其治病頗有發明特至丹溪則信羅太無說以爲古方不治今病餘論。每對一人必立 則又有不得不擇取諸家方法者然不敢背仲景之占猶是爲善用古方數如此閒專用古方者徒執文義 不知古方之理者也目非無用古方何能得深危險之疾古方其可不恪遵乎但後世階終日故痾療日繁 方臨病制方沿波不返遂為套習醫道陵夷職是之由是個溪之輪有自而發矣要之謂古方不治今病者 之法莫究茵莽亂雜反致生無甚有變證多端。遊離識治此確言也而明清諸家猶仍丹溪之陋多不用古 不識變通此亦不能無弊云有古方不治今病之說。斯不繁引。不識變通此亦不能無弊云有古方不治今病之說。斯不囊用。發禦古聲。 方當時項逐章有疑于此見陸簡靜始晤古今方同一矩度縣意。如王節紊私淑丹溪者也然其着明

用方貴約

陳若虚日方不在多心契則靈證不在難意會則明方不心契證不意會 程黃山日方取簡鍊不求繁多蓋節鍊熟歷則一莖草可化丈大金身繁 如疎淡之交寡遊之地性情形勢不切何以便託用哉然料正 多散漫則頭緒雜而莫知所從歸前方

在十 用方量約

李建齋日與其方多而效少莫若方少而意祭曹華入

濫施其失也駁隘與駁其陋一也嗚呼博約之義難矣哉 熱圓熱之本在能約之約之方法專用古方又就家傳節授及自己精慮之所得閒掇後世方劑而體驗數 按整樞禁服篇日黃帝日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備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所謂方者非必 人之病數十年閒所用僅三四百方以加線出入此傳染約用之模範爾倫約守而不備其失也監博採而 頭圭七而遂無圓熟之日愚故有味於三家之言焉先君子徧觀聚方要補錄方凡二千餘首然每年千餘 年心悟神會如扁之於輸丁之於牛而後可立殊功于人意表矣荷執一二脲證各各處措則用方繁雜白 之法於虛實寒熱氣血上下之分透得其情對脹措劑則以治一病之法可以旁通治諸病故用方極貴圓 方藥之謂然亦足以運其理矣蓋疾病萬端不可勝數則後世緒方亦不可不博採兼收以備其變然治病

然與偶然故附其音於此 安有不至者平惟其視偶然為當然所以循非理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甚欲用方之熟必始於審常 又按王安遺獅個集日凡用藥治病其旣效之後須要明其當然與偶然能明其當然與偶然則精微之地

古方加缄

徐洄溪日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幹不可思識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 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平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喘相同 痼觀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 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給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

葛根陽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揚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 爲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 而所現之證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是方之內因其現證之異而 則以雨方爲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爲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 更恶寒者去芍藥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爲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 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 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場而爲建中湯其藥雖 爲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 同而義已別則立方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 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途相戒以爲古方難用不 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其方目之用而不 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證則據古法加城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 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增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證自然不肯 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日能識病

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實施 然群仲景之於加減其旨不一有病本宜某湯而病長一層仍加味以緣其力者有某湯之幾更有所狹或 按趙以德金匱衍義日凡仲景方多一味滅一藥與分兩之更輕重則易其名異其給有如轉丸者此智爲

用之如何耳若不注明苦賢者方之意方書徒殼縱多奚焉本義。宜多七方傳。 慎政若使一方便可治一證苦賢早以預定何待後人費心耶蓋方猶做也可做法而已活變靈通顧在人 性功能有利有害检當病情也即如傷寒論中所立之方未嘗不精妙入神用之不當昔賢比之操刃可不 及配合。如王求如小青囊施沛然祖劑張石頑醫頭祖方亦足見諸家加斌之略矣程實山易爾方論亦名題。不如王求如小青囊施沛然祖劑張石頑醫頭祖方亦足見諸家加斌之略矣程實山易爾方論亦 謂注方之益今錄于左日著方者多注方者少著方者旣不自注其方後人但依方而用之未必盡能明義 隆御集醫宗金鑑內有刪補名醫方論其他傷寒金匱各注及張石頂千金方衍義皆釋方意。 建善 散以散為圓變易百端增一二味別作他名減一二味另為殊法云云此乃變通之極致非粗工所企知也 詥而許弘有內臺方鐵吳鶴專有醫方考汪訯卷有醫方集解**王滄州有古方變炷吳遵程有成方切用乾** 又按學者欲精古方之趣尤要讓前輩注方之書而後熟思歷驗始得通其理焉考注方昉於成聊攝明理 往有之加減量易言平王海藏湯液本草序日或以傷寒之劑改治雜病或以權宜之料更際常疾以楊孺 不精仲景之旨藥性不諳配合不識見頭治頭濫爲增損不徒失古方之趣亦使互相牽制坐愆事機會性 石膏以附子名為旣濟湯者最極其巧實所少見也蓋用方之妙莫如于加城用方之難亦莫如于加城荷 者更至其至妙者則一味之出入表裏異其治矣後世諸家能達此義者不多如王德膺於竹葉石膏揚代 有所阻仍加味以旁制之者有菜汤之避藥偶有礙仍減去之者有某湯之證併有所挾所阻仍去彼加此

方味多寡

惟是合宣以治耳仲景東垣共稱醫聖而用多用寡兩不相侔故得其要 許培元日或讀本草類方刻意求節以爲精專不知聖人初無從節之心

者多亦不雜不得其要少亦不專不究確然之理而以品味多寡為衡是

崇末而遺本已藥 方何等簡甚丹溪謂東垣用藥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者蓋諱之也說 弗能專力故治病難爲功也韓天爵醫園云處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 俞守約日今之人不識病源不辨脈理品數多每至十五六味攻補雜炮 張景岳日觀仲景之方精節不雜至多不過數味聖賢之心自可概見若 若今醫之混用也能悟此理方是真見中活潑工夫至若東垣之方有十 湯以人參柴胡並用陶氏之黃龍場以大黃人參並用此正精專妙處非 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補補中之行是亦勢所當然如傷寒論之小柴胡 其一方之味總計其一方之性如某者多某者少某者爲專主某者爲佐 餘味及二十餘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誠自有意學者欲效其法必須總會 使合其氣用自成一局之性使能會其一局之意斯得東垣之心矣若欲 見頭治頭見腳治腳甚有執其三四端而一概混用以冀夫僥倖者尚敢 之方也其品繁古之方也其分數重今之方也其分數輕古之方也其氣 鄧雲侶日大約古之方也其類少今之方也其類多古之方也其品寡今 垣者正恐未得其精先得其隘其失也豈止一方劑也哉明者宜辨之至 日我學東垣者哉雖然東垣之法非不善也然余則寧師仲景不敢宗東

焉蓋邪氣入身横行竊據即專力竭才猶恐其弗敵矣若品泛則氣輕數 體也夫熟得而樂其勁悍又可知製夫方藥其品數之節且重者之爲妙 少則味淡又安能以孱弱之羣兵而探渠魁之虎穴也哉譬愛會 珠之性統而同今之方也其氣味之性支而散蓋氣味之行瞬息而至疆

當簡者多而當繁者少克至十餘珠之多殊少見其可者俞張鄧三家之論可謂確矣 緩治之方多從於繁病寒熱虛實證候專一者表從於簡證候錯糅者多從於繁病之與方各有所通唯病 得詳如仲景方則大抵從爾而又有柴胡加龍蠣湯為梅丸繁甲煎丸之類從繁者藍戀給之方象從於爾 按樣氏遺畫日制劑獨味爲上二味次之多品爲下此概輸也考華元化處劑不過數種然其術神奇固不

單方

非守經達權者不能治若皆以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製偏而不醇有 物之性則必著其功用如逐風逐寒解毒定痛之類凡人所患之證止一 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謂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於本草蓋古之聖人辨藥 成方至後世藥品日增單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內外之處其中自 徐經溪日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給不過一二醬而其效則甚捷用而不 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當試此經方之所以爲貴也然參考以廣識 有傳變之道虛實之殊久暫之別深後之分及夫人情各殊天時各異此 二端則以一藥治之藥專則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數證則必合數藥而

見且為急救之備或為專攻之方是亦不可不知也協力

第一卷用藥有貴賤之别條 東別具一副耐霉腸胃者用之極驗若元氣稍虛誤服旋傾目擊者羅矣書此為戒考前哲旣旣此意宜書 軒岐教正論曰無知愚民每每擅一二單方草藥為能立奏殊功且復省實體不悅從但此須村里堅剛異 按酒溪又論單方得樂之專能載在次卷樂性生成本原中又醫說引夷堅志有華樂不可安用條蕭通聽

七方

於上比至其下藥力既已衰爲補上恰上之法也急方之說者四有急病 緩方者蓋藥性無毒則功自緩也有氣味薄之緩方者藥氣味燒則常補 方者蓋藥味衆多各不能轉其性也七人十味。暖相物劇也。有無毒治病之 治也緩方之說有甘以緩之爲緩方者爲糖蜜甘草之類取其戀爲也有 之治也二則治心肺在上而迫者宜分兩微而頻頻少服之亦爲小方之 丸以緩之爲緩方者蓋丸之比陽散藥力宣行遲故也有品味羣衆之緩 服之是也小方之說有二一則病無樂證邪氣專一可以君一。臣二小方 宜君一臣三佐九之類是也二則治腎肝在下而遠者宜分雨多而頓復 賴之用方不對病非方也劑不蠲疾非劑也今列而論之七方者大小緩 劉河閒日方有七劑有十故方不七不足以盡方之變劑不十不足以盡 急奇偶復大方之說有二一則病有無證而邪不專不可以一二味治之

類是也又日重複之複二三方相合而用也反復之復謂奇之不去則偶 之是世集命 ●"是本方之外。別加餘味者。皆是也。有分兩勻同之複方者如胃風傷各等分之以連體。 薄荷。 黄芩。 栀子、以鸡冻醑 有分兩勻同之複方者。如胃風傷各等分之以連體。 薄荷。 黄芩。 栀子、以鸡冻醑 有分兩勻同之複方者。如胃風傷 用速也。有藥有毒之急方者如上涌下泄奪其病之大勢者是也有氣味易數。而施有藥有毒之急方者如上涌下泄奪其病之大勢者是也有氣味 又如中風牙關緊急。裝粥不入。用急風散之點。亦是也。有傷散瘍滌之愈方。蓋陽散之比丸。下咽急攻之愈方。如心廢暴痛。雨陰溲嗄閉塞不識。借倦急丹以攻之。此藥用不宜恆。蓋病不容俟也。 三方相合之爲複方者如桂枝二越婢一傷之類是也方。世庸甘草大黄外。然 君二臣四君四臣六數合於陰也故宜汗不宜下也複方之說有二有一 方者爲君一臣二君二臣三數合於陽也故宜下不宜行也偶方之說有 奇方之說有二有古之單行之奇方者爲獨一物是也有病近而宜用奇 厚之急方者藥之氣味厚者直趣於下而力不衰也謂補下治下之法也 謂中風不省口噤是也取湯劑蕩滌取其易散而施功速者是也惟轉表 急攻之急方者如腹心暴痛前後閉塞之類是也有急風傷滌之急方者 二有雨味相配而爲偶方者蓋兩方相合者是也有病遠而宜用偶方者

張戴人日以內經考之其奇偶四則反以味數奇者爲奇方味數偶者爲 增損者平考其大旨王太僕所謂行藥如不以偶則氣不足以外發下藥 反以三味爲奇大承氣湯下藥也反以四味爲偶何也豈臨事制宜復有 偶方下復云汙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及觀仲景之制方桂枝陽汗藥也

者下本易行故宜單行或難出故宜好蓋單行則力孤而微好行則力齊 惟云奇之不去則偶之是爲重方重方者即復方也下又云偶之不去則 之復乃反復之復何以言之蓋內經既言奇偶之方不言又有重復之方 方之中已有偶又有復者何也豈有偶方者二方相合之謂也復方者一 遠内經之意也 方四方相合之方數不然何以偶方之外又有復方者數此復字非重復 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由是言之復之爲方反復亦不 而大此王太僕之意也然太僕又以奇方爲古之單方偶爲復方今此七 如不以奇則藥毒攻而致過必如此言是奇則單行偶則倂行之謂也急

也是以謂治有緩急則可謂方有緩急則恐不可也品數多者謂之大方品數少者謂之小方是古錢也穀 之異常者亦名云奇方則凡據理配合者皆宜謂之正方正與奇者俱寫于大小之中而所謂二方相合之 之說不可以例仲景之方面聊攝附釋為一。始不免白圭之玷矣且方之焉有道也所以示修治觸劑之道 氣味生成而制方成爲自此說出而河閒師弟更張皇之爾後諸家奉為圭臬無敢異議然本是運氣僞經 輕重經滑燥濕十劑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緩急奇稱復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體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於 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云云如七方之目則始出於成聊攝明理義方論序曰制方之體宜通補鴻 復方者猶大方之屬耳至奇偶對稱則雖戴人巧爲回護要是紙上迂拘之骸施之實際何益之有其以復 按至真要大論帝問治有緩急方有大小而岐伯有日奇之制偶之制制以緩制以急又日近而奇偶制小

方為反復之復者亦失牽強矣蓋從前諸家徒沿襲舊說未有斥七方之非者故今奉二子之言敢贅僻見

以俟有識輪定、生藥功用大體條。

又按景三陽嵩厓母生書應加四方日重病輕方日輕病重方日反佐方日顧忌方最覺無謂仍不異錄

君臣佐使

從此爲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爲君佐君者爲臣應臣之用者 爲佐皆所以贊成方用也論並生。 玄日上藥爲君中藥爲臣下藥爲佐使所以異善惡之名位服餌之道當 帝日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日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 上下三品之謂也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日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 王啓

岐伯日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帝日讀言其制岐伯日君 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是 響輸也般若欲攻堅積則巴豆輩宣得不爲君也此說稍是然未熟鑫經文者矣 所謂君者主此一方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焉君其次爲臣爲佐其有毒者後爲使此 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 按本草經所言君臣佐使者本自有二義運氣篇之辨當矣沈存中夢蹊筆酸日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

行君意乃始成其合和此解似是又莊子徐無鬼日藥也其實薑也桔梗也難壅也豕零也其時爲帝者也 又按經日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攝合和將添園藥鏡日宣者君行意也攝者臣行令而後攝佐使無不幸

成玄英疏曰。帝君主也夫藥無貴幾桶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爲君主

比(香華管見〇按柏喬以三品等差。為用藥之經 府及病之所在各須有引導之藥使藥與病相遇此則所謂使也餘病准 則熱藥君也凡溫熱之藥皆輔君者也臣也然或熱藥之過甚而有害也 何柏齋日大抵藥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相反 須少用寒涼藥以監制之使熱藥不至爲害此則所謂佐也至於五藏六 而相助者佐也引經及引給病之藥至于病所者使也如治寒病用熱藥

七情合和配合諸說

勿合用也。然如此後。倘不首聚之。則殊不便讀者。故今特敬例云。又藥性陰陽。群見于勿合用也。本草白字〇按是書之例。本不改以經文與後世諸說同任。且經入所案習。固無須表 **贫似有理。宜考原書。** 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時視之當 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華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 亦自有數十種云云。此 陈伯先武。舜桃樹生子。與桃樹是母。桃子是子。又稱若兄弟。如檢有大葉小葉。麥有小大。禾稻潔問中。子母兄弟。蜀本注所云。若檢皮爲母。厚朴爲子之類者。無審其義。盧不遠芷闔日記。載 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

猶如寇賈輔漢程周佐吳大體既正不得以私情為害雖然恐不如不用 胸隱居日舊方用藥亦有相惡相反者服之乃不爲害或能爲制持之者 今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括樓乾薑略舉大體如此牛

卷十 老臣佐使 七情合和

家用雖黃胡粉相近便自黯妬粉得黃即黑黃得粉亦變此蓋相反之證 病亦應改除假如兩種相當說其輕重擇而除之傷寒赤散吾常不用藜 龍骨得牛黃更良此有以制伏故也相反者則彼我交讎必不宜合今實 相反爲害。然於相惡相惡者謂彼雖惡我我無忿心猶如牛黃惡龍骨而 蘆斷下黃連丸亦去其乾薑而施之無不效何忽強以相憎苟令共事乎 先聖旣明有所說何可不詳而避之時人爲方皆多漏略若舊方已有此 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顏膽分盃其 類循如和羹調食魚肉葱豉各有所宜共相宜發也詞上黑 氣爽有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之至於諸藥尤能遞爲利害 又日尋萬物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破石引銀琥珀拾芥漆 夏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必同

平又隱居及諸家所敍每藥七情其理難得究語然是古來相傳之競姑置不論而可也又沈存中良方序 牴牾要當以前說為正蓋相惡相反古方往往合用。引于後。 隱居以為恐不如不用者堂為庸工而發 反相長相得文異而意同隱居旣云相惡相反者服之不爲害而又稱相反者彼我交雠必不宜合似義相 按七情本係于藥性之義然云合和時視之則實為立方之要故拈于此玉函經日藥有相生相殺相惡相 七] 冠宗庾。 級。

察二十四味鐘心散以甘草芫花同劑而謂妙處在此是蓋賢者真知的 牽牛同劑以爲攻堅積藥四物湯加人參五靈脂輩以治血塊丹溪治屍 之疾必用大毒之藥以攻之又不可以常理論也如古方感應丸用巴豆 其爲性相反者各懷酷毒如兩辯相敵決不與之同隊也雖然外有大毒 見方可用之味者固不可妄試以殺人也醫學正 黄芩牛夏因其分雨適中故但制其慓悍之毒而不減其退寒熱之能也 制小柴胡湯用半夏黃芩生薑三物同劑其半夏黃芩畏生薑而生薑惡 之功劣矣然藥性各有能毒其所畏者畏其能所惡者惡其毒耳如仲景 彼重我輕路將以殺其毒耳設我重彼輕制之太過則盡奪其權而治病 虞恆德日或問藥性有相畏相惡相反而古方有同爲一劑而用者其理 不得以自縱也且如一劑之中。彼雖畏我而主治之能在彼故其分用當 何如日若夫彼畏我者我必惡之我所惡者彼必畏我蓋我能制其毒而

合也有相殺者中彼藥毒用此即能殺除也如中蛇虺毒必用雄黃中雄 我有能而彼畏之也此二者不深為害有相反者兩相歸除必不可使和 陳月朋日有單行者不與諸藥共劑而獨能攻補也如方書所載獨參揚 引達諸經也此二者不必同類有相惡者。彼有毒而我惡之也有相畏者 獨枯傷之類是爾有相須者二藥相宜可兼用之也有相使者能爲使卒

黄毒必用防己之類是爾凡此七情共劑可否一覽即瞭然也等 李頻湖日藥有七情獨行者單方不用輔也相須者同類不可離也如人 參甘草黃蘗知母之類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惡者奪我之能也相畏者 相反者蓋相須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殺同用者王道也相惡相反 受彼之制也相反者雨不相合也相殺者制彼之毒也古方多有用相惡 同用者霸道也有經有權在用者識悟爾主

張隱菴日藥之相須相使相惡相反出北齊徐之才藥對非上古之論也 畏帥勇往直前不敢退却相反者彼此相忌能各立其功圓機之士又何

按恆德輪頗精陳李張三說與隱居有異併存以備考。

而彝藥攻邪脾胃必弱使無健脾調胃之品。主宰其閒邪氣盡而元氣亦隨之盡故變棄之大肥者爲君預 又按合和之體雖非七情之理亦有不可不知者今牽聯而附之柯靚伯往十聚場日邪之所喚其氣已虛 法之盡舊也發子和製塔川禹攻神祐等方治水腫痰飲而不知君補劑以護本但知用毒藥以攻邪所以 培脾土之咸且制水勢之模又和諸樂之奪旣不使邪氣之盛而不制又不使元氣之處而不支此仲景立 湯之粳米厚朴麻黄湯之小麥消石谿石散之大麥粥汁和服藥推其理凡物不與胃相憤者其如金石與 審全者鮮此論甚是蓋仲景方用竣藥必配和胃之品以監制之其最至妙者如白虎湯竹葉石膏汤桃花

功與前方同而朮與麻黄相藉走外之力稍勝矣表驅歷之用。以助麻朮之力。立方之意最巧。功與前方同而朮與麻黄相藉走外之力稍勝矣。孫漢人更加附子。蓋附子與石膏相得。特存達石膏取用也傷。麻杏甘石湯。文蛤湯。水防已爲等。皆用之。則其義可知。越婢加朮揚則麻 更而 麻柱得石膏之寒專存外發之用石膏得麻桂之發以達肌腠故相藉涼散表熱是麻桂 用兼取矣有病但冷但熱而寒温並行者是一取其性一取其用性用適和自成一種方劑矣大青龍湯則 用也但是涼寫但是溫補即爲性用兼取矣攻補同用而治虛實相錯寒温並行而治冷熱不觸亦即 不一當推而知徐涵溪所謂方之旣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者此之謂也然此義 也大黄附子湯則犬黄得附子細辛但存蕩滌之用相藉以逐實寒是附子細辛取性而大貴取 加大黄汤其揆一也越婢汤則石膏得麻黄之温發但存逐水之用故相藉以驅水氣是麻黄性用兼取 相懷者莫如米穀今懼石藥之損胃故配米穀以制之也周慎齋曰用藥之要貴鬆不貴實立 獅導在佐 驗方語其趣蓋方與病對則一性一用各呈其能聖法之妙非凡處所思議者往往如此。 使本草彙豈仲景之方不皆鬆耶愚又嘗原寒熱併用之義凡藥寒熱温療性也補瀉奸 取用而 石膏取性 用如桂枝 意在

其功用但從人多黃耆則能補血從大黄牽牛則能破血從官桂附子茱萸則熱從大黄芒消則寒此非 見黄耆功力雖大分兩雖多爲當歸所引不得不從之補血矣矧人多功兼稱血者邪又俞守約 又按近石山辨明醫雜者忌用參營論曰藥之爲用又無定體以補血佐之則補血以補氣佐之則 許培元藥準有品味相扶論用藥法則。用藥須究奧味相得論本于獎俱不純茲不錄. 定性也奪於事衆之勢而不得不然耳此兩說爲得理宜擴而充爲又程若水醫穀論方有監制忌宜之法 黄耆雖專補氣以當歸引之亦從而補血矣故東垣用黄耆大錢只以當歸一錢佐之即名曰輔 如

方劑分量

雖積服之其勢隨消終不制病是以宜服分兩重複者也 夫衰老虛人 氣力先胺人胺則病勝便不敢復服則不得力也是以服分兩單省者也 雖是辛苦人其人希病不經服藥者則易爲藥勢處方亦宜如此也 此也 衰老者病雖輕其氣血衰不勝於藥處方亦宜用分兩單省者也 宜用分兩重複者也少壯者病雖重其人壯氣血盛勝於藥處方宜用 單省者也新病者日月既後雖損於食其穀氣未處猶勝於藥處方亦 病輕者人則強勝於藥處方宜用分兩重複者也 人壯病輕而用少分雨方者人盛則勝藥勢方分兩單省者則不能制病 凡久病者日月已積必損於食力。食力既弱亦不勝藥處方亦宜用分雨 陳延之日凡病劇者人必弱人弱則不勝藥處方宜用分兩單省者也 久病病重而用多分雨方者人虚衰氣力弱則不堪藥藥未能造病而人 分兩重複者也雖是優樂人其人驟病數服藥則難爲藥勢處方亦宜如

孫眞人日小兒病與大人不殊惟用藥有多少爲異行金

按右輪分兩輕重各有其宜考仲景於四逆緣日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一兩於白散日強人半錢七藏 者减之於十棗湯口強人服一錢七萬人服半錢於小青龍加石膏揚曰強人服一升羸者滅之是足以確

陳氏之說矣然又有大虛大實不拘新久老小非分兩重複不能奏績者乃宜别論已如小兒分兩吳又可 亦曰用藥與大人彷彿凡五六歲以上者藥當城半二三歲往來者四分之一可也殆爲約當又第十二卷 小兒服藥法宜互考

李東垣日用藥各定分兩爲君者最多爲臣者次之佐者又次之藥之於

吳茭山日凡用藥鉄分主病爲君以十分爲率臣用七八分輔佐五大分 證所主同者則等分開藥心法。

使以三四分加減外法數用輔佐如此用庶不差矣難人心 科此即古方不可增減之明證蓋古方固不可苟增減然云配以五行之數則拘矣且考之經方一桂枝揚 約而已亦其意也如配合之旨則李吳二氏為得然大陷胸揚之甘遂君棄也而以其過較僅用一錢七五 按古輪多少配合之義孫季遂序中藏經日古人配合藥物分量按五藏五味配以五行生成之數今答聲 苓散之澤瀉佐藥也而以其甚慢至一兩六銖之多此類別有亦不可不辨 亦不妨隨宜增減故吳又可於達原飲日證有邊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之分務在臨時斟酌所定分兩大 也而有加桂湯加芍藥湯一小承氣湯也而有厚朴三物湯厚朴大黄湯可知分量之多寡本從證之輕重 任意增減不識君臣佐使是以古人有不服藥為中醫之歎要知外科丸散率用古方分量故其效過于內

陶隱居日古秤惟有錄雨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錄六錄爲一分四 有名而無實效今群仲景用地黄炙甘草湯則一片腎氣丸則八兩並重於他藥知馮氏之害可從矣。 又按渦翅瞻錦囊松錄論補日奈何近用味藥者僅存其名體重之藥每同體輕者等分或用錢許幾分是

分成一雨十六雨爲一斤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正爾依此

考一書其說甚確實足法從前之感茲指其要以使人知所標準日古者以十黍爲魚十爲爲銖積之爲兩 用焉如合二斤以焉一斤蓝椒于吳時為二斤。所謂古秤。乃吳秤耳。唐本尊注云。古秤皆複。今用焉如合二斤以焉一斤蓝椒于吳時為悉思繼云。吳入以二甫為一兩。甚侯云。古秤金一斤。於今 獨不中適用其繆不待辨也 此而今之距唐千有餘年則亦何怪用藥之爾多平如後人據百黍之錄以律古方者則其劑甚大水少湯 長遠藥在土中自養經久氣味真實百姓少欲稟氣中和感病輕徵易爲醫療今時日月短促棄力輕虛人 人用藥至少分兩亦輕遷病極多觀君處方非不煩重分兩亦多而變病不及古人者何也答曰古者日月 正矣特猪膚一斤世用之一斤也更取仲景方多之本說其劑稍輕今之所用勢必加重然千金云或日古 有其說。不啻醫方矣。 張仲景方云某樂幾銖某樂幾兩某樂一斤若半斤者皆當從神農之稱而釋錄。是知十黍之錄。古或張仲景方云某樂幾銖某樂幾兩某樂一斤若半斤者皆當從神農之稱而釋 黎栗焉一分此與本說同義又唐本注亦喻頗有்鱗外且似不解本說也。 慢度荀子住云。十黍之重爲黍栗焉一分此與本說同義又唐本注亦喻頗有்鱗外且似不解本說與文解字云。彙。惟十分黍之重 五分六釐八毫就求錄兩則一錄者一釐四毫五絲而一兩者三分四釐八毫也醫心方引施汪方云六十 依為定之言蓋本說一斤則三千八百四十零年取本邦斯產程零中者而稱之以定一斤之重實為五錢 黍中省百黍爲一銖之制方家從來依此十黍爲一銖之稱而用之故于金載本說有此則神農之稱也今 按古方權制諸家所論考證粗謬無能得其真吾友小島學古倫實精究累年一以陶氏為歸者經方權 麥巧酢感病厚重難以為醫病輕用藥須少病重用藥即多此則醫之一隔·何足怪乎;夫真人之時樂巳如 為斤乃是時世通用之權而如醫方則用其十分之一本說雖子數種獨之制云云者言漢志雖有子數 漢晉世用之一斤者當今之五十五錢六分八釐而迄于梁陳之時皆邁而

这于精朝沿用之稱不敢替易焉珍云。今古異朝。古之一用。今用一號可也。喪矣。这于精朝沿用之稱不敢替易焉游淆之方。云分者。分釐之分。非二錢半之分也。季時 故云二銭半也。凡言兩者即四分爲一兩也凡言斤者即十六兩爲一斤也斤•爲一稱之期。元明以降錢之一兩爲四。凡言兩者即四分爲一兩也凡言斤者即十六兩爲一斤也玉傷云。得十五元明以降 宋代析一兩為十錢遂立錢分釐毫之目。聖惠方云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錢半焉一分也爲一用。而析十 **拒柔為度量繼衡者。顓鍾律側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及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錄。二十四錄爲兩。三兩獨大兩。十六兩爲斤。凡費及** 乃唐代之小稱實居大稱三之一而醫藥則用之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乃唐代之小稱實居大稱三之一而醫藥則用之爲六典。兄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會 1有用複秤者。北魏之初又用複稱至孝文之時再復古制北齊一斤者古之一斤半層玉稱四兩當古語秤是也。唐時北魏之初又用複稱至孝文之時再復古制北齊一斤者古之一斤半層玉稱四兩當古 兩半隋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則當今之百大十錢爲一斤者乃是唐代之大稱大業中依復古

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裁之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依節度用之 又日今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雨之分謂諸藥斤雨多少皆同爾先祖病

場酒之中無等分出品

按補關肘後方序錄日凡云分等即皆是丸散隨病所須多少無足蛛兩三種五種皆分均之考仲景方其 之分兩非必止於若干分兩然則丸散之分兩不過大概音之耳素間病能論澤瀉朮各十分異衡五分張 所購改。體甲煎文。二十三味。總以分稱。是似裁分。然嚴重下灰。與廣酒。自有定量。期當丟面。千金異。並作一兩六銖。防己黃耆湯。黃耆。一兩一分。此方更用錢壅等字。全是後入 也如仲景方閒有稱幾分者亦必於丸散則可知素問仲景之分亦是以意數之之謂而隱居云古無分名 景岳類經日十分者倍之也五分者滅半也腹中輸四烏鰂魚骨一蘆苑調用蘆苑取鳥鰂魚骨四分之一 稱等分者皆是丸散湯中方無復稱等分者肘後序錄又曰凡云丸散之若干分兩者是品諸藥宜多宜少 者信矣但後人不知經義或有以分錄之分易之錄兩者然斧鑿之復可體而得爲解著,各一兩一分。

用十二磷始顏。赤石雕丸。爲頭一分。宜從干金作六歲。縱數中五苓散。宜淮太陽**駕。改分爲**充干金作蓮甲三南。而改以錄兩。大黃塵矗丸。大黃十分。餘顯皆以如用如升如枚。與當作二 似後人所增。須附之別輪。蓋湯酒麦服必有定劑故不得不以錄兩九散則以粒之若干抄之多事所。如排鹽散。柴胡飲子。蓋湯酒麦服必有定劑故不得不以錄兩九散則以粒之若干抄之多事

為之節度此所以約略裁量而不必須銖兩也病散方後日。胰病倍其分。

作七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錢五七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 大分深八分內散藥勿按抑之正爾微動令平調爾今人分藥不復用此 亦令不落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為一勺十勺為一合以藥升分之 又日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准如梧桐于大也方寸七者 者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升平之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

大豆大按下本說云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以可互短焉千金方云凡有刀主者以大栗焉一刀圭一說 云三小豆爲一刀圭並與本稅不同俞琰古文參同契注云所謂刀圭刀頭圭角些子蘭尚質家藏齊刀 貨布。貨泉。起尺。亦得今尺七寸六分。其說積確詳明。實足依據。與川級崎明復著尺學分。數銀尺。後漢建武銀尺。晉前尺並同"校之即今曲尺七寸六分。七友符谷望之提斯葬大泉五十。 按學古日補關肘後方序錄云,刀走准如兩大豆,外臺引删繁懷眼車前子湯洗方云,一刀生者唯九如兩 寸六分。 一十當今曲尺七分六整今進而進之以充藥室之用矣醫心方數本旣住云今集蘇敬云正亦云今之七一十當今曲尺七分六整今進而進之以充藥室之用矣醫心方數本旣住云今集蘇敬云正 枚文曰齊吉化賞鑒家以爲呂筳舊物取抄散斃圭端所受不過一梧子許大而已又董穀碧里雜存有說 一寸者四方一寸此作寸者周時尺八寸以此為方寸七蓋蘇敬不詳周尺之制就唐代常用大尺之八 方寸七按周嶷之一尺當今曲尺七寸六分趙鼎敖織鼎中。底有篆文。第日。周尺。儀定籍方寸七按周嶷之一尺當今曲尺七寸六分沈冠雲彫周皆禄田珍。載古尺圓云。幕出宋泰羅

肘後方序錄云假令日服三方寸七須止是三五兩藥耳今稱三方寸七散值不過一錢強亦足以知古時 引施汪方云世黍粟焉一簪頭三簪頭爲一刀圭三刀圭爲一撮三撮爲一寸七此亦與本說不同又補願 寸而概言之耳本能云方寸七散蜜和得如梧子十丸而蘇以爲十六梧子足以體其尺之長爲醫心方又 物也魏志華陀傳云與君散兩錢乃與散二錢七也。一提者四刀圭也者蓋是不過論量之所起而已孫 捏造不足徵也 用藥之輕而張仲景方實屢稱之矣後。謂十分方寸七之八也。 又狹遵泉志有方寸七圓蓋後人所 子及五曹算經夏候陽並以一千六百二十寸爲一斛之積則升合之積可推而知矣但如本說一句乃算 云。十栗爵主。應劭云主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主為撮孟康云六十四黍爲主諸說各各不同如是孫曹柱。引說荫應劭云主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主為撮孟康云六十四黍爲主諸說各各不同如是孫 萬粟焉一合,夏候陽算經引倉曹云。十粟爲一圭十圭爲一撮。十撮爲一抄十抄爲一句十句爲一合。養 子算經云量之所起起於粟六粟爲一圭十圭爲一撮十撮爲一抄十抄爲一与十勺爲一合又云十勺六 若云半錢則是一錢抄取一邊爾並用五銖錢也考五銖錢漢元狩五年所行。大者徑一寸及鑄五銖錢。 經之一抄一合乃算經之一与猶神農秤十零焉一銖而獲志以百黍爲一銖之類也今以獲斛一与定焉 **维的则别是一艘不得寒合矣。或疑泗**万圭之刀字聋析。 似是。李畤珍戴本翁。— 本說之一合則一合者當今之一提一有奇也然此所說與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惟如梧桐子大無相 所云秫米一升始半夏五合者未知其升合果是何制否然以合名量實施于漢志合龠爲合則不得 氏之量以充秫米半夏之增矣强仲景方無以刀圭撮与者如半夏芒消香或人尿猪膽汁勇椒其精幾合 錢五七者乃半錢七斯關錢七宜從肘後方序錄補入云凡云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 · 感感前漢物。以抄散藥約重三分稱約重三分。可疑。 · 張仲景方所云者即此。 · 錄, ②寸一以抄散藥約重三分。徐大樓云。 牛發七。 今張仲景方所云者即此 蓼矣。 靈樞邪客篇

十 方劑分量

吳茱萸小麥杏人麻人薤蟲蠐螬蜜蟲五味子葦莖薏苡人瓜瓣酸棗人竹茹皆用藥升也如膠飴生地黄 漢之際。故崔氏以爲古升。然固非常用之升也。又唐書章紹傳。韶獻書。視藥升所容以合古。云。黃帝設五量。魏崔靈思注云。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傑八分。蓋藥升行于書 者予未能足何量姑俟後之識者。 米或稱幾合亦似涉世用之量矣 馬屎人乳汁泔紫蘇麦汁冬瓜汁人粪汁.土漿硬糖鹽蜜精酒苦酒白酒並係世用之量非此藥升也如粳 尚質嘗據周尺製此器以為藥室之穀矣考張仲景方如芒消麥門各半夏赤小豆生梓白皮甘李根白皮 樂升者·本說稱今人不復用則其行用當在秦漢之際類於云。家體

寸七散蜜和得如梧子准十九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准之間 即今青班豆是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 又日凡丸藥有云如細麻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較略大小相稱爾 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 如黍粟亦然以十六黍爲一大豆也如大麻子者准三細麻也如胡豆者 黄此甚不等斯競為是千金云青小豆一名麻累一名胡豆李時珍以獨豌豆然豌豆大於大豆且無斑文 要不審何物又當公炮炙論有丸比鯉目說今不復費 按摩古日唐本注云方寸七散焉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黄者淮四十丸今彈丸同雞子

漢之一斗今量之一升一合零一撮強升合皆從此酌量焉盃。須一盃等籍。醫心方。引小品方云。漢之一斗今量之一升一合零一撮強升合皆從此酌量焉全夏錫云。 飲汁一小杯。褒仲景有熱粥一 又按學古又日內經載半夏湯用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云云及張仲景方用水斗升皆宜從漢代之制矣。 人。則當從晉時三合。均略今之三四句耳。「如華元化范東陽葛稚川陶陽居及豬家經方今僅散殷緣三一杯者。以三合酒杯子焉难。陳延之晉如華元化范東陽葛稚川陶陽居及豬家經方今僅散

北魏之一斛矣隋志稱後魏孝文時,依漢志作斗尺則知其量與漢量正同然民聞猶未普行焉北齊之 說不同泰粟大小亦異皆難依以起量完考王莽嘉量銘及古算經費日射法千六百二十寸又以漢尺水 之量考節錄模以來射法之沿革以俾後學有所稽考云 是若干合也降及元明智多因蝉此法固不能如昔人經方之明音升斗而為之節度也矣今一据符谷쫗 陳無擇嚴予禮之輩皆以盞焉率或云一建盞本邦方書。云天目者。乃建畫也。皆未詳所謂一盡定 時而一變聖惠方言凡震湯云用水一大盞者約一升也一中靈者約五合也一小盞者約三合也許叔徵 孫氏撰用前代經方者一依其舊文則其水率亦當詳勘諸前代之制而為之增損林億之言蓋約略論之 斛則今量之一斗零三合二勺三撮餘建德六年作鐵尺同律度量以預天下是時作量蓋當用鐵尺以作 射者今量之一斗七升零零一撮餘後周玉斗之一射則今量之一斗七升七合零六撮餘後周官斗之 左傳定公八年正義云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今以漢量倍之則得今量二斗二升零三勺四撮弱定章 勻五撮六四也越大司農斛稍近漢**盧**其斛則今量之一斗一升二合七勻有奇北魏之量一倍于古量故 之則一斛者今量之一斗一升零一勻七撮弱也趙杜變造斛,仿周式其斛則今量之一斗二升一合九 而已顧安常用古方恣意減分或增其水其弊固出于不詳陶氏所謂古秤矣而昔人费湯之法至于趙宋 下謂用大斗大升。合和之際靡不分明矣林億等校干金方,其凡例稱今之此者當用三升爲一升之制然 來量有大小然易樂唯用小者居令已言之故宋人每稱古之三升今一升而閒有係大量者則往往註其 見于孫思邈王燾方中及醫心方者亦當從各代之制為之水率庶可以無失先賢制方之本情矣隋唐以 千六百二十寸之斛則其斛今量之一斗三升二合七勺有奇是隋唐小量之所由來也後復三倍此量 漢書律歷志劉向旣苑孫子夏侯陽算經等諸

在十一方劑分量

明量又依元制成化鐵斛之一石者今量之五斗八升一合七勺五撮餘斗爲一斛。實當古斛之年也。明量又依元制成化鐵斛之一石者今量之五斗八升一合七勺五撮餘引曹最譽里雜字。今宮創。五 裁。上政和二年記量權衡以大晟樂尺為度其量今不可詳知矣至南宋之末以二千七百寸為一斛之積。上改不思之代並行大小二量然湯藥之外。率用大量也宋又從屠制云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景。范也李啓之代並行大小二量然湯藥之外。率用大量也宋又從屠制云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景祐四 則左傳正義所謂。周隋斗升於古三而爲一者是也其一斛者則今量之三斗九升八合一句一撮有奇也 斗日前。十斗日石•清康熙量方八寸娱五寸;横三百二十寸;其一石则今五斗九升零四勺三撮餘也;正字置云。今制。五清康熙量方八寸。娱五寸;横三百二十寸;其一石则今五斗九升零四勺三撮餘也 則今量之四斗四升五合八勻七撮弱也元時則以二千五百寸為一斛則今五斗七升四合七勻一撮餘 是隋唐大量之所原也則知大小二量並行實剏于後周焉隋代違用迄大樂三年依復古斗蓋用建德量

藥冶通義卷十一

开彼元堅亦柔撰

藥分三品

收殺故云應地本 人。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 陶隱居日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爲倉卒之效然而歲 療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為緩故云應 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 中品藥性

于仍 好 好 注 改善。強立條理。故學者眩惑。泰為主泉。不知授機散報。語妄不一。孫氏之音。切中女取大觀本。謝婆舊文。妄加增散。述誤後學。此孫季建校定神農本草經序中籍也。董李章 每部徒立子目於是本草之學壞古制變平從祧今所以表聽居之言不厭其贅也 明李時珍作本草賴 唐宋以前莫敢或易有矣事物瘦繁三品混糅至李旗湖著綱目懲創太過物以類從毅然破三異之例 按藥分上中下所以使人就三品之分,鐵無辜有毒之辨在臨處之際易于擇用此神農已來本草之制而

藥性皆偏

偏所至必獨脫也用違其性之宜則偏重之害勢所必至故凡有益於陽 繆仲淳日藥石稟天地偏至之氣者也雖醇和慶懿號稱上藥然所稟旣 卷十一 藥方三品 禁牲皆偏

難逃醫爲司命其可不然思詳察也哉釋止本草 熱忌人參之屬諸如此類莫可勝數苟味斯旨吉凶貿焉人命至重真報 华夏有三禁謂渴家什家血家仲景嘔家忌甘酒家亦忌甘王好古論肺 始濕者必不宜於燥能被散者不可以治虚能收斂者不可以治實升不 虚者必不利乎陰有益於陰虚者必不利乎陽能治燥者必不宜於濕能 可以止升降不可以療降寒有時而不宜於熱熱有時而不宜於寒古人

给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是凡可辟邪安 珠之偏者能之正者不及世如五常政大論日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 者穀食之屬是也所以養人之正氣氣味之偏者藥餌之屬是也所以去 正者均可稱爲毒藥故日毒藥攻邪也歸 張景岳日藥以治病因毒爲能所謂毒者以氣味之有偏也蓋氣味之正 人之邪氣其爲故也正以人之爲病病在陰陽傷勝耳欲敕其偏則惟氣

田。入無故不應與藥。藥有以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義之。可謂進見至理。又王啓玄注五方。又唐書。褒講傳。載布衣護墓者上禮田。廣宗時處士孫恩邁達於養生。其言又王啓玄注五 **北共類也之語。 並二家所據也又衞生寶鑑有無病服樂辨給引館說以徽樂性之偏宜併考焉專變**達苦象而反熬者。 並二家所據也又衞生寶鑑有無病服樂辨給引館說以徽樂性之偏宜併考焉專變 常政大論曰無辜之藥性雖平和久而多之則無有偏勝。至其要大論曰。原玄住甚解。有久服黃常政大論曰。久而增氣。複化之常也。氣 按干金戴伸景曰人體平和唯獨好將費勿妄服樂藥勢備有所助令人藏氣不平易受外患實生要集引 二字 古多連標見素問及周官即總括藥與之詞說、 並不繁引。 如發戴人曰凡難皆有奪也非止大

藝小舞師之毒雖甘草苦參不可不謂之毒人服必有偏勝其言不能無疵矣

所以利必盆瞭然露氏經疏於各條下附有簡誤其用心切矣 苦寒損氣損血等藥害人處極多亦有受其利者適中病也此說為是蓋醫人能就每藥知其所以害則其 又按程若水醫數日蓋藥有利有害參替歸朮補氣補血等藥利人處極多亦有受其害者不中病也香燥

草石之異

豈與之相便哉又草木之藥雖有大毒可以解之至於玉石之藥一發莫 豈可輕服草木之類以湯煮之則爛以火炙之則焦傷焲丸散入於脾胃 救往時洪文安公被人投舉石丸舉石大熱者竟至精夜古層而死可不 趙敬齋日藥宇從草以草爲樂也熟點玉石之類乃仙家之藥至於凡人 可以易消去疾病而餐氣血若玉石堅鞕非惟則斧則不可用脾胃虚軟

之傷可用於暫而不可久夫石藥又偏之甚者也何柏齊醫學管見亦論金石之害曰不得已而用則養取 主胃中虧。《故令數發二說俱出其解散論中而始一言蔽之者已又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曰藥別氣 按巢源日,有說者云樂性草木則速發而易歇土石則邊發而難歇也千金日草樂氣力易盡石性沈滯獨 朱砂乳石之類凡能飛走融結者皆隨真氣網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實穿金石士术骨無留礙自餘頭石 又犹存中要溪筆談曰凡人飲食及服藥旣入腸焉稟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矿黄 其汁可也未而服之則鮮不爲害何氏之見幾於畏葸然仲景之用石藥配以米穀則亦未可謂之無理矣

草木则但氣味洞達耳云云沈氏此音極使不知金石之所以損人草木之所以益人正在于此也岐伯曰 石藥之氣悍倉公曰石之為藥精悍是可以靈爲

草。為長生久視。而非養正攻邪之用矣。且平帝之時。或自禁出。莽好种食事。期所召鼠如木本草等怒。七十歲人。皆麟家。類師古田。本草等怒。謂以方藥本草而等惡者。後此則豫之木本草等怒。七十歲人。皆麟家。類師古田。本草等茲。謂以方藥本草而等惡者。後此則豫之木玉石須處之第二流也必矣。本草蓋爲漢方土所汨者也。漢言郊祀志。舜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和 實非醫家之旨矣岐伯輪中古之治病則特羅湯液與草蘇草紫之枝而仲景之方草獨最多則醫藥之於 檢出本草字。而反不引鄭祀志之最裨致證者。故附往于此。草者。其爲方士。亦可如矣。補注敍。於平帝紀。及樸蠖傳。 繼之故集中先列草部云云此與敬靡之意相發矣舊輕身延年之妄漢人蚤有其辨今本草以玉石鶩魁 者亦恐漢時方士之所爲而如丹砂之寒源消石朴消之缺利而列之上品水級之險等而列之中品之類。 又按倪純宇本草集書日神農嘗百草而定藥故其書日本草意必先以草爲正嗣後果木金石禽魚等類

氣味

辛甘發散爲陽酸苦絹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緣雅爲陽大者或收 栗大 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更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至

傳又大者或收云云亦本之藏氣法時論而增或燥或潤且經文或急二字太素所無明是衍文撰僞經者 按此言陰陽本之陰陽應象大輪而棄有陰陽配合出于本草經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雾出于史記倉公 蓋不能辨也

王啓玄日辛散酸收甘緩苦堅藏奧此五者皆自然之氣也然辛味苦味

以燥之肺苦氣上迎急食苦以泄之則其謂苦之燥淮也又日腎苦燥急 匪性堅散而已辛亦能潤能散苦亦能燥能泄故上文日脾苦濕急食苦

食辛以潤之則其謂辛之濡潤也素問太

則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已故日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 寇宗奭日夫天地旣判。生萬物者惟五氣爾五氣定物則五味生五味生 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本草的 甘不欲則弗用用之不可太過太過亦病矣古之養生給疾者必先通乎 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學故辛可以養筋肉 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更則和 堅風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冲氣之所生 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 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氣堅故其味可用以更熱氣耎故其味可用以

李東垣日辛能散結潤燥苦能燥濕堅軟鹹能軟堅酸能收緩收散甘能

緩急淡能利竅舞

之中每一味各有四氣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使氣後 王海藏日藥味之辛甘酸苦鹹味也寒熱溫凉氣也味則五氣則四五味 使味者有先使味後使氣者所用之不一也有一藥而一味者或三味者

之不同如此合而用之其變用不同何以然鼓掌成聲沃火成沸二物相 也]。今括于後。 之也上苦泄也其行之也下酸收也其性縮減更也其性舒上下舒縮横 或一氣者或二氣者不可一途而取也辛散也其行之也被甘緩也其行 合家在其閒也七情相制四氣相和其變可輕用爲哉。原文稱繁,此餘節錄。

炎上作苦木日曲直曲直作酸金日從革從革作辛土爱稼穑稼穑作甘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水日潤下潤下作鹹火日炎上 即原也秋氣降而收言大寒者感冬之氣以生冬氣沈而藏此物之氣得 也原者我之氣也大寒者冬之氣也凡言微寒者稟春之氣以生春氣升 陰也故知微寒微溫者春之氣也大溫熱者夏之氣也大熱者長夏之氣 溫涼四時之氣行焉陽也地凝質主成物酸苦甘鹹甘然五行之味滋焉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氣味多少各言其類也凡言酸者得木之 乎天者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繆仲淳日·夫物之生也必稟平天其成也必資平地天布令主發生寒熱 氣言辛者得金之氣言鹹者得水之氣言苦者得火之氣言甘者得土之 而生言大熱者感長夏之氣以生長夏之氣化言平者處秋之氣以生不 氣惟土也寄旺於四季生成之數皆五故其氣不其味甘而後其性和而

性者何也蓋占文尚簡故秪言味物有味必有氣有氣斯有性自然之道 物之味資乎地者也氣之毒者必熱味之毒者必辛炎黃言味而不加氣 無毒土德冲和感而類之莫或不然固萬物之所出亦萬物之所入乎此

味之變不可勝窮此方劑之本也陰陽二象實爲之綱紀焉鹹味本水苦 蘆薈能消黃蘗能補黃連止寫大黃下通柴胡苦寒而升龍膽苦寒而降 之用焉今姑陳其略以明之第準經文同一苦寒也黃芩則燥天冬則潤 **昧本火酸味本木甘味本土辛味本金此五味之常也及其變也有神明** 別本自多途其閒厚薄多少單用互兼各各不同良難究竟是故經日五 又日藥有五味中涵四氣因氣味而成其性合氣與味及性而論其爲差 世氣味生成原本平是知其所自則思過半矣味事 錯其道淵微可以意知難以言盡非由妙悟則物不從心固將拯烝民於 生齒同一酸也硫黄味酸而熱空青味酸而寒甘合辛而發散爲陽甘合 同一誠也澤寫則寫從容則補海藥昆布則消而軟堅馬並鹿茸則補而 陰精聊采數端引以爲例如是之類難可枚舉良由氣味互兼性質各異 酸而收斂為陰人參黃耆陽也甘溫以除大熱地黃五味陰也甘酸以魚 參合多少制用全殊所以窮五味之變明藥物之能厥有旨哉顧其用紛 夭枉宜寤寐乎茲篇過

者怯陽者勇陰主精陽主氣其於善惡喜恶皆有妙用不可不察 氣味 者躁而急純者可和躁者可級非剛不足以去暴非柔不足以衝剛 張景岳日氣味有陰陽陰者降陽者升陰者靜陽者動陰者柔陽者剛陰 味之勇怯勇者直達病所可賴出奇怯者用以周全藉其平変 氣味之 之升降升者浮而散降者沈而利宜升者勿降宜降者勿升 氣味之動 擇用惡者氣味殘狠何必近之 氣味有喜惡有素性之喜惡有一時之 之氣或陽中之陰者能顧氣中之精 氣味有善惡善者賦性則良儘堪 主氣者有能爲精之母主精者有能爲氣之根或陰中之陽者能動血中 靜靜者守而動者走走者可行守者可安 氣味之剛柔柔者她而緩剛 喜恶喜者相宜取效尤易恶者見忌不必強投金

靜而能守有氣味兼用者和合之妙貴乎相成同 清鹹主軟其性也沈故可導滯用純氣者用其動而能行用純味者用其 又日辛主散其行也横故能解表甘主緩其行也上故能補中苦主腐其 行也下故可去實酸主收其性也斂故可治雅族主變其性也利故可分

楷氏遺書日酸通骨甘解毒苦去熱鹹導下辛發滯亦自一義 按周官殤醫日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此與醫經之旨稍異又

又按姆藏又日本草只言辛恼苦酸不言淡如何是味淡李糖椒日谈附于甘徐阳溪日土本無味也無味

理見藿香條 於脾也聖濟經亦論五味生于土而本于淡及甘甚則反淡並可以徵矣又陳氏别旣日有諸淡利九竅之 即為淡淡者五味之所從出即土之正味也故味之淡者皆屬土徐競是考重樞九鍼篇日淡入甘楊上 太素注曰五味各入其藏甘味二種甘與淡也穀入於胃變爲甘味未成曰淡屬其在於胃已成爲甘走入

妥。大抵微毒戟人咽喉者也 子。味甘穀。注。唐韻。力鎮反。鷄味也。鹽。音初鍼反。酢味也。俗語云惠久之。蓋俗語熱日。味苦壺。於茵根日。味滋。渍。亦黃錢。先兄紹翕日。緣瀬和名鈔。引掌獨錫食經云。茄口。味苦壺。於茵根日。味識辛。於臺牛子之變味,兼金木之性者也此說並是又有黃和本草。作養。又日華子於中夏日。味識辛。於臺牛子之變味,兼金木之性者也此說並是又有黃。羊娘。陶隱居日。生則有毒。養不可食。注。音枚。政 題。 有滑酒官所言。是根。味甘滑冷。作味苦有滑酒官所言。是也。又紫蒿。 避味收澀亦與發同如五色中之紫即紅之變色也又日斃之味觀者絕少龍膽之功皆在于雞澀者酸辛 又按味又有塵子。味味塵平。自然氣。 食之苦鹽者是真之類。是也。又龍膽。味苦寒。或和本。羊豬寶。味苦澀平。石衣。澀冷。燼聽子。味灃。 全觀 ^珠酒溪日攀石味盈而云酸者蓋王味中無**經**運則 《酸之變味

氣臭自有已疾之用寇氏徽宗時人故選其說也 合感謂寒藥温涼四時之氣也然則藥之寒熱温涼指之以氣固無不可況經文未會及氣臭靈聖濟經論 之氣其寒熱温源則是藥之性氣字恐後世誤者當改爲性字則於義方尤李嶼湖載此稅以爲異禮記文 又按經不舉氣性字緣就宜從王安道源個集日經於諸藥名下不著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 口惟味焉先故也亦是寇宗與日序例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今群之凡稱氣者即是香臭

傲寒即涼也今考涼字特日華子陳藏器用之又有稱冷蓋亦寒也平則序倒中不言,豈以平即四氣之最 又按海藏又日本草只言温大温烈大熟寒大寒微寒平小季大季有季無季不言淚如何是氣涼

を十一 無味

熱矣又有性壓見倒柏葉楓柳皮條可疑 經日五等之口寒次冷冷大寒也寒然後涼涼然後小温小温然後温温之甚日和和甚日小熱小熱甚則 緩和者平,王啓玄五常政大論注曰上品中品下品無毒藥悉謂之平又唐六典尚藥奉御云凡合藥 一君三臣九佐方家之大經也必辨其五味三性七情然後為和劑之節又云三性情患過平又元和紀用

時醬齊賦秋時飲齊賦各時注日飯宜溫藝宜熟醬宜涼飲宜寒疏日點看比也然則難食之理一也 又按李念莪替宗必讀亦以築性配四時之氣頗爲約當宜參陽考周官食警日凡食齊眠春時藝齊熙夏 之陽如附子媛血肉桂媛氣一定之理也然氣之陽勝則能動血血之陽勝則能益氣又相因之理也桂氣 血中之陽氣中之陽走而不守血中之陽守而不走凡樂之氣勝者往往補氣中之陽質勝者往往補血中 分者有歸血分者大抵氣勝者治氣味勝者治血即溫之以氣補之以味之義徐又日人身有氣中之陽有 氣味重者宜入治藏及下焦藥輕薄者宜入治頭目發散藥乃與徐意同徐又曰凡藥之寒熱溫涼有歸氣 又按徐涵溪曰凡味厚之藥主守氣厚之藥主散此旣似是然與素間之旨有差陳氏别旣於桂條日厚實 分藥也而其驗則見于血其義不曉然乎此說亦佳

府猶柔之物豈能無害故須審慎之但熱之有毒者遠而易見而寒之有毒者最而難察尤所當慎也斯實 足補穩氏之未逮 又按個溪日凡有彝之藥性寒者少性熱者多寒性和緩熟性峻速入于血氣之中剛暴吸烈性發不支藏

藥性生成本原

陳月朋日形き、木。水。火。

性寒 煙 雅 源

真宜治下,其中平者宜治中。餘隨藏氣所宜處方本華 體症。實、程、重 輕枯虛薄緩淺假宜給上重潤實厚急傑

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時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 徐紹溪日凡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實 之療疾故能補偏效弊調和藏府深水其理可自得之前機等

如紅花。蘇木什。似血而入血之類。自然之理可以意得也是狂氏之所依據。文集不靠。《文實入頭,幹入身。枝入肢。皮行皮。又自然之理可以意得也侶山堂類辨。有藥性形名論。蓋又實 也又王損卷傷寒準絕汪報卷本草備嬰所給與徐說相近然似過整今亦存之王曰辨其味察其無觀其 者入氣分。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之類。 有因無相求者焦入心之類。如屬木者入肝。溫水者入腎。羂者走血分。燥有因無相求者。如氣香入脾。 之矣汪曰醫之焉物各有形性氣質其入赭經有因形相類者核似睾丸而入腎之類。有因性相從者 色考其以何時苗以何時花以何時實以何時委則知其事何氣而生凡見某病爲何氣不足則可以此療 不言色與氣蓋入口則知其味入腹則知其性若色與氣則在下文主治之中可推而知之也蓋隔反之官 按月期說循欠切實站存之蓋百種錄每品分氣味形色為解多所發明其丹砂條日甘言味寒音性何以 性清。獨。平。 日能定。走。破。 日力緣。嚴。嚴。此四者藉醫人格物推測之義理而後性寒。熱。屬。原。即能升。降。淨。忧,日力。宜。嚴。補。獨。此四者藉醫人格物推測之義理而後 九如藥品化藏本于陳氏立辨藥八法日日體滑。膩。乾。 日色黑。紫。蒼。 日氣腥。美。烽。九如藥品化藏本于陳氏立辨藥八法日日體燥。圓。輕"重"日色青。紅。黃。白。日氣羶。廳。香。 區别以印生成是也最覺完雜 日味識、後。靈。 此四者乃天地產物生成之法象必先辨明以備多訂日形土。 金。水。日味酸、苦。甘。辛。此四者乃天地產物生成之法象必先辨明以備多訂日形。陰。陽、木。火。 **桌有医質相同者之頭**

又按古之論義特言氣味而後世墮事加精以論生成本原其理亦不可易然錯說不一難得適從今更加 姜姓生成本原

整之熱迫平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黄連之寒逈平不同者未始不本于此理此乃百藥所以各異 填精在珠與質之類是也且味有厚荫氣有和烈而氣味形色相兼不均所謂同一熱藥而附子之熱與乾 於味鉛丹鐵粉之於形紅花蘇木之於色是也有所在不一者如桂枝之温中發表在味與氣地黄之補血 焉要之何物不具存氣味形色但其所是有在氣者有在味者有在形者有在色者如沈縣之於氣甘棄之 燥濕矣如五色則尤多不可拘者然五藏相適或有不可誣者更有如黑能止血之類甚五味之用為最 蒜歸脾腎。並出菜部黑字。 所謂形者形質是也重能鎮壓而輕者不必上行潤能放液而枯者不必蒸弱於骨。韭歸心。萌歸五歲。所謂形者形質是也重能鎮壓而輕者不必上行潤能放液而枯者不必 詳酌稱為之辨日。樂之所以有寒熱温涼與有毒無毒之性皆莫不本于氣味形色氣味之氣不同。 氣者氣奧是已雖香焦腥燥廢五氣之分,大抵藥之取用,芳香與輩奧二者能有所歸矣,芥蘭鼻

祥功能者樂之良政令者無之章氣味者樂之芳又朱丹溪格致餘輪輪樂之命名以色形氣質味能時以 加也於是有摄發銷錄驟注肅殺藥例者五氣之變也在藥則有收斂乾焦甜緩斂纏茲情者百難之性也 恩熱濕燥寒者五氣之令也酸苦甘辛鹹者百藥之味也顧茲氣運與萬物雖種種不齊其如成象效法 繮盆精者百樂之能也舒啓明曜安靜勁切凝肅者五氣之政也開明利脈滑層堅肌強骨者百樂之氣也 德也安魂育神盆氣定魄守志者百樂之功也生榮蕃茂豐備聚斂精鑑者五氣之化也通潤悅懌輕身潤 又按陳鶴溪三因方論藥有功能氣味性用其說不確姑摘錄于此日敷和彰顯縟蒸精潔變淪者。 一一主對若合符契至於勝復盛衰不能相多往來升降不能相無故各從其動而與災變亦不相 套 **陨冰雪者五氣之眚也在藥則有鼽衄縊犴嘔吐緩痛泄利者百藥之用也德化者氣之** 五無之

其非處治之要茲不採入

藥性專長

徐洄溪日凡藥性有專長此在可解不可解之閒雖聖人亦必試驗而後 生各得天地一偏之氣故其性自有相制之理但顯于形質氣味者可以 滑澤耶則滑澤之物亦甚多何以他藥皆不能去而獨義絲能之蓋物之 知之如菟絲之去面點亦其一端也以其辛散耶則辛散之藥甚多以其 推測而知其深藏于性中者。不可以常理求也故古人有單方及祕方往 往以一二種藥給一病而得奇中。及視其方皆不若經方之必有經絡奇 偶配合之道而效反神速者皆得其藥之專能也藥中如此者極多可以

類推種節百 按藥之專長顯于形質氣味者如茵蔯之治黃香轎之治喝之類是也程雲來金鹽直解日意不盡言言不

非精華所結而亦能解毒者則必物性之相制或以壽攻奪也此說亦當仍附之 矣洄溪又曰凡物精華所結者皆得天地清粹之氣以成而穢濁不正之氣不得干之故皆有解奪之功其 盡意者乘性也顧爲文本草彙箋日藥之治病嘗有不可解者原不必強解之關之可也並與個蹊之意符

藥無主

陶隱居日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爲本·本草黑 按一物固不宜有數性斯語片言居要故王海藏旣表章之更據患本草序例考之則其意若謂樂有傷於

門悟其稿未完而沒愚有志補續不能也蘇東坡書篆體後日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 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腸補瀉之效隨用各别可謂知言矣 亦復不外平此矣。先兄紹翁有見于斯深究古聖之微意著藥雅一書以闡揚兼主之极爲後學變通之法 雖多端要其指歸則一蓋配合之宜轉襲后用皆本于一定之本性而已仲景用薨運必如此古本草之旨 亦能治水濕外實黃耆甘溫其功托陽故能治虛勢不足亦能治療疽膜潰亦能治濕邪粘滯之類其所主 莹古人鐵鐵相因故敍事約雅意在言外者乎如麻**黄苦温其功發陽故能治邪氣表壅亦能焓肺冷喘** 不發之本性於是其功乃有偏長擴而充之則兼主十餘病,其理昭然矣唯每藥之下,白字黑字俱蘊其数。 有二十餘條更復就中求其體例大體歸其始終以本性爲根宗縣是觀之樂之爲物氣味相藉必有一定 後學無所下手殆為不便變通故隱居又曰藥之所主止旣病之一名假令中風乃有數十種傷寒程候亦 治中風者有僞於治傷寒者名有所僞主觸類是之以主十餘病然病雖一而其證不均衡實云治某病則

去邪禦疾性之材也因其材而施于治療之際材之用也此說於兼主之義亦足互發聖德又曰有因其性 夫唯性無盡用無窮故施于品劑以佐佑斯民其功用亦不一而足也吳氏娃曰邁嫁鄉戴物之性也可以 而為用者有因其用而為使者有因其所勝而為制者其類不同然通之皆有權用之皆有法也亦係得理 溫順陰陽之常性而已以謂物之性有盡也制而用之將使之無窮物之用有窮也變而獨之將使之無窮 又按整濟經日物各有性性各有材材各有用聖人窮天地之妙通萬物之理其于命樂不特察草石之譽 之音更舉諸僻藥以示其例今不具錄

都不言之後人亦所未述途令調合緣丸有味於此者至如宜可去壅即 陳藏器日藥有宣通補洩輕重經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 畫橋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己之屬是也補可去窮即人參羊肉 之屬是也強可去閉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 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 是也重可去怯即破石鐵粉之屬是也體可去脫卽牡蠣龍骨之屬是也 濕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 即是陳氏之音。無可復疑。寇氏引爲陶隱居。誤不待稱。至本草獨目。則以首節爲拾置。以第十節方。引藥對。第二節。至第九節。即千金文。仍知第十節。說藥之大體。第十一節。論五方之氣。 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本草。掌胃醫等。引本草格遺序例如後。而其首節。千金方輪盧

爲目之陋。稱以徐之才十朔。仍附訂於此。為襲勢。 其失在不渝千金。近世諸家。 一蓮 閒戴人並宗其義於是七方十劍遂印定後人眼目矣然諸家所濟亦概不外于功用故併附載之從其朔 按陳氏所說乃樂之大體而不是合和之義故列于斯至聖濟經緣以劑字而成聊攝明理論稱為十劑用

又按李頻湖日去閉當作去實去實當作去閉此說不必又日濕當作潤又以石英焉顒藥則偏矣古人以 股石焉滋補故預爲是今更審之通劑滑劑燥劑俱是利水一途而分之爲三未詳其意稱吐一法別無其 目河間隸之宣劑然與整橋之屬性類殊異此他猶有可識者要之陳氏之音本不足爲典型而後人建守 或補繳之或回護之無敢置辨者未知其果何意也。

功用大體

吳禔日五藏之氣欲通而不閉也故鬱而不散則爲壅壅得宣而發故必 病痰癖之類是也水生于腎病流于體痰因于飲癖聚于胃水病痰癖則 欲運而不止也故留而不行,則爲滯滯得通而達故必通利以行之如水 宣劑以散之如否衛之類是也胃構則腸虚腸構則胃處更滿更虚是爲 府也邪氣勝而中蘊五氣傷而經勝也若此者輕劑以揚之則實者泄矣 其氣無自而統轉矣通劑以行之豈不宜哉氣弱而不勝其食飲形屬而 潰于藏氣浮于四肢腹大而體重津場而少氣是爲濕氣淫勝腫滿牌濕 制若此者濇劑以收之則滑者止矣廧則氣著者其氣附而不散如乳難 **怯則氣浮者本虛而未盛如神失守而驚悸則心不持而恐懼乘之氣上** 則有餘者却矣實則氣壅者外閉而中滿如什不發而腠密人風客于玄 厥而真疾則陽不降而首疾作矣若此者重劑以奠之則怯者寧矣滑則 膈塞腹爲順脹浮濇相搏爲脾約若此之類有餘爲閉也必洩劑以逐之 之病若此者治以燥劑所以除其濕也或從行出或從嘔吐或消渴水道 而不下內恐而不通若此者滑劑以利之則濟者決矣属主土土生牌風 氣脫者內耗而外越如開腸桐雅則風傷于腸胃便腐遺失則腸虚而不 不見其充盈若此之類不足為弱也必補劑以扶之則不足者壯矣支備 平氣否滿不通則其氣無自而升降矣宣劑以散之豈不宜哉五藏之氣

所以爲治病之要以此爲要則推而廣之以致其詳萬舉萬當之劑也 數利或便難駛藥數下是爲津耗爲枯五藏痿弱營衛個旒之病若此者 治以濕劑所以潤其燥也凡此十者恰病之成法也畢此成法變而通之

詳論沈羊緑著要藥分劑十卷以十劑分類強以諸藥排列 按十劑諸說類繁前卷間摘入之吳氏此說為河間所據而殆得其更仍指于此又陳遠公本草新編亦有

之義也而陳遠公則併二家辨駁之極爲鄭重沈華綠亦曰十劑中如宣輕則兼有升義鴻滑則兼有降義 降二劍日寒熱二劍攝在補瀉義不重升降者治法之大機也經日高者抑之即降之義也下者學之即升 又按寇宗與補寒熱二劑日如寒可去熱大黄朴消之屬是也如熱可去寒附子桂之屬是也繆仲淳增 深立八劑安中。緩可則急。平可主養。 器可劍動。是也。 可謂變散矣 沈氏之辨亦均非通論也又徐思鶴增爲二十四劑三卷。 夏九如藥品化義景三歸滿屋母生書並有 下泄鎮陸及際氣之法皆可謂之抑也陽氣虛陷不振者與以調補而使其膽發者即是舉之也此外何自 可以概辜藥不得另立二門次於十劑後云云考王唐玄曰高者抑之制其勝也下者舉之嬪其弱也然則 且諸藥性非升即降或可升可降或升多降少或升少降多別無不升不降事為宣通等性者則升降二字 有升降者耶且升降之說古典所未言實監本于潔古而如云每藥必有升降則尤不免牽壞蓋繆氏之境

錢上焦之病宜沉而降之中焦之病或升而發之故滑者壓之霾之滑之此自一家言姑附存之 又按王中陽賽生主論日大抵百藥之性不出溫涼寒熱藥體則不過淨沉經濟在人用之如何耳醫之產

卷十一 功用大陸

引經報使之謬

膝鼠粘子皆助十二經如此治病之多者不可數計若拘係經版分定陰 人之病哉歸書精 趙敬齋日藥之功效有治病之多者有治病之少者傷液集要分某藥爲 陽則治一而不能治二治此而不能治彼刻舟廖柱性無變通又豈能治 太陰經藥某藥爲少陰經藥層見而叠出其如黃蘗人多皆言五蔵川牛

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略有專宜耳 徐洄溪日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原有毒無毒其性亦 參耆之類無所不補砒鴆之類無所不毒並不耑于一處也所以古人有 至張潔古輩則每藥往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學 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實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通氣 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即如

之說出而本草之學自此大變如李衡湖其釋性用頗爲精審而習聞所囿不能脫其窠臼學者不無遗憾 府而自己況於病不必專屬一經一絡乎此所以藥之不可分經絡而古本草之不敢言及也盡引經報使 按古之治病或本之經絡然經絡者五藏六府之氣所以周號于外故治病之在某經某絡者必治各藏各 語敬喻之辨稍屬曖昧而烟溪則断然以為附會之談何其轍見之車也

藥宜糖擇

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與所以鍾乳醋煮令白細辛水漬使市 陶隱居日衆醫都不識藥惟聽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採送之家採送 黃芪蜜蒸爲甜當歸酒灑取潤螵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諸如此等

精神減少目不欲開雖臥惡人語予以炙甘草場治之成無己日補可去 治之診其脈動而中止有時自還乃結脈也亦心動悸吃噫不絕色青黃 醫者見其熱甚以原劑下之又食梨三四枚傷脾胃四肢冷時昏憤請予 羅謙甫日至元庚辰六月中許伯威五旬有四中氣本弱病傷寒八九日 皆非事實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未如之何本華 其病減半再服而愈凡藥昆蟲草木生之有地根葉花實採之有時失其 桂枝人參急扶正氣減生地黃恐損陽氣到一兩樓獨被本草。服之不效予 弱人參大棗甘補不足之氣桂枝生薑辛益正氣五藏痿弱營備個旒濕 以潤之。接獨族本草。作床仁阿廖麥門冬地黃之甘潤經益血復脈通心加 地性味少異失其時氣味不全又況新陳不同精粗不等備不擇用用之 再思脈病對莫非藥陳腐而不效乎再於市鋪選嘗氣味厚者再煎服之 辰。在東垣去世之後。仍知其襲。寶鑑〇接此樹或引霧東垣。然至元庾 不效置之過也內經云司歲備物氣味之專精也修合之際宜加意焉。

按經有陰乾暴乾探遣時月生熟土地所出真偽陳新並各有法而隱居所演其競甚群所拈此語當今醫

如六陳之說及云大黃木賊荆芥芫花之類亦宜陳久者姑顯其疑已 人亦皆蹈其弊豈何可不加思乎謙甫治驗質後學之聽鑑故同學王海藏既學之湯被本草其確可無矣

虚實一皆不悉所以治十不得五六者實由於此行金 治十得九今之醫者但以診脈處方不委採藥時節至於出處土地新陳 孫眞人日古之醫者自解採取陰乾曝乾皆悉如法用藥必依土地所以

外傷大患則白字黑字諸樂旣已鹽之荷徒從辜于難得之草石難知之蟲魚吾恐其誤生命者不尠矣 又按李撰湖於香附子條日此乃近時日用嬰變而陶氏不識諸注亦略乃知古今藥物與廢不同如此則 按此說原于徐之才。亦出于孫藥時月陶隱居有說而沈存中賽獎筆談謂爲未當文繁不錄室相照看 **国多而日用要藥如香附子者不過僅僅數種近人有好用僻藥奇品者蓝在瑣末小疾則或用得效至內** 本草語藥亦不可以今之不識便廢棄不收安知異時不為要藥如香附子者平此說良是然藥之後出者

藥品生熟

伐之力用生用熟各有其宜實取其補寫得中毋損於正氣耳豈爲悅聽 補補寫一差毫釐千里則藥之利人害人判然明矣如補藥之用製熟者 其功也急其性也剛主乎寫熟者性淳而味輕其功也緩其性也柔主乎 傅復慧日藥之生熟補寫在焉劑之補寫利害存焉蓋生者性悍而味重 美觀而已哉何今之庸醫專以生藥餌人夫藥官熟而用生生則性烈藏 飲得其醇厚所以成其資助之功寫藥製熟者飲去其悍烈所以成其攻

府清純中和之氣服之寧無損傷故藥生則性腐性腐則耗損正氣宜熟 宜生豈可用熟審視者 緩藏府鬱滯不正之氣服之難以驅逐故藥熟則性緩性緩則難攻邪氣 豈可用生又有以生藥為嫌專尚炮製稱奇夫藥宜生而用熟熟則其性

按此說稍得當蓋仲景於附子。治表用熟治裏用生即是悍導緩急之别而非以稱馮分者如大黃酒洗者 股與宜製原調劑大成此傳氏所本而似為概論 即因以添力也然則生熟之用其辨不一宜子細玩索焉韓飛霞暨通曰標病攻擊宜生料氣全力強本病

製薬

徐洄溪日製藥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詳于宋之雷教後世製藥之法日多 製之則藥性之偏者醇矣其製之義又各不同或以相反爲製或以相資 製其形或製其性或製其味或製其質此皆巧于用藥之法也古方製藥 為製或以相惡為製或以相畏為製或以相喜為製而製法又復不同或 氣厚力大者無有不偏偏則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則用法以 必每藥製之也若後世好奇眩異之人心求貴重怪僻之物其製法大費 無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氣性而桂枝陽中用白芍亦即有相製之理故不 工本以神其說此乃好奇尚異之人造作以欺誑富貴人之法不足憑也 一日內中亦有至無理者固不可從若其微妙之處實有精義存焉凡物

惟平和而有理者爲可從耳。漁漁機〇按芍藥古無赤白之

造者若蒸若煮而有一焉餘外製雖多端總不離此一者匪故巧弄各有 陳月朋日凡藥製造貴在適中不及則功效難求太過則氣味反失火製 容易脆斷有剜去瓤免脹有油去心除煩大概具陳初學熟玩本華 上膈烏豆場甘草湯漬曝並解毒致令平和羊酥油猪酥油塗燒咸冷骨 甘緩難化增益元陽陳壁土製編真氣驟補中焦麥麩皮製抑酷性勿傷 童便製除劣性降下米泔製去燥性和中乳製鐵潤回枯助生陰血蜜製 意存酒製升提畫製發散入鹽走腎藏仍仗軟堅用醋注肝經且資住雇 四有假有炮有炙有炒之不同水製三或潰或炮或先之弗等水火共製 按玉函經日凡草木有根莖枝雞皮毛花質豬石有軟鞭消走豬蟲有毛羽甲角頭尾骨足之屬有須燒鯨

炮炙生熟有定一如後方順方是福逆之者殃又或須皮去肉或去皮須肉或須根去莖又須花須實依方 結就皆架劑之要領也如當公炮炙多係煩瑣適用不便又宋人方書如難奉普瘡方本事方十便更方之 粗惡險風飄揚衆口嘗之衆鼻齅之藥之精氣一切都盡與朽木不殊並是合和之總訣而序例所舉修治 掠採治劑極令淨潔然後升合秤兩勿令參差又千金方輪市上層人擔合之弊日塵埃穢氣入藥中羅歸 類閒戴炮製之法學者宜參互考究焉

此歲與廢若將說文注相符矣。 吼也。祖。含味也。而無吹字。 又按觀察字面如㕮咀陶隱居所謂皆細切之較略令如㕮咀者是也先兄紹爲日。唉。啸。古文同。 仲景鄉語云炒作熟是劉河閒說以壽本于揚雄方言。又消獲百要

通紅炮則煙起炒則黄而勿焦烘與焙屑燥而不黄今鲜如炙,蒸糌之也。 惊 地 。 海 散 他 。 他 置藥於器中火上熱令香氣出或令色黄或焦黑熬者置藥於器中用小水通乾於火上或令色黄或至赤 方修合法所舉其說稍詳日炮者置樂於塘灰中轉轉令微採而用或以濕紙裹入贈灰令熟通而用炒者 **截。** | 之類二書所屬亦聞有之須考索補足也 洗去泥土或日乾或焙乾或陰乾切者斷切而用劉者細切而用或有騙剉者又李念義本草遞玄日煅則 黑煨者用生藥入火煨之亦以濕紙裹而煨之焙者。高量火上令乾也爁者與炒同也凡藥不云炮炙者皆

藏藥貯擬法

起倉卒不與人期一朝嬰已豈遑知救想諸好事者可貯藥藏用以備不 虞所謂起心雖微所救惟廣見諸世禄之家有善養馬者尚貯馬藥數十 用心所以神農鳩集百藥黃帝纂錄鍼經皆備預之常道也且人痾療多 孫真人日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大聖之至教求民之瓊恤民之隱賢人之 斯爲自致豈是枉横何者既不能深心以自衞一朝至此何數惜之晚哉 **羞矣傷人乎不問馬此言安用哉至如人或有公私使命行邁邊隔地旣** 斤不見養身者有蓄人藥一錙銖以此類之極可愧矣貴畜而賤身誠可 故置藥藏法以防危殆云爾。石藥灰土藥水藥根藥莖藥葉藥花藥皮 藥子藥五穀五果五菜諸獸齒牙骨角蹄甲皮毛尿屎等藥酥髓乳酪 不毛藥物焉出忽逢瘴癘素不資貯無以救療遂拱手待斃以致夭殁者

之氣雖經年亦如新也其丸散以瓷器貯蜜蠟封之勿今洩氣則三十年 中、曝令大乾以新瓦器貯之泥頭密封須用開取即急封之勿令中風濕 **曝多見風日氣力卽薄歇宜熟知之諸藥未卽用者候天大晴時於烈日** 爾石密沙糖飴精酒醋膠麴蘗豉等藥右件藥依時收採以貯藏之蟲豸 三四尺則土濕之氣不中也行金 不壞諸杏人及子等藥瓦器貯之則鼠不能得之也凡貯藥法皆須去地 大小銅銚鐺釜銅鐵匙等右合藥所須極當預備 凡藥皆不欲數數廳 之藥不收採也 种斗升合鐵臼木臼絹羅紗羅馬尾羅刀砧玉槌瓷針

卒之急調 又日,夫尋方學之要以救速爲貴是以養生之家須遇合成熟藥以備倉

時賢產經治檢逆難產催生鉛丹方後日右譬如停水滅火積年無用偏爾不處乃教一時之急也可謂能 近取替矣 數年難過一用藥肆之中因無人問則亦不備惟醫者自營之乃可待不時之需耳云云蓋本諸真人也又 須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惟醫家合之留待當用者用之不終棄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樂館之 按真人之言深切周詳洵醫家之模範也徐滔溪亦有論日其九散有非一時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

丹娘元堅亦柔撰

煮藥總說

沈存中日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 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 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 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吸

度最為的確煎藥銚器除油垢腥穢量水盞器大小斟酌用祭小淨錦內 病必擇醫治处擇藥臨煎造製切在恭載宜令親信至意心明者煎造忖 括周傍勿令斑轉藥熟用稀疎紗絹鑢去滓取汁,增用藥心法。內照圖。並同:生 下新淨甜水藥末引物一切都足浸勻後詣火上慢慢煎熬合得分數擾

群 。 漢

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藥須用小心老成人以踩罐密封新水岳火 李頻湖日凡服陽藥雖品物專精修治如法而煎藥者鹵莽造次水火不 良火候失度則藥亦無功觀夫茶味之矣惡飯味之甘鍋皆係于水火烹

先武後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者本草母

貧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況 疎盪補益滋腻之藥宜多煎取其熱而停蓄此其總缺也故方藥雖中病 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 胡揚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揚則煎藥成而後納大黃其 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 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緩水小建中場則先煎五味去楂而後納飴糖大柴 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爛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 之法也而桂枝陽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 者種種各殊如麻黃陽先煮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同煎此主藥當先煎 失其調度尚能損人況藥專以之給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于古方之未 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尚能依法爲之其粗魯 徐洄溪日煎藥之法最宜踩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

可以見焉。 其義與說文合宋以來於湯藥,一用煎字甚失古義矣,成文義。全匱百合諸方。用煎字。如蓋甲煎丸。 其義與說文合宋以來於湯藥,一用煎字,甚失古義矣,以實養子傷。有空煮文,亦足知 按說文曰書言也复鬻或从火又日煎熬也方言曰凡有汁而乾謂之煎然則竟也者投物于水火以熟之 之名放也者火以乾汁之名也古方於湯藥則曰褒去滓則曰煎湯。可以見焉。有物而熬盡其汁亦曰煎。

說見于第九卷中。張景岳命錫藥以煎。可謂繆矣。然外臺引作減字。又古方有名煎者。錄煎煉之謂。

以為主藥則必先衷之氣味厚者倘濃寒之則勢必慢故大實芒領之類以為主藥則必後內之猶是利揚 又按主藥敷法阿溪之說為住更審經方自有二義蓋藥氣味薄者偷後食之則力不純故葛根茯苓之類

補湯之别矣

又按製藥器。唐怨齋原病集日銀者為上敬者次之尤生州壽世青編日必用砂鈋瓦罐如富貴家婦銀之 器煎之更妙切忌油穢腥氣銅錫鐵鍋或煎過他樂者必滌潔淨器口用紙熏水對之

煮藥水火

陶隱居日凡煮場欲微火令小沸其水數依方多少大略二十兩葉用水 詳視之不得令水多少用新布丽人以尺木紋之燈去延獨紙覆令密溫 傷勿令鎗器中有水氣於熟場上煮令緩亦好服傷寧令小沸熱易下冷 多取汁,按于金日。舜病原快利。補場欲熟多水而少取汁,胺以多水而少取什。好 一斗煮取四升。以此爲准後的量也。蓋本應居財後方序。然則利場欲生少水而

則嘔涌本草黑

若合治傷藥當取井花水極令潔淨升斗勿令多少煮之調和一如其法

. 至

凡煮藥用建火火駛藥力不出盡當以布紋之綿不盡什也品 危達蘇日汗下之藥每服煎至八分對病藥煎至七分做補菜煎至六分

每十二 黄藥水火

不可極乾亦不可猛火驟乾恐傷藥力病效

吳茭山日煎藥要知補藥利藥行經行氣藥而用水多少若煎補藥以十 牌胃等藥只宜時取號人心 分之水煎取四分之藥若利藥以十分之水煎取六分之藥若行經行氣

云。又近郊五加酒。以木度保浚。與水平剋之。云云。按此甚便。宜仿。火健與仲景但於桂枝斗內藥。刻裝水度。復加水七升。微火煎令至刻。去滓。次內藥七種。云火健則仲景但於桂枝黃。甘草。常山。宜閱。〇外臺。古今錄驗。療水較遊氣。白前歸方後云。右四味切。以水一頓服。更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日醨。至發不斷復順服。又引備急。有桂廣州法醇輔湯。用大 按仲景羡法不一大约羡城半以上随居所謂用水一斗羡取四升者其義相合盖久羡则薨性和利也利 温中之藥宜漫火煎服之若陰寒病急者亦宜緊火急煎服之李念莪本草通玄曰補藥須封固文火細煎 若發汗之藥必用緊火煎取臟瘡通口服之若攻下之藥亦緊火煎下大實朴衡俱有次第須溫服若補中 見矣如外臺療瘡醇腐場乃係截藥非可常給者也葉稍複。以水大升。 或有理要好行小慧者已 利藥宜露頂武火速煎尤生州毒世青編日如煎探吐痰飲之劑當用武火取其急速而發吐之也此數說 場云微火寒此隔反之畔而玉函應居並超其意至後世緒家稍分條例今春其一二吳仁齊傷寒蘊要日 **補異制亦是一說仲景方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及炙甘草湯俱是補劑而較他歸最濃度其理可** 煮取一升。日醇。未發前類為棒。甘草。桂心。常山。

宜致。如其他諸方當從玉國用井華水爲妙然或有難選群故吳仁素傷寒蘊要曰取新汲井水若有誠義補遺,如其他諸方當從玉國用井華水爲妙然或有難選群故吳仁素傷寒蘊要曰取新汲井水若有誠 水源水泉水東流水蓋皆取熟淡不助宴飲東麓水哉。宜致。 又有清髮水殆取性鎮解熟也本草虧水源水泉水東流水蓋皆取熟淡不助宴飲蔥蘿醬。千里水。及又有清髮水殆取性鎮解熟也來弄淺 又按實藥所用水火靈樞有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寫邊取其青五升度之飲以牽薪而仲景有甘爛

味苦鹹者皆不可用此說爲是又儒門事親有水解一篇文繁不錄又提原性全萬安方氣病中引森立天 云不獨此樂諸褒揚法皆須要弱水微火也虛勞傷寒產婦老人小兒氣力微者尤可用勢水此說亦是又 可用方人参湯煮法日要用勞水陳蘆不然則水強火盛藥力不出也性全更奉后人書七味葱白揚霧徵 本草綱目曰火用陳鷹枯竹取其不強不損斃力也桑柴火取其能助斃力烰炭取其力慢棵炭取其力緊

温養用糠及馬屎牛屎者取其緩而能使藥力勻徧也

藥有別內傷中

陶隱居日光陽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 到作場者先以水浸令淹浹密覆一宿明旦煮湯臨熟乃內傷中又煮**雨** 以新綿別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凡錫酒中用大黃不須細 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煩 三佛便絞出則勢力猛易得快利,凡湯中用麻黃皆先別煮雨三沸掠 芒角蛤糖阿膠皆須絞

湯畢內汁中更上火雨三沸炸盡乃服之本草果 甄氏日蜜臈膏髓類者皆成場內烊令和調也又合場用血及酒者皆臨

熟內之然後絞取湯也舞動方。引 粉臨服內湯中攬命調和合服之。按篇黃丹砂字。宋校本所無。 孫眞人日兄陽中用麝香牛黃犀角鹿角羚羊角脯黃丹砂須熟細末如 生薑入陽皆切三構三絞取汁。陽成去燁內之煮五六佛依如升數不可 凡生麥門冬

共藥煮之也 諸陽用酒者皆臨熟下汗。

藥力方盡出效亦速但臨服須登總後再上火不爾恐貴藥力不見效。本 然今音樂法中。有生磨者。有煎取汁者。 凡諸石雖是陽酒中,亦須稍知 寇宗奭日本草第一序例言犀角羚羊角鹿角 一概末如粉臨服內傷中.

羲。

吳茭山日。凡藥中沈香木香須煎藥熟去楂方磨沈香木香暖什入藥兄 再煎一沸服不可同煎服者慎之語人心

陳月朋日兄陽中加酒醋童便竹經畫汁亦候湯熟絞汁盡內加入便服 汁小盞調服訖然後盡飲^{本草}蒙 凡陽中用沈香木香乳香沒藥一切香寫藥味須研細末待傷熟先傾

錢仲陽日鈎藤久煎便無力俟他藥煎熟十餘佛投入即起頗得力也本

巢一服。 水一墨二分煎至七分下竹飔三分煎至七分。接此音粗末水一墨二分煎至七分。 按大黄水渍內場中千金外臺往往見之傷寒總病論魏炳書後亦有其說且日內或用竹懸煎者每四錢

於服藥之後飲酒幾杯之說外料正宗神授衞生湯後日病在上部先服藥隨後飲酒一杯病在下部先飲 又按炙甘草肠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婦均循水同煮不臨熱下者又石天基傳家實有量小不能飲者 酒一杯隨後服藥以行藥勢亦是一法。

明藥

陽龍溪日,用藥煎煮或用薑葱取其發散或用棗蓋棗能和百藥之力。

暖介石日·酒入藥爲引者·取其活血行經臺入藥爲引者·取其發表往凝 小棗入藥爲引者取其消散開胃大棗入藥爲引者取其補血健脾大學 葱白入藥爲引者取其發散諸邪勿住鐘實入藥爲引者取其清心養胃 越事,龍眼入藥爲引者。取其寧心利水燈心入藥爲引者取其得睡神歸

故拈之于此尤負額醫學試審配日兵無向導則不違賊境藥無引使則不通病所新病且然況伏邪平此 按藥旣配合為方。固無須引子之目然朱以來舊於每方養法內必舉其品則欲用其方者亦宜通知其例。

理之所或然也

去掉再煎

吳遵程日去牌再煎者要使藥性合而爲一。漫無異同好停胃中少項隨 薑大棗不燥其複全藉胃中天眞之氣爲斡旋蓋取和之爲義耳甘草腐 胃氣以敷布而裹之未和者遂無不和所以方中既用人參甘草復加生 之證故皆取復煎以共行其事之義醫療分 心場半夏腐心場三湯俱去滓復煎亦同此義以此三腐心皆拾裏未和

卷十二 引藥 去韓再願

按此係生臺鴻心場注文即本于喻西昌偽寒抉疑論小柴胡揚考大小柴胡三鴻心及柴胡桂臺湯旋復 煎傷寒論述義。許弘內臺方議曰小柴胡陽去滓再煎取其清能入膽之義誤矣。 代結緣並去洋再煎蓋寒熱雜合之劑此法爲妙然唯治病冷熱相屬結在一處者倘冷熱異位者不敢再

藥滓再煮

貧人可當依此用皆應先暴令燥本事 **陶隱居日凡建中腎歷諸補湯浑合兩劑加水煮喝飲之亦敵一劑新藥**

其厚且重者尚有功力其輕且薄者已無餘味安在其君臣佐使之宜哉考古方唯金匱柴胡飲子再合萃 按補湯或宜再煮其他概不可用。李念莪本草選玄日藥澤再獲殊非古法味有厚薄氣有輕重若取二煎 重赏然舊說既疑非仲景方乃足以確李氏之言矣

作丸散酒膏法

陶隱居日凡丸散藥亦先切細暴燥乃擒之有各擒者有合擒者並随方 乾若逢陰雨亦以微火烘 妙工之旣燥小停冷乃構之。凡濕葉燥皆大 數百過視其色理和同爲佳也 凡演藥酒皆須細切生婦袋盛之乃入 用重密網令細於蜜丸易熟若節散草藥用輕疎網於酒中服即不泥其 所言,其潤濕藥如天門冬乾地黃輩皆先切暴獨擒令偏碎更出細擘暴 石藥亦用細網節令如丸者 耗當先增分兩須得層乃秤之爲正其揚酒中不須如此也、凡飾丸藥 凡飾丸散藥畢皆更合於日中以件構之

5

少随密精雕作品、文繁、今不具錄。 嫂云晬 姬,時者周時也從今日至明旦亦有止一宿者煮膏當三上三 擒更演飲之亦可散服 凡合膏初以苦酒演令掩俠不用多汁密覆勿 力故也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黄則丸經久不壞掠之多 膏膏燁亦可酒煮飲之可摩之膏膏滓則宜以傳病止此蓋欲兼盡其藥 色為度猪肪皆勿令經水臘月者彌佳絞膏亦以新布絞之若是可服之 欲小小生其中有薤白者以兩頭微焦黃爲候有白芷附子者亦令小黃 下以嫂其熱勢令藥味得出上之使而而佛乃下之使沸靜良久乃止寧 酒密封隨寒暑日數視其機烈便可應出不必待至酒盡也降可暴燥微

朱君輔日。員藥法蜜劑每藥一斤用蜜一斤,數糊劑每藥末一斤用數四 雨米粉亦如之味成集

陳月朋日散研成細末也宜旋製合不堪久留恐走雅氣味服之無效爾。

枯用器蓋覆以存性若如燒燃柴薪煆成死灰性亦不存而罔效矣。古今實 徐思鶴日兄草藥燒灰焉末如葉葉柏葉茅根薊根十灰散之類及燒焦

李顯湖日別有釀酒者或以藥煮汁和飯或以藥袋安置酒中或煮物和 卷十二 築字再煮 作丸散酒膏法

飯同釀皆隨方法又有煮酒者以生絹袋藥人屬密封置大鍋中水煮 日理上中七日出火毒乃飲味草

按吳麥山活人心統曰修合丸藥務在製度如法,一不如法則用不效實如造酒得法則味香甜飲之能生 稍養血快情忘憂進不如法則酒味苦酸飲之則駁胃生痰非惟無益而反有害此篇論也然諸修合劑皆 同此理不翅丸藥矣。

服藥節度

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 及未食內處令毒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生 以食後服之吾以諸鄭君何以如此也鄭君言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旣宜 葛仙翁日按中黄子服食節度日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生之藥 肢血脈者宜空腹而在日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雅是前是七情之例。 而以食前服藥力未行而穀驅之以下不得除上作盆也盡於方。引 苓丸。每日食前服一丸。並未有食後服之法蓋抱朴子與經相協平旦服出十棗陽空腹服出著穀丸。 醫方集解當有疑辭語意欠聽仍不登載宜發後數。 按案問有為後飯之文田。飯後藥先。謂之後飯。仲景有先食服之語脂丸。赤丸。已惟膳黃丸。苗枝素問有為後飯之文出敗中論。病能論。次往仲景有先食服之語。出樣核系氣爲。爲梅丸。亦石 亦並非四肢血脈之治量三夜二之類,仲景之意不過使樂氣接續耳要之本草之言宜附之別論还叡卷

又按盧紹卷一萬社草獨遊瞻錦囊秘錄說食前食後之分稍有可取仍附之盧曰網在上類而少食後眼

踨矍鑠亦宜伏枕片時屏息假寐又於漏下五鼓服藥宿食消融腸胃空虛藥易運行尤爲**有**益渴曰觸理 先後次序憑謂食前服者須當緩行幾步體若困憊扶坐良久令人摩揉胸腹食後服者不可遽然行走身 病在下頭而多食前服宜多次數。類而少者分數口徐徐吞嚥急則速過病所頓而多者引滿一吸而 味更佳蓋助精血發生尤捷耳。 脾氣者宜食遠而徐徐服之藥後勿就進食調理腎元者宜食前而頓服多服之藥後便可進食若血食美 緩則不及攻病食後腹鮑留戀於上食前腹饞迅達於下病在中宮不籟不鮑不疾不徐此古法服藥緩急

服藥多少

以爲進退增減之不必悉依方說也本學黑 陶隱居日凡云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弁視人之強羸病之輕重

諸富貴人驟病或少壯膚腠緻密與受病日錢者病勢雖輕用藥宜多諸 養不同豈可以一概論沉病有久新之異尤在臨時以意裁之故古方云 凡服藥多少要與病人氣血相宜蓋人之稟受本有強弱又貴賤苦樂所 久病之人氣形羸弱或腠理開疎者用藥宜少學時間

脩而肥者飲劑豐贏而弱者受藥減構氏

條。而更有病勢加劇連進數劑不論其人者乃服至二三劑。是也。有藥與涡阻似覺病**宜**則從容施 按隱居之說辭約錢暢能得仲景之卣大抵仲景之方大劑分服小劑頓服強人多服羸者城用。很急于 新以視其安者。如桂枝湯。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又古方有殺藥者以意增之之法後。又本草食豐

或遇殺藥人云云。 條,置經,引傳信方。 藥宜接續。 敌兄弟七卷中。 亦是令勢力相及之意也如孫真人後服漸少之言緣。 恐不可以稱論大鴻腹痛。 啖藥夜服。又補亦是令勢力相及之意也如孫真人後服漸少之言緣在次恐不可以稱 夜閒不服致藥力不相接續藥不勝病而各月夜永尤非所宜凡調理病人當井夜閒服藥書說。引書餘。 模則矣又李東垣用藥心法曰在上不厭類而少在下不厭頓而多少服則茲榮於上多服則滋輔於下此 本于至真要大論平氣之道云云者 此皆進食增減之之謂也又初和甫養生必用方云世人服藥多只日閒服之往往

服緆要盌清

然後乘病人穀氣彊進一服最須多次一服漸少後一服最須少如此即 中藥消散乃可進服凡服傷法大約皆分爲三服取三升,推員本。作凡服場。實 步行十里久再服若太促數前場未消後傷來衝必當吐逆仍問病者腹 熱則破人咽喉務在用意湯必須澄清若獨令人心悶不解中閒相去如 孫眞人曰凡服陽欲得稍熱服之即易消下不吐若冷則吐嘔不下若太 甚安穩所以病人於後氣力漸微故陽須漸少方。

此義但生聖半夏湯小冷服蓋是反治而解毒之藥宜冷飲之者以熱飲則助其毒勢也隱居亦有冷服者, 按緣欲熟本于陶隱居火緣。須澄清本于玉函經錄。除得難飲。使人類。 替去学仲景方皆去浮温服正是 煖服者之語而後世其法稍繁如景三陽嵩厓母生書服藥法則雖殊失蕪雜姑存之以備酌奪日急服有 通口重飲部宜之。有趁熱速飲發汗宜之。緩服有趁熱徐徐小飲宜。有不用氣體建自下與宜。通口重飲重劑治下有趁熱速飲養所開賴。緩服有趁熱徐徐小飲治肺藥有不用氣體建自下。治暑喉 冷服有寒劑冷思病宜。有熱劑冷服病宜。熱思有熱劑熱服病宜。有寒劑熱服病宜。溫服有稱藥

附膏蓋以出火毒也月期用冰雪浸。極冷服之。冬期露一宿。附膏蓋以出火毒也出家藏方補益中。日。再煎略沸傾出。夏 來早服。或用治骨蒸樂胡錫。皆借天之正氣以勝邪氣者也以霧露之露爲說者。讓也。如魏氏沈慧一宿。或用治骨蒸樂惠。有皆借天之正氣以勝邪氣者也此本于劉敦生雖治百閒。或如魏氏沈 即腎氣復合。通腎開時。進一服平浦藥。其功效勝奪常服被補之藥十數服。並當建所本。精要。引李嗣立曰。昔當第一名醫議論。凡人通五更初。腎氣必開。若一語言。如账口唾。 藥力者宜。巳未午初服石白朮散後日。病在上側輪臥。在下高枕臥。使藥流下。又練良膚外科病。恐不勝巳未午初脱于陰中引提陽氣宜,德中益氣傷。提瘧傷皆是。○接干金。治九閒。聲 宜。有空心服後即歷以食治腎恐妨肺者宜。 食後服有食後即服者宜。 有食速方服宜。或病在治下有空心服後即歷以食治腎恐妨心。治命食後服有食後即服病在幽膈有食速方服療在中脘者 又按藥有露宿服者裁變用最有驗露置星月下高淨度。橫刀其上。黃鷺者。暴露之謂也。又按藥有露宿服者裁變用最有驗千金。治變或問日發者。或夜發者。方後日。劉器中演藥。 胃口。下早致胸結者。亦宜。臨臥服有服後正臥有積者宜。 有服後左右側臥薨直至病所。蒴溺。用垓下藥。惡飲食方在臨臥服有服後正臥病在胸臟。 潔有服後左右側臥源在左右肋。 治痢:下金。治熱霉病。用黄或用治濕集三生飲下。 或用治脚氣貯。將絲片蓋瓦器口。安頓屋上。治痢干金。治熱霉病。用黄或用治濕集治療易簡方後或用治脚氣,朱氏集驗方。五聖數。用瓦器虛 有服後去枕臥騷以上者宜。一二淺服病者宜。百十淺服病者宜。 濃煎服者宜。 去頭煎服は有服後去枕臥病在肺。及在一二淺服發散治上百十淺服溫補治中脘濃煎服治下部病去頭煎服は 意。 有平藥温服 熟者宜。 空心服有五更空心服 睡一番。藥入腎肝。取溫補有平藥温服 病不犯大寒空心服有五更空心服 病在肾肝宜。取其再 有蚤起空心服所 或用

服補寫汗吐場法

陶隱居日毒利藥皆須空腹補寫其閒自可進粥,補類財後百 不得迷念世。又須左右仰覆臥各一食頃即湯勢徧行腹中又於室中行皆以太太頌媛。 間間食則湯氣概准百脈易得藥力.凡服傷不得太緩太急也。惟者如此· 「時間食則湯氣概准百脈易得藥力.凡服傷不得太緩太急也.惟其本·此一 行即須薄覆勿令大汗中間亦須閒食不爾令人無力更益虛贏手 可一百步許,一日勿出外即大益, 孫真人日凡服利場、欲得使早。 凡服補傷欲得服三升华薑三夜一中 凡服治風傷第一服厚覆取行若得

服傷栗溫清

服補傷纤吐傷法

按華元化日韓下湯為百早與但當少與勿令大下耳少與當數其閒耳,千金蔣孝琬日凡服補湯者相去 遼久服寫湯相去近,曾心方近效,婆羅門僧,深大風疾,方後日,服法惠大風者用火焉使,在室中重作小紙

徐炯溪日發散之劑欲驅風寒出之于外必熱服而緩覆其體令藥氣行 于營衞熱氣周遍挾風寒而從汙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僅寂 矣通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于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性鼓動推其 然安臥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營氣反爲風寒所傷 **垢燭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氣相亂則氣性** 屋子屋子外然火。令病人在紙屋中發汗引。此術為佳

不專而食積愈頑矣。源流 病者頓服一鍾**即用指探吐藥出再服一鍾亦隨用指探吐藥出再服再** 凡煎吐藥場及調散或用酸米湯或用白湯或用稀米粥須備十餘鍾令 必盡服餘藥若過吐之即使病盡除恐損胸中陽氣也實。 吐以順溜快吐爲度則頭額身上自有微汗所有病證輕減即爲中病不

按探吐又有以篦子者有以筋者有以露者有以紙撚子者有以氨股及雞羽者有以鵝锅少抹桐油干尖 方。近於大曆香丸後。及本華續體子條。日華子說。又諸劑服法互晃前卷宜相錄止者用之。出千金旺帳朴潔體閱屬。外臺。必效療養又諸劑服法互晃前卷宜相錄 上晒乾者又用吐緊勒肚腹見丹溪心法又用藥吐如下以醋飯止之古方往往謂之子金數墩中。寫不上晒乾者又用吐緊勒肚腹見丹溪心法又用藥吐如下以醋飯止之古方往往謂之子金數墩中。寫不

服藥不必盡劑

必至於嘔惡沈冷溫藥頻施必至於煩躁開熱所貴酌量權度一毫無過 楊仁齋日始寒以溫治熱以原但中病即止矯枉則過正也蓋床藥頻施 用焉是焉活法意

唐恕齋日如當汗當下。逐水發吐之劑皆一時攻邪,豈宜再服故皆中病 而已不必盡劑源線

後服又云若一服鐵語止更莫復服是不盡劑也 按此說本于傷寒論可行吐下篇成聊攝注解日要在適當不欲過也又日如承氣揚輕云若一服利則止

嘔家服傷法口藥

得吐但服之不吐益佳消息定然後服餘場即流利更不吐也好。 孫眞人日凡服楊嘔逆不入陽者先以甘草三雨水三升煮取二升服之

論曰凡欲下針預向人說忽恐下手疾人驚駭嘔吐云云或吐不定含白梅咽神仍預先含之吐逆盛即難 按此法法驗又本草梯條陳藏器日火乾者名烏梯人服藥口苦及欲吐逆食少許立止又靈惠開內障眼

吳仁齋日凡嫗而不止者藥內必少加生薑汁一二匙服之最效凡服藥 宜徐徐坤下不可急也為養

孫台石日諸病惟嘔證不能納藥服時欲嘔預備畫場兼送更以妙鹽二 包輪熨喉下至胸多炒類熨即安簡明日

卷十二 服藥不必盡劑 喧寂服湯法

以整杯整碗強權之則一吐傾囊而出又何藥力之可恃乎熟為成 則任服不吐矣斯時胃口已安焉能得吐愚人不知明見其吐藥不納偏 中止服一口即停之半時之久再服一口又停之夏久服二口停之少頃。 **妮丸塞其雨鼻使之不聞藥氣然後用對證之藥煎好抄出燈清冷熱得** 陳飛霞日大凡嘔吐不納藥食者最難治療蓋藥入即吐安能有功又切 不可強權胃口愈吐愈翻萬不能止予之給此頗多先將董陽和土作二

即惡心乾嘔不能深者川白芷剉曬或焙研為細末抄一字及半錢於舌上令其自化或用掌心盛之以舌 衛上格塞不得下。小小服運人氣耳並是吳氏所不又會省翁居幼心書必勝散給小兒大人病中關發氣 按生量半夏湯黄取一升小冷分四服于金治脚氣上入腹腹寒上衝胸氣愈欲絕半夏邊初稍稍進恐氣

又按口噤難下藥者或藥熨心胸或搐藥事中或揩藥齒斷俟身關關而後內套劑方見于第九卷熨法及

小兒服錫法

歲可與六歲同同者謂其多少爲一服雖然大約如此更許其疾之輕重 劉通真日一月以內可與百日同周歲可與一歲同三歲可與四歲同五 生八日至十五日取一合半分三服生十六日至二十日取二合分三服 而增減之孫思邈言龍膽調中二湯云見生一日至七日取一合分三服

欲處方者宜一準此爲率乃至五六歲皆節次加減之不煩重述訓集全方。 生二十日至三十日取三合分三服生三十日至四十日以五合分三服 恐五合未得自斟酌右此二方準一日已上四十日以來兒方法具此後 餐。 五歲兒服一升二歲服六合治放遊醬店。五六歲者一服四五合七八歲者一服大合十歲至十 至百日兒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百日兒一服三合傷。紫菀屬。並同。二百日至期歲一服五合香建 按小青龍加石膏場方後日小兒服四合薑大約害也千金又日四十日至六十日兒六合舊三服六十日 四五者加大黄半兩足水爲一斗震取六升半分三服黃海。蓋五歲以下說有異同或隨難力緊慢者要

又按與藥之法。古方有以綿者湯中捉綿滴兒口中者。千金。桂枝又有傳藥乳頭令兒和乳嚥之者千金。 法甚多。 比又有令乳母服藥者病壓之類。 今俗亦皆爲之。錢氏等。此又有令乳母服藥者,千金。耆婆萬今俗亦皆爲之

皆用小量也

服丸散酒法

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栗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爲度 本

字)

輩不可便令至殉願如經所言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物一毒服!! 陶隱居日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物只如巴豆甘途之 丸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 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丸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爲丸

卷十二 小兒服傷法

服丸粉瘤法

而毒中又有輕重且如狼毒鉤吻豈同附子芫花輩邪凡此之類皆須量

宜也等。

病有新久藥有多難少毒逐事斟量不可采此為例但古人凡數例者皆是假令豈可執以為定法此說有 按慈宗奭日凡服藥多少雖有所說一物一套服一丸如細麻之例今更合別輪線人氣有虛實年有老少

₩

又日凡散日三者當取旦中暮進之四五服則一日之中量時而分均也

方序*

久爲佳不必頓服早盡爲善徒棄名藥養益甚少於 丸過亦損人云一日三度服欲得引日多時不關藥氣漸潰熏蒸五臟積 孫真人日兄丸藥皆如梧桐子大補者十丸爲始從一服漸加不過四十

以酒者。非特宜通血氣而已。亦以髮陽也。又治鍋風。四神散方後日。以熱酒一升投之。如飲引蔣孝琬日。用散和酒服之。酒能將藥氣。行入入穴中。以去邪。聖濟總錄日。古法服藥。多 董本于悌念丸。以發水若酒雕。 白飲服取其適胃漿水服取其情熱是已降至宋元隨證異法不勝枚酒不得人。用佛鍋投之。亦得。 白飲服取其適胃漿水服取其情熱是已降至宋元隨證異法不勝枚 按丸散場使隱居稱有須酒服者飲服者。而仲景所用不過三四沸揚服取其溫養酒服取其宣達 舉又孫台石簡明醫穀日如細丸湯送大丸及未藥先以湯鶴勻添湯嚥下

又按古人用丸散欲其粘滯膈胃浸潤爲功者服餌之際别自有法丸有喻化质數于第数有吸咽水門。 聚七星形。以小简吸取。酒送下云云。宜隅原文。有祗吃子。牛夏。杏人。焉未。每服牛绒。有鳢乳七星散等三方。云。治下箭。作如大豆。七有祗吃来柳鈴方。暴嫩。立安散。皂角。只 |水穀並不能下。方倶集中。一方。用丁香。附子。為末。於掌中郡輿。亦一法也。又載有 ||薑汁調。放手心。用舌點舐之。立效。又鳴急中。有選者七七散。又響方集成。朝胃・此磐

薄荷。草决明。甘草。爲祖末。和宇生中炒芝麻等分。抄二號。在掌中處。以乾嗅咀嚼。味盡方。今不錄。又活幼心會。達換散。治長成小兒。因他物成跌著。觸橫兩目。虛脹隨藉。與芥、

又必勝散。見于前。 皆宜臨證擇用焉。吐去渣。三五次即歲。皆宜臨證擇用焉。

孫眞人日凡服酒藥欲得使酒氣相接無得斷絕絕則不得藥力多少皆

以知爲度不可令至醉及吐則大損人也行金

按陳月朋本草蒙筌日樂酒補虛損證宜少服旋取效攻風濕證宜多飲速取效斯音為是

服藥不可與食相連

凡藥勢與食氣不欲相逢食氣消即進藥藥氣散即進食如此消息即得

五藏安和。非但藥性之多少其節適早晚復須調理今所云先食後食蓋

此義也。異萬方〇推非但以下數

楊遠林日,切不可飲食未久而卽服藥服藥未久而卽飲食使腸胃中藥

之以坐臥安養約有三四時刻或人行四五里之地以信藥力循行經絡 食混亂雖靈丹亦難奏效必須兩相調停度量時候方可服藥服後再加

方可飲食兩無妨也雖有不拘時者亦不可連飲食者如果 性或有相反荷能慎之服藥自效並篇論也 茶酒湯水響如酒經水則味淡服藥甫及碗許湯水倍之藥力減矣尤生州壽世青編日食不得雜雜則物 按千金服餌法凡人遇風發條中日湯消即食粥粥消即服湯聖惠蓋本于此又盧紹菴一萬社草日多飲

服藥禁忌

卷十二 服藥不可與食相逐 服藥搬局

陶隱居日服藥不可多食生萌茲及蒜雞生菜又不可食諸滑物果實等 又不可多食肥猪犬肉油膩肥羹魚鱠腥臊等物

服藥通忌見死屍及產婦淹穢事本草黑

謝土泰日凡禁之法若湯有學等。屬服竟五日忌之若丸散酒中有相違

雄必須服藥竟之後十日方可飲暖點點。引

又日凡服藥皆斷生冷酢滑猪犬雞魚油類蒜及菓實等其大補丸散切 孫真人日凡服傷三日常忌酒緣傷忌酒故也行命

忌陳臭宿滯之物品

復損藥力仍須少食菜及硬物於藥爲住亦少進鹽酢乃善亦不得苦心 用力及房室喜怒是以治病用藥力惟在食治將息得力太牛於藥有益 又日凡餌傷藥其粥食肉菜皆須太熟熟即易消與藥相宜若生則難消

物即使服餌者多致疑惑自非單行久服餌者當依此法倉卒治病不必 古方逐名下並戴禁忌謂如理中丸合忌桃李萌葵大蒜青魚鮓菘菜等

物冷靜性冷萵苣蕎麥之類伯顏胡麻等情顏葵草之類攻冷又謂體冷之物油又謂膏脂之屬百更方未 按隱居真人及醫心方并有某藥忌某物說當參閱備預百要方曰。凡服藥通忌生冷始滑生謂不養熟之

為當又石天基傳家實日。或有服藥之人,是其味苦乃以圓眼大棗適口若補藥則無可妨倘發散奸下藥。

則因甜阻滯不效矣此說爲然。